

内容简介

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达维德已经 74 岁，身体各部分器官均已老化，唯独大脑还非常年轻。医生祖拉布为延长其科学生命，将其大脑移植给 23 岁的大学生拉马兹，没想到拉马兹竟是黑社会中人物。获得利学家大脑的拉马兹用神确的数学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作案，无往不胜，使黑社会头目既震惊又恐惧，而他高度的文化修养配上健康漂亮的外貌，又使一个又一个的年轻姑娘为柱倾倒。更重学的是他继续完成了达维德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一举成为轰动全国的“天才”。可是，人并不只是一个大脑，拉马兹体内的基因也在起作用，使他在事业和爱情上都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被迫自杀。

小说情节错综复杂，故事生动有趣。

《 》 . 《 》 , 1988. 11-22.

换大脑的人

序幕

科学院士达维德·格奥尔加泽从一大清早起情绪就不正常，他感到很激动。有时候觉得自己充满某种崇高的情感，可有时候又觉得很压抑。平常那种安宁的心情没有了。工作也干不下去。他坐在写字台旁，急匆匆地下达各种指示，不断地拿起话筒，又放下话筒——想不起来因什么事准备给谁打电话。

“我这是怎么啦？”他迷惑不解，很想弄清这种奇怪的情绪是使他感到烦恼呢，还是使他感到惬意。后来他仿佛明白了——他是在等待。可是，无论是直觉，心灵，还是理智，都没有暗示他在等待什么，是高兴的事呢，还是不高兴的事。

和平常一样，他独自走出天体物理研究所。小汽车在门口等着他这位所长。

达维德打开后座的车门。司机把车发动起来。但他没有上车。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在街上溜达溜达。他看看天空——天上万里无云。整个苍穹在落日余辉的映衬下泛着蔚蓝色。

“我走回去！”他说，并撞上了车门。

吃惊的司机关上马达，把半个身子伸出车外，困惑不解地看看所长。

到今年12月他给所长开车就满十年了。十年来，他已把院士的性格和习惯琢磨透了。他知道，院士的一举一动就像极其准确的机械装置一样，仿佛整个生活方式已经一劳永逸地程序化了。

十年来，院士从来没有步行回家，似乎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

达维德不理睬司机的诧异目光（也可能没有发现这一目光），果断地往前走。

他在街上走着，没去注意过往行人，脑子里想的仍然是各种各样的科研工作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后来，他好像突然醒悟过来——现在是考虑科研工作的时候吗？他步行回家的目的，不是想欣赏这秋日黄昏的美景么？于是，他象甩掉头上的水滴似的使劲晃晃脑袋，仿佛想把各种问题赶走，然后瞧瞧树上的黄叶。他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黄叶告诉他：不知不觉，一年又将结束了。

院士很快就觉得累了。他走到商店的橱窗旁，靠在墙上。不能把一切都归给于年龄不饶人。74岁的科学家精力还是有的，问题在于最近几年他几乎从来不步行回家。

现在他站在那儿，看着过往行人。一些人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另一些人则不慌不忙地溜达着。年轻人无忧无虑地一面走，一面嘻嘻哈哈地高声说笑。

“多么漂亮和健康的年轻一代！”老院士羡慕地想。

他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时代，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年的大学生达维德的模样：下面穿着又旧又破的裤子，上身穿着褪了色的、胳膊肘已露出窟窿的衬衫，身材瘦长，像得了痲病似的两腮下陷。

汽车尖利的刹车声惊醒了院士。可是，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今天他却很喜欢这些光闪闪的各色汽车。它们像是有生命的东西，给过往行人增添了愉快情绪，使街景更加生气勃勃、绚丽多彩。

“为什么我过去一次也没有想到徒步溜达回家呢？”达维德遗憾地想。

研究所办公室，实验室，家——这就是他每天的活动路线。除了偶尔出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科学院主席团会议外，这个程序从未被打乱过。

他靠着墙休息一会儿后，并不急于继续往前走，而是在那儿欣赏美丽的街景。他觉得，在研究所，在昏暗的实验室里工作的仿佛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一点也不像他此刻看到的这些人。

他突然看见一片飘落的黄叶。小小的一点风，就把它从树枝上刮掉了。院士看着它飘落。黄叶像跳华尔兹舞似地在空中转了个圈儿，往上一跃，便慢慢地往马路上落去。

当黄叶终于落到一个行人的脚下时，达维德忧伤地摇摇头。被工作折磨得羸弱不堪的院士自己也像是这样的黄叶。看来，也只需一点点风，就会使他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开始慢慢往前走。

天色一下子变暗了。仿佛有人拧了一下开关，太阳突然熄灭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行人全部冻结在太阳熄灭时的一瞬间所保持的姿态上。汽车原地不动了。一动不动的树时像是没有生气的彩色玻璃碎片。

不知从哪儿射来的昏暗的光线把街上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死亡的颜色。

达维德擦擦头上的冷汗，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行道上聚集着成百上千个雕像。这些艺术品乍一看仿佛在表现人的运动，可仔细一看却令人毛骨悚然：它们不像一般的石头雕像或青铜雕像那样渗透着生命，而是渗透着死亡。它们仿佛在表现突然中止的运动，表现人的最后一瞬间。

吓出一身冷汗的达维德在这些雕像间慢慢地穿行，竭力绕着它们走，避免不小心碰上它们。寂静中，只能听见他自己的脚步声、喘息声和心跳声。

愈往前走，他愈感到恐惧。他不断往西边望，希望能看到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却看不到。

他突然被人行道上的方石绊了一下，扑在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身上。

“对不起。”老院士尴尬而恐惧地说。女人跟冰块一样，全身冰凉，呆滞不动的眼珠空洞洞地凝视着远方。

院士转过身，拔腿就往回跑——如果可以把74岁的老头子的小碎步称做“跑”的话。

几分钟之后，院士精疲力竭地停住了脚步，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他明白，逃跑是没有意义的——到处都是死亡。他无可奈何地往四周看看。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提着皮包的男人，他停滞在抬起右腿正准备迈步的一瞬间。稍远处停滞着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

使院士感到最恐怖的是停滞住的人们那空洞洞的目光。绝对的寂静简直难以忍受。

突然响起了脚步声。绝境中出现了希望——“看来，毕竟还有人活着！”院士转过身，往脚步传来的方向仔细观看。

有一个人雄赳赳地快步朝他走来。马上就快走到跟前了，只离十来米远了——可为什么看不见人呢？

直到只离五米远时，院士才突然看到一个年轻人：高个子，身材匀称而结实，大约二十二三岁，栗色的长发、浅褐色的大眼睛和稍稍隆起的鼻梁使面部表情透着自信和力量。

年轻人步履从容而坚定，目不转睛地盯着院士。那目光如此严厉，使得达维德不仅顾不上高兴，反而感到有些害怕。仿佛正是这个年轻人把整个地

球上的生命停滞了。年轻人此刻正愤怒而不解地审视面前这个老头子，不明白院士怎么会幸免于难。他停下脚步，两手叉腰站在院士面前，凝视着达维德的眼睛。他比达维德高出一头，从瞳孔里射出的两道锋利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视着老科学家的脑袋。

达维德感到两腿发软，眼看就要瘫倒了。

突然太阳仿佛被重新扭亮了，街上又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汽车又开动起来，行人又恢复了活动，树杈开始颤动，黄叶又纷纷飘落；汽车的喧嚣声、人们的欢笑声和说话声驱走了冷漠和死寂。

忙乱的街上只有两个人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科学院士达维德和那个年轻的陌生人。

年轻人的个头和肆无忌惮的、嘲弄的目光使达维德感到压抑。他不由自主地从兜里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

“您要干嘛，年轻人？”

“我要干嘛？”年轻人轻蔑地说。“相反，老人家，相反，应由我来问：您要干嘛？”

“我？……”达维德糊涂了，“我不干嘛！”

“那您为什么拦住我？”

“我拦住您？”院士完全困惑不解了。

“对，正是您！”

“啊，天那！请原谅……对不起，非常对不起！”院士再次抬头看看正在讥笑他的年轻人，随即急匆匆地走了。但没走几步又回过头问：“真的拦住了您吗？！”

“当然是真的！”

“啊，非常抱歉，再次请您原谅！”

说罢赶紧走了。

年轻人侧身目送着陌生的老头，耸耸肩，惊奇地摇摇头，又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干嘛要拦住他？什么时候拦住的？”

我怎么会觉得太阳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停滞不动了？

是幻觉，还是一时失去了知觉？

明天去找大夫看看，他大概知道这样的疾病。”

“当我被幻景吓懵以后，有可能拦住这个年轻人，看来是想向他求救。”

达维德想着想着，不禁说出声来。

“我多少年没在街上徒步走过了。想必是过度疲劳。多半是由于脑袋发晕，暂时失去了知觉。”他得出了结论。

得出了结论，他就相信了。

相信了，也就放心了。他如释重负，感到无比轻松。方才的疲劳感烟消云散，他精神抖擞地往家里走去。

直到这时达维德也没有想到，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幻觉，而是某种神秘的内在脉冲向这位老科学家的身心发出了信号。几个月之后，他将和这个浅褐色眼睛的青年人合而为一。

1. 儿子失踪

凌晨3点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达维德·格奥尔加泽听见铃声后只在沙发上微微动了一下——儿子常常深夜才回来，他已经习惯了。一般都是由妻子安娜去开门。她15年来一直单独在卧室里过夜，院士则宁愿睡在自己书房里的一张特意购置的宽大的沙发上。

门铃又响了一遍。

“来了！”安娜应声道。

她打开门，连看也不看门外是谁就闪到一边站着，揉揉睡眼，等着儿子进屋。这时却突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

“对不起，太太！”

她吓得一哆嗦，这才看见门口站着三个男人——两个穿着民警制服，一个穿着便服。穿便服的是个三十来岁的高个子年轻人，神情严峻，站在前面，看来是当官的。

“出什么事了？”安娜用两手捂着脸颊，恐惧地叫道。

“别紧张，没什么可怕的事！我们可以进屋去吗？”

“请进吧。”安娜说罢便往丈夫的书房跑去。“快起来，是民警！”

“民警？”达维德吃了一惊，立即伸手在桌上摸着眼镜戴上，爬了起来。

“我是民警局的侦察员吉维·纳卡希泽。”穿便服的年轻人向院士鞠了一躬。

“是达托出了什么事？”

“请原谅深夜惊动你们，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公务嘛。”

“他还活着吗？”达维德问，并用手示意请侦察员坐下。

“别担心，他活着！”侦察员仍然站着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您儿子的汽车撞了一个人。眼下还没查明是谁开的车，是您儿子还是另外一个人。目击者说，车里只有一个人，肇事后跑掉了。我想，可能是谁偷了您儿子的车。不过，既然您的儿子不在家，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开车的是他本人。当然，我这一推测决不意味着肯定是您儿子开的车。他也可能在朋友们那儿，甚至还不知道他的车被偷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推测也行，这么晚了您儿子可能在谁那儿？”

“很抱歉，我无法帮助你们，他的朋友我都不认识。”

“他常常酒后开车吗？”

“不知道。”

院士松了口气——儿子还活着。他感到惭愧。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点也不了解儿子的生活，从来不关心他的性格、生活目的和追求。他很爱儿子，直到一分钟之前还真诚地以为这就够了。

“遗憾！”侦察员不满地摇摇头。

“可能真的有人偷了我儿子的车，而他则在某个朋友或者某个女人那儿。”

在女人那儿！达维德的心揪紧了。他曾听妻子说，儿子同某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他当时并没有把妻子的话放在心上，认为儿子的行为无可非难，已经快30岁了嘛，后来就把这事完全忘了。不知为什么，他确信自己的后代

不会走邪路。

“可能，一切都可能。”侦察员耸耸肩。“但怀疑车被偷了，根据非常不足。”

“为什么？”

侦察员从兜里掏出一串车钥匙递给院士。

“谁会把车钥匙给偷车人？要是您儿子把钥匙留在了车里，这太不可信了。”

“车祸的受害者是谁呢？”

侦察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用玻璃纸包着的身份证递给院士。

达维德打开身份证一看，心猛地收紧了。照片上满是血迹。他一时间看不清楚照片上是什么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准确地讲，他盯着照片，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血迹斑斑的身份证像火似的灼着他的手。他竭力镇定下来，把照片看清了。照片上是一个30来岁的男人，面孔很熟。达维德哆嗦了一下。他努力移动目光，找到了姓名。不，不认识。又看了看出生年月，心里算了算。

“55岁。”他同情地想。“身份证是15年前发的。”

“伤得厉害吗？”他低声问。

沉默。

侦察员看看院士，又看看院士夫人。两个人都紧张地等着回答，就像等待死刑判决似的。

“他伤得厉害吗？”达维德又高声问了一遍，他以为刚才侦察员没听清，随即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身份证合上，还给侦察员。

“当场就死了。”侦察员终于说。

“死了？”

一阵雪崩，黑色的雪像浪涛似的轰隆隆从山上汹涌而下。达维德眼看雪的洪流在头顶上喧嚣，自己却像中了催眠术一样不能动弹。紧接着，冰凉的黑雪把他席卷而去，拖向无底深渊。黑雪紧压着他的胸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叫喊，却喊不出声。黑雪终于卷着他猛地落到谷底。像爆炸了千颗炸弹似的，大地摇晃了一下。

“救命！”安娜大叫一声，向瘫倒在地板上的丈夫扑去。

“小心，别碰他！”侦察员把安娜搀扶起来。“我马上叫急救车，看来他是心肌梗塞。”

主任医生祖拉布被女秘书的脚步声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有事吗？”

“有个记者想见您。”

“我现在已顾不上接见记者了。再说，我从来不喜欢同记者谈话，这你也知道。”

“我跟他解释过了，可她说您和他们的领导有协议。”

“哪儿来的？”祖拉布仿佛记起了什么。

“她说是新闻通讯社的。”

“嗯，不错……有那么回事……那就让她进来吧。先给她讲明，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

记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几乎还是个孩子——蓄着时髦的短发，穿着高领绒线衫和长裤。虽然说不上是个美人儿，但那副运动员的姿态和精力

充沛的神情很有魅力。

“您好！”女记者伸出手来。

“您好，请坐！”祖拉布从办公桌后走出来，请姑娘在一张小桌旁坐下，并把一包香烟推到她面前。“抽烟吗？”

姑娘做了一个鬼脸，表示她抽烟，然后便不好意思地朝烟盒伸过手去。

祖拉布用打火机给她点上烟，并把烟灰缸往她面前推了推。

“您想了解什么？我的时间可是有限的。”

女记者不慌不忙地把香烟放在烟灰缸边沿上，从小手提包里掏出记事本和钢笔。

“那就直接谈正题吧。据说您的实验室对动物做大脑移植手术成功了。”

“是的。”

“有什么具体结果吗？”

“正如您所说，我们实验室对动物做大脑移植手术成功了。既然成功了，当然有具体结果。”

“做了大脑移植的动物能活多久？”

“第一例手术我们是三年前做的，那只狗现在还活着。”

“城里传说纷坛，说你们已经能够对人进行大脑移植。是真的吗？”

“可能会是真的。”主任医生笑着说。

“已经给谁移植过了吗？”女记者按捺不住好奇心。

“没有。给人进行大脑移植不那么简单。我们眼下只能给受了外伤的大脑更换个别组织。”

“什么时候能做整个大脑移植手术，就是说，把一个人的大脑换给另一个人呢？”

“这个问题眼下很难说。”

“是国家秘密？”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原因很多。我只谈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大脑移植是极为复杂的手术。第二，这更为复杂和困难，那就是我们是否有权把这个人的大脑换给另一个人。”

“为什么？”女记者困惑不解。“肾脏和心脏不是都可以移植吗？”

“大脑可不是肾脏。科学家早已能制造人工心脏和肾脏。制造人工大脑却不可能。心脏只不过是个零件，准确地讲，是躯体内的马达，明白吗，是唧筒、水泵。每个人的心脏都是一样的，只有健康程度之分。可是大脑，却是一个人的本身，是他的性格、智力、天才的体现，谁知道呢，也许还是他的灵魂。……”

“您信上帝？”

“不，我信人的智慧和思维。除了许多奇迹之外，上帝本身也是人的思维创造的。”

祖拉布又把香烟推到女记者面前。

“谢谢，我不抽了。”姑娘说。

祖拉布自己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您还想了解什么？”

“没什么可了解的了？”姑娘把记事本和钢笔放回手提包。

主任医生意识到采访已经结束，思想便又回到刚才沉思的事，想起了因心肌梗塞而躺在特别病房里的科学院士达维德。

“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女记者的声音打断了祖拉布的思考。

“可以。”

“科学院士达维德的情况怎么样？”

“达维德？”主任医生一惊。

主任医生脸上表情的突然变化没有瞒住女记者锐利的眼睛。

“对，达维德·格奥尔加泽。他情况严重吗？”

“怎么跟您说呢……”祖拉布控制住自己。声音又变得安详和坚定起来。

“情况很复杂。他是心肌梗塞，这您知道。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能缓解他的心肌梗塞，老院士的身体也支持得住，也许能康复。”

“就是说，还有希望？”

“当然。愿上帝保佑。院士是您的亲戚吗？”

“不是，我几乎不认识他。三个月前在第比利斯举行了一次国际天体物理学讨论会。当时我对院士做了一次采访。我很喜欢这个老科学家，他是那样细心、机智和有教养。听说他得了心肌梗塞，我很不安。达维德院士那时正全力以赴地进行一项重要的科研工作。同您一样，他也不愿提前透露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答应在论文发表以后，将首先接受我的采访。还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所以我现在很难过……”

“是因为他病了，还是因为采访可能无法实现了？”祖拉布讥俏地问。

“坦率地讲，两个原因都有！”受到主任医生讥笑的女记者不甘示弱，挑衅地答道。“好，再见！”

姑娘转身朝门口走去。祖拉布明白她生气了，但并不在意。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

“这是怎么回事？是心灵感应么？我脑子里刚刚闪出达维德的名字，她立即就问：达维德院士的情况怎么样？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为什么正是在今天？……”

2. 大脑移植道德吗？

在一间装着各种复杂仪器和设备的黑魑魑的病房里，躺着一个满脸胡须的老头，由于病痛的折磨，乍一看像是 80 岁出头，可实际上才刚过 74 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目光透过眼镜望着天花板，很难确定他是在睁着眼睛睡觉呢，还是在静静地思考什么。

这个极度衰弱的老人就是已和死神做了三个月斗争的科学院士达维德·格奥尔加泽，他的心脏没有经受住因独生子突然失踪而受到的打击。

起初，所有人对他的康复已不抱希望，但医生们毕竟还是缓解了他的病情。现在，一切就要看他自己肌体的生命力了。不过，一个被疾病摧残了三个月、身体已极度虚弱的老人是否能恢复健康，谁也没把握。

病房深处神秘地响了一声，房门慢慢地启开了。一道明亮的、像门那样宽的光带印在了地板上。

主任医生祖拉布走了进来。他轻轻地关上房门，光带立刻被一只无形的手卷走了。浅棕色的金属门刚刚关上，病床的右上方便亮起一盏小灯。灯光只照着科学院士的头部。这一来，他就更像是墓室里的死人，而不像医院里的病人了。

祖拉布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早上好，达维德先生！”

“已经是早晨了？”院士问，眼睛仍然望着天花板。

“对，9 点钟了。”

“你们这儿 9 点钟还是早晨？”院士露出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冷笑。

“我们知道，您的早晨是从 5 点开始的。”

“您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向我道早安的吧？”院士冷冷地道，“我坚决要求您坦率地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我并不怕死！我只怕一件事：怕来不及给我的同行和朋友留下必要的指示，以便他们能把我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所以，您没有权利瞒着我。”

“别激动，达维德先生，您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我很清楚我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请您相信我。”

“您去过罗马吗？”

“您说什么？”主任医生一怔，以为自己听讹了。

“我问您去过罗马没有？”

“去过。”

“那您一定记得，那儿的旅游公司有这样的安排：‘罗马三日游’、‘罗马五日游’等等。我必须准确地知道，我对自己的工作还能做几天的安排——三日还是五日。我还能活多久？几天，几月，还是几年？”

祖拉布一下子慌了。他没料到院士会如此咄咄逼人。

“年轻人，如果您还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等几分钟。”

竟称一个 52 岁的主任医生为“年轻人”！——祖拉布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用不着，我马上就回答您的问题。坦率地告诉您，经过几乎三个月的强化治疗后，您总算脱离了危险。再过两周我们就允许您坐起来。再过半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就让您出院。”

“您认为我能完全康复？”

“您这样年纪的人，心肌梗塞后要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

“我说‘完全’康复，是指至少还能再活一年。”

一阵沉默。

主任医生耸耸肩。

“一切都明白了！”达维德非常镇定地接着说。“所以我才一再，不仅一再，而且坚决要求您明确地回答我，我还能活几天或几月。”

院士扭过头直视着主任医生。祖拉布发现，院士那深陷的服窝里闪着火一样的光芒。

“我曾经说过，您不能激动。要知道，病情每分钟都可能恶化。您眼下出院的可能性是80%。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有把握将这种可能性增加到95%。但是，即使出院后，您每天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您的心脏就像是蛛网上的铅球。”

“明白了。”达维德打断了主任医生的话，“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谈话。我今天就开始行动。首先，请您让奥塔尔教授来见我。”

“我知道你们会有一场什么样的谈话。两天以后再说。不能急。何况我们今天还会有一场并不轻松的谈话。接连两次紧张的谈话——太过份了。”

主任医生坚定而自信的语调把院士弄火了。

“年轻人，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极其珍贵的！我坚决要求让奥塔尔教授今天就来见我！”

“随您的便吧！您的要求很容易满足。”祖拉布停了停，“虽然我……我已经讲过了，我想同您谈一件更为重要的事。”

院士的眼镜片后面又闪起了火一样的光芒。

“请讲吧！”

祖拉布浑身冒汗。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谈。

“我即将给您讲的事，可能显得不可思议，”他鼓足勇气开始讲：“但请您别打断我，先听我讲完，然后再发表您的看法。还有一个请求：如果我的建议里对您有什么冒犯之处，也别多心。咱们俩都是科学家，而且是杰出的科学家，为了解决复杂而重要的科学难题，自然要求我们拿出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

祖拉布以为院士这时会打断他，但达维德一声不吭。

“您的名字享有世界声誉。”主任医生接着讲，“不是自夸，我的名字也如此。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曾出版我的学术著作在动物大脑移植方面，我和我的实验室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如果您阅读报刊时也关心医学方面的新闻，您不会不知道这些成就。”

“可能不全面，但知道你们的成就。”

“太好了！既然您知道我们研究所的科研课题，即使不全面，即您就会知道我和我的助手们今天就可以做人脑移植。”

“您说什么！”达维德惊叫道，想从床上坐起来。

“求求您，别激动！”祖拉布站起身来按住院士。“躺着别动……如果需要的话，我在脑袋下给您垫个枕头。求您千万别激动！”

达维德向大夫，说得准确点，向命运屈服了……他明白，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我非常清楚，现在同我谈话的不是一个普通人。”祖拉布接着说。“作为一个勇敢的科学家，您对献身于任何科学新发明和革命性创举早已作了心

理准备。您别以为人脑移植的革命性意义不如在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发现宇宙不守恒。”

“您也知道，我的心脏已经不中用了，可我的大脑甚至比年轻时还健康和有生命力。给我换一个心脏不是更好吗？”院士完全明白了祖拉布的意图，祖拉布也知道院士已完全明白了。

一阵沉默。只能听见周围的各种仪器发出的蜂鸣声。

“您不愿理解……准确地讲，您非常理解我的意图。今天心脏移植已是很简单的事，不过是一般的手术。遗憾的是您的整个肌体已经不中用了，恕我直言，已经老朽了。您的血管已硬化到只要手术刀稍稍一碰就会破裂。直说吧，您的躯体不可避免地即将报废。而更可悲的是您的确有着一个年轻的大脑！”

“够了！”达维德忍不住了。“别讲了！”

祖拉布窘住了。他明白自己走得太远。

“请原谅……当然，把一个严酷的现实这样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从我这方面讲是很不策略的。但是您……您不是一个普通人……没必要对您拐弯抹角。您那完美的科学家的一生和深邃的智慧使我鼓起勇气，坦率地讲出了这个使您痛苦的问题。”

“咱们别做科学论文了，直接回答我，您要我干什么？”老院士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祖拉布为难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您怎么哑巴啦？我却一切都明白了。”达维德非常平静地说，“再一次问您，你们准备怎样收拾我？”

“我马上就把一切都告诉您。”祖拉布松了口气。他明白，主要的障碍已经越过了，最难启口的已经说了出来。“我和我的助手们得出结论：必须把您的大脑移植给一个年轻人——当然，得取得您的同意。”

“给我的大脑配上一个年轻人的躯体——这样讲不是更委婉吗！”

“我为您在这样的时刻还如此幽默而感到吃惊和叹服！”

“你们准备把我的大脑和智慧赏给哪个幸运儿呢？”

“您在嘲笑我？！”祖拉布生气了。他觉得，院士的讥讽语气表明他对主任医生的建议和整个这次谈话并未认真对待。

“不，我是非常严肃地在问您。”

一阵沉寂。

“首先我想知道，您是否同意把自己的大脑移植给一个年轻人？”祖拉布的声音又变得坚定沉着起来。

“我觉得，要我立即同意这样一个建议，未免太天真了。要取得我的同意，您首先得使我相信这种手术是可能的。此外，既然您给我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说，接受我的大脑的年轻人已经在您的医院里，而且，这是最主要的，他不反对做这个手术。我同意您的建议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没有可失去的。由于您的坦率相告，我已经知道自己反正最多只能活三、四个月。可是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第二，请回答我，这个对自己的大脑不满意，而想获得一个更聪明、更有学识的大脑的年轻人是谁？简直是开玩笑，他想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一下子就变成如此丰富的知识的拥有者，要知道，为获得这些知识，我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总之，付出了

毕生的精力！”院士的声音里既带着讥讽，又充满痛苦。

“达维德先生，我非常佩服您的逻辑性。不过，我只想说明一点：对一个人来说，躯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请您注意听我讲。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主要意思，这样您就不会对我的论据感到奇怪和荒谬了。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是躯体内的灵魂，是这个极其复杂的血肉之躯里谁在思想。大脑移植后，这个年轻的躯体不会成为别的什么人，而将成为您，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达维德院士！”祖拉布两眼生辉，他相信这番话起了作用。

“您讲得这样简单和容易，就好像是买一块大衣料似的。”院士又给祖拉布浇了一盆凉水。“尊敬的主任医生，对您来说，把一个人的大脑移植给另一个人不过是一次医疗手术，是外科学以至整个医学的一次伟大胜利。是的，我再强调一下，是最伟大的、史无前例的、不可思议的胜利。可是，人——这是有思想的动物。”

“完全同意。”

“谢谢您赞同我的看法，可是您考虑过没有，把一个人的智慧、思维、情感移植到另一个其素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一分钟以前您曾说了一句俏皮话，不过这句俏皮话却包含着某种真理。的确如此，把一个人的大脑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实际上只是给它换了一个脑壳，换了一个住所。我确信，所谓灵魂，就是大脑。大脑就是人本身。有什么样的大脑，就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换心脏，换肾，换肺，换手和脚……甚至把所有器官全都换了，这个人还是过去那个人，可一旦把他的大脑换了，他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同意您的看法。完全同意。您的论断是有道理的、合乎逻辑的。但是，那个被换掉大脑的年轻人何辜？要知道，也许他将来会是个画家或者音乐家。也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抛开这些不谈，即便从道德角度看，把一个年轻人的大脑换掉，这样做公正吗？”

“达维德先生！如果是个哲学家或是音乐家向我提出这类问题，我不会觉得奇怪。可您是当代杰出的科学家，我认为您应当有分析的头脑！”

“请别激动，我并没有说什么伤害您的话！”

达维德说罢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很费劲地把眼镜摘下来放在被面上。

“对不起，您能帮我把眼镜片擦擦吗？绒布在床头柜上。”

祖拉布立刻站起来，拿过眼镜，把镜片仔细地擦了擦。

“需要给您戴上吗？”

“不用，谢谢您，放在我手里就行。”

达维德闭上眼睛，并把头扭过去面冲墙壁。

“睡着了。”主任医生沮丧地想，刚才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们谈到哪儿啦？”院士的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的。

祖拉布又振奋起来。

“您是不是累了？休息休息吧，咱们明天再谈好吗？”

“不，我不累。咱们把话谈完。”达维德扭过头来，吃力地戴上眼镜。

“请谈吧。”

“我给您解释一下，”祖拉布又开始讲，“并不是您被送到医院以后，我才想起要做人脑移植的。两年前我就绝对相信，无论在科学技术、心理准备还是实际操作上，我已能够进行最复杂的人脑移植手术。您也知道，我国的立法机关眼下还没有制定人脑移植法。谁知道要过多少年，也许要过十年

人脑移植才会合法化。而我今天已经能够做这种史无前例的复杂手术了。我为什么要等待？我为什么要把首创的荣誉让给别人？是的，我也是人，也具有一般人都有弱点，我渴望争世界第一。我这种虚荣心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应受到谴责。”

“可是，既然人脑移植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允许，您又怎么敢做这种手术呢？”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祖拉布压低声音，耳语般地说。“手术可以秘密进行。”

“如果谁也不知道您做了这种手术，那又怎么得到世界的承认呢？”

“等人脑移植一合法化，我立刻就宣布这一秘密。到那一天，我就把您这个年轻的科学院士达维德介绍给公众。”

“看来您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信心是成功的保证嘛。可是，您却没有考虑手术也可能失败，”

“我不想瞒着您。您应当知道一切。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五分之四。”

“实际上成功的可能比这要大得多。我是极而言之。”

“就算是十分之九，也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我的失败对您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您最多不过失掉三、四个月的寿命。而一旦手术成功了，您却会得到第二次生命，第二个青春。还别忘了，青春是在您已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已在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时回来的。接受我的建议吧，这个险值得冒！”

达维德沉吟半晌后，突然问：

“您准备用其躯体来收容我的灵魂的年轻人是谁？”

祖拉布从院士这句俏皮话里听出他在严肃而警惕地提问。

“一个精力充沛的 23 岁的青年。大学物理系函授部三年级学生。身躯高大。运动员的身材和粗犷的男性美结合得非常和谐。”

“叫什么名字？”

“拉马兹·科林捷利。”

“名字很好听。就是说，如果手术顺利，醒来后我就变成了拉马兹·科林捷利，对吗？”

“是的。”主任医生答道，仿佛没有听出院士的讥讽语气。“不过，这只是在我们没有公开我们的秘密之前。”

“现在我想回到刚才我向您提过，但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同意您的看法：大脑，就是人的本身。有什么样的大脑，就有什么样的人。那么，如果你们真的准备把我的大脑移植到这个年轻人的脑壳里，那你们又如何处置他的大脑呢？看来，准备把它移植到我的脑壳里啰？”

“是的。”

“这一来，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否有罪呢？你们把我的大脑移植到年轻人的身上，让科学院士达维德变成 23 岁的大学生，而把这个年轻人的大脑移植到我身上，让拉马兹转瞬间就变成孱弱的老头子，再过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您是医生，从事于最人道的职业，在道德上有做这种手术的权利吗？而我，一个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即使是个普通人，又有攫取别人生命的权利吗？”

院士还没有说完，祖拉布的脸上已露出微笑。他明白院士因什么而不安，

于是立即回答说：

“我已跟您讲过，我一切都考虑和分析过了。两个月前拉马兹受到一次剧烈的脑震荡：车间里桥式吊车的挂钩击中了他的头部。我们尽了一切努力都无法恢复这个年轻人的知觉。尊敬的院士，您尽可放心，无论在上帝面前、公众面前还是自己的良心面前您都是无罪的。”

“就算如此。可是在那个年轻人面前我们问心无愧吗？”达维德一字一顿地问。

“毫无疑问！”

“在上帝面前也完全无罪吗？您确信将来不会有人把人类智慧的这一伟大成就用来危害人类吗？”

“您信上帝？”祖拉布情不自禁地把那个女记者曾向他提过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很想知道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信上帝？不，我不信上帝。坦率地讲，在科学家当中，最了解上帝的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而我既是前者，也是后者——我是天体物理学家。我当然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宇宙的秩序与合理性，相信大自然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造成的生态平衡。而我们干预大自然——从各种各样的巨大建设工程到您的手术——是否过于热衷了呢？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自然之子，我们如此狂妄，我们的母亲会饶恕我们吗？”

“我不害怕上帝。旨在宏扬人类的智慧并造福于人类的事，是不应当引起恐惧的。我是在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而斗争。我问心无愧，并确信自己做得对！”

“这就好！我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

“请讲。”

“您同意做人脑移植吗？”

一阵沉默。

祖拉布紧张地等待着。甚至在周围各种仪器的蜂鸣声中，他也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是否必须把他那个没有知觉的大脑移植到我的头颅里？”

祖拉布一怔，他没料到院士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必须，否则您的躯体马上就会死去。而您是一位知名人士，死后政府将组织死因鉴定。您想想，一旦发现您的头盖骨里竟然没有大脑，将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我是您选中的第一个人吗？”

“对，您是第一个。我曾有过几个对象，但基于两点考虑放弃了。第一，这个人的大脑应当是值得拯救的。第二，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一手术在科学上的伟大意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您这样大无畏。”

“我和所有正常的人一样胆怯。”达维德冷笑道。“无畏——不过是能战胜恐惧。好吧，假定手术成功了，那我会变成谁呢？”

“您仍然是您自己呀！”祖拉布不高兴了。“难道又要从头给您解释么？咱们不是谈好了吗？”

“我是问我的正式身份将是谁？叫什么名字？”

“在没有公开咱们的秘密之前，您是拉马兹·科林捷利。可这有什么要紧呢？”

“非常要紧。第一，这一来我将会有年轻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只有一个妹妹，唯一的妹妹，她是单独过的。您将在普沙韦拉大街上有一个单居室，准确地讲，是一个半居室的套间。”

“瞧瞧，我将有一个妹妹，我还应当知道拉马兹的父母、祖父母、邻居、朋友、熟人以及同学们的姓名，对吗？”

“请放心，达维德先生。一切我们都考虑过了，事先已做了安排。”主任医生兴奋地说。他感觉到院士已经快同意了。“手术后我们将把拉马兹的情况告诉您。再说，一个受了脑震荡的病人恢复知觉后把过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情况不乏先例。您为什么摇头，不相信？”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看这种情况非常微妙。我忘了妹妹、朋友、熟人，甚至忘了自己的名字，却清楚地记得拉马兹根本不懂的天体物理学、许多科学问题和几门外语。顺便说说，我的钢琴还弹得很好。您大概知道，我的父母当年是音乐家。父亲在交响乐团拉小提琴。他衷心希望我也成为音乐家，并迫使我读完了音乐学校。可我却迷上了物理，虽然音乐也没有扔掉。音乐是我休息和放松的唯一手段。手术后有那么一天，当我的妹妹、朋友和熟人看到我坐在钢琴前时，他们不感到奇怪吗？”

“这个问题最容易解决——在您还没有‘恢复’记忆的一个月当中，您暂时不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才能和智慧。然后咱们就一起来制造神话，说您经过一种特殊治疗后，大脑获得了一种惊人的领悟能力。您开始学习物理和天文，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就让所有的人确信，您的才能是前所未有的，是惊人的。人们都喜欢轰动新闻，喜欢出现新奇事件。我确信您将使所有的人信服，信服得您自己都会感到可笑。您将在25岁时就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您的名字将罩上荣誉的光环，您将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成为妇女们的偶像。”

“妇女们的偶像？”院士再次冷笑道。

“是的，是的，您在科研工作中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将使您周围所有的人震惊不已！”

“就算是这样，可几年之后人脑移植手术将会合法化。那时候您将把我们的秘密公开，对吗？那时候……”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不错，那时候我们将宣布您是谁。想一想，这又将引起多大的轰动？而您就将成为独一无二的、最最驰名的人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大脑移植的人，您，达维德·格奥尔加泽，将永远名垂青史！”

院士的眼睛仍然盯着天花板。

“就是说，您同意了？”主任医生兴奋地低声问。

“这样的建议，消化它还得费好多时间呢，更不用说做出同意的决定了。”

“可我们没有时间了！好吧，达维德先生，再想一想，把一切都仔细地考虑考虑。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沉默。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主任医生又问了一遍。

“别生气。请晚上来听答复。”

“太好了！我很佩服您的冷静沉着。您从来没有失去幽默感。这说明您有着坚定、勇敢的性格。”祖拉布来劲儿了，“还想告诉您一件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事。从今天起，我已开始对与这次手术有关的各种事件作详细的记录。从我来找您开始，咱们的全部谈话都录了音。将把这个录音磁带复制五

份保存在不同的地方，保存到我们能够公开这个秘密的那一天。”

“我很欣赏您的高瞻远瞩和工作效率。我相信手术会成功。”

“谢谢您，达维德先生，您的信心更增加了我的力量。手术成功后，您将成为历史性的人物，您的名字将为全人类所知。恕我直言，比起您在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来，人脑移植这一手术将给您带来更大的知名度。”

“我从来不追求荣誉。我感兴趣的是人脑移植后出现的不可思议的、惊人的变化——从科学的角度看。”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瞧，我没有选错人。祝您万事如意。晚上 10 点钟我再来。我相信您。我料到您会同意的。”

院士闭上了眼睛。他想单独呆一会儿。他暂时什么也没有想，只等着祖拉布脚步声消失远去。

3 . 抉择

达维德想起了那次女记者的采访。

“您幸福吗？”年轻的女记者突然问。

“难道格鲁吉亚的读者对这样的细节也感兴趣？”达维德笑了笑。

“感兴趣。”姑娘用手整整头发。“一个人出了名之后，他生活的特点以及各种细节都会使他的肖像更加完美。

“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感到过不幸福，坦率地讲，也从来没考虑过这类问题。大概是没时间考虑。或者是因为没有从哲学的高度观察过生活，没有对已度过的年华作过分析。应当说，我是幸福的。我有一个很好的实验室，有着非常优越的工作条件。我的研究工作和科学发现带给我许许多多欢乐。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需要什么呢？”

达维德闭上了眼睛。

“还需要什么呢？”

这句话总在脑海萦绕。

“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很多，很多。

我的儿子达托此刻在哪儿？他藏到哪儿去了？也可能是被民警局抓起来了，却瞒着我？我的妻子，我的安娜，她曾经多么幸福，而现在……她的生活之树倾倒了。她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又失去了丈夫。

我最多能活三、四个月。即使手术成功了，她同样永远失去了我。

儿子还活着吗？如果活着并被逮捕了，看来得判六年或七年……

院士用手掌擦擦汗湿的额头，沉重地叹了口气。

“您幸福吗？”他又听见了年轻女记者那熟悉的声音。

像放录像一样，那次采访的情景又从头到尾在院士的脑海里过了一遍：

“请恕我直言，看来，您的年纪限制了您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对吗？”姑娘问。

“正相反。我最重要的理论推测和对这一推测的实验确证恰恰是今年完成的。可能很快我将宣布这项研究成果，我想，它将是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最有科学价值的发现。”

“我愿意收回我刚才的话。预祝您的胜利，并希望您能就这一新发现给读者讲几句话。”

“好的。那就请您注意听着。”

院士陷入沉思，沉默了很长时间。女记者已准备好作记录，但院士仍不开口。可能他是在考虑怎样把话说得简练些？不，他在想别的。一开始他很喜欢这个姑娘。但他渐渐发现，姑娘并不如他起初感到的那样漂亮。看来，她的容貌、发式、衣着和风度只能引起短暂的效果。

“要是她的学识和新闻记者的领悟力也是这样的呢？应当同她谈到什么深度呢？”

“您知道我担心什么吗？”达维德突然问。

女记者惊讶地抬头望着院士。

“咱们来达成个协议吧。您把文章写好以后，一定给我过过目。我担心咱们在一些科学用语上弄得不准确。”

“一定。明天，最迟后天我就给您送来。”

“太好了。那就开始讲吧。已通过实验得到确证的我的理论推测已经写好了，现在就放在我的保险柜里。只需再做点小小的补充，就最后完成了。我准备今年秋天在科学院作个报告，并宣布这一研究成果。”

“看来我很走运。我将有幸第一个向读者介绍您的发现。”

“很难用答记者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不过，我将尽可能用最浅显的语言简明扼要地讲讲这一发现的实质。”

院士凝视着办公桌。姑娘发现，他的太阳穴上鼓起了青筋。

“1896年发现了物质的放射性。什么叫放射性？我来解释一下。放射性的实质，就是原子核组成的自然变化，也就是被自身的不稳定性引起的某种衰变。顺便说说，在今天已知的2000种化学元素的同位素当中，只有300种是稳定的。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已发现了四种放射形式：衰变；各种类型的衰变；原子核的自然裂变；第四种衰变是在卢瑟福_32_1时代发现的，这是质子放射。”

达维德抬起头，往椅背上一靠，像年轻人那样目光炯炯地盯着女记者。

“我计算出了第五种放射形式。当然，暂时只是从理论上。从那以来已过了五年，五个日夜辛劳的年头。为了让理论得到实验的确证，我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我的大脑没给其它问题留下任何地方，随时随地考虑的都是新的放射形式——第五放射性系。”

“实验确证了您的理论的正确性吗？”女记者突然插了一句。

“好像我已经告诉您了，实验已确证了我的理论推测，已经写好的研究成果就放在我的保险柜里。”

“对不起，我大概没表达清楚。您发现的放射性是那种类型的放射？”

院士眼睛里的光芒慢慢熄灭了。

“您是哪个系毕业的？”

“文学系。”姑娘说，接着又补充道：“新闻专业。”

“如果我给您解释什么叫第五放射性系，不知您能理解多少？”

“我们记者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姑娘笑了笑。“我们写有关相对论的文章，却并不懂得这一理论本身；写量子物理，不必知道什么叫量子。所以，即使我对什么叫放射性也弄不明白，也可以自由地写第五放射性系。”

“我很喜欢您的坦率。不过，如果您不写这篇采访记是不是更好呢？在我的科学论文没有最后完成，没有在科学院作报告之前，不必制造轰动新闻。我并不是那种好挑剔的人，但我觉得用一篇采访记来宣布这样重大的发现是不够慎重的。”

姑娘毫不掩饰自己的懊恼之情。

“这么说，我只好一无所获地离开这儿了。大概是什么事让您生气了吧？”

“哪儿的话！我只不过是突然明白不应当用这样简单的报道来宣布这一发现。”

女记者把钢笔和记事本放进了手提包里。

“请您千万别见怪！”院士真的有些不安。

“如果您答应我一件事，我就不见怪。”姑娘笑了笑。

“请讲吧。”

“在您宣布自己的新发现之后，让我第一个采访您。”

“我答应您！”达维德轻松地吁了口气。

姑娘站起来，用非常优美的姿势给院士鞠了一躬，并把落到前额上的头发往后一甩。

“祝您万事如意！但愿别忘了您的诺言。”

“再见！”

达维德起身送她。姑娘走在后面，不禁惊讶于院士那蹒跚的步履和孱弱消瘦的身躯。直到这时，她才明白当她和院士促膝交谈时，他那精力充沛的神情和炯炯的目光掩盖了他的衰老。

达维德打开办公室的门，笑了笑说：

“不再生气了吧？”“干吗还生气？”姑娘笑了笑。“再见！”

耳际又响起了女记者的声音：“您幸福吗？”

奇怪，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想起他对姑娘的回答（说他从来感到过自己不幸福，所以，大概是幸福的），感到很满意，这一回答是简洁而准确的。

4. 孤注一掷

晚上9点，祖拉布已站在院士的床前。

院士还熟睡未醒。

主任医生没有唤醒他，决定等他自己睁开眼睛。他将一把椅子悄悄移到床边，轻轻地坐下来。

他很紧张，虽然他坚信，甚至确信院士会同意大脑移植，但时针离9点愈近，他的怀疑愈增。

达维德好像感觉到了主任医生凝视的目光，翻动了一下身子，睁开了眼睛。起初他什么也看不见，但眼睛逐渐适应了病房的昏暗后，终于凭借周围仪器上红红绿绿的光亮看见了祖拉布的身影。

主任医生站了起来。

“晚上好！”

“您已经来了？麻烦您一下，请把眼镜给我戴上。”

“我是9点钟准时来的，但没有唤醒您。准确——这是干我这一行必不可少的职业习惯。而且是双重准确：时间和动作。您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对吗？”主任医生把眼镜给院士戴上后，又坐了下来。

“您决定什么时候动手术？”达维德突然问，问得那样满不在乎，仿佛是顺便问问，仿佛在问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去看球赛。

“我有权认为您已经同意了吗？”

“在同意之前我还想弄清几个问题。假定一切都弄清楚了，我也同意了，您实际上可能在什么时候动手术？”

“四天之后。对人脑移植这一手术我已经准备了三年。您的身体情况也允许我们动这一手术。”

“就是说，没有任何风险？”

“这我已经给您讲过了。我再重复一遍：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八十，或者用您的话讲，是五分之四。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也担着很大的风险，万一您死在手术台上，我们得负刑事责任。但我们仍然决定冒险。我们好比凯撒当年跨过鲁比孔河，虽然冒险，但对胜利充满信心。”

“一共几个人参加手术？”

“除我以外还有四个。”

“那四个人赞同您的想法，并对胜利也充满信心吗？”

“完全一致！不可能是别样的人。全都热爱自己的事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做出自我牺牲。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挑选和培养热爱医学事业并具有忘我精神的年轻人。今天他们已经不年轻了，有几个已四十开外。工作和共同的观点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相同的和一致的追求连结着我们的心。”

沉默。

“我说过，我们早上的谈话并不是详尽无遗的。”主任医生打破沉默。

“还有什么问题使您不安，请讲吧。”

“假设手术成功了。我变成了拉马兹，他变成了达维德，变成了大脑已不管用的达维德。不出一天全格鲁吉亚就会知道科学院士达维德发生了新的不幸。我想这并不可怕。您那具有权威性的医疗小组会发表声明，说我是得了脑溢血或者诸如此类的疾病……但主要的问题是，我的躯体还要过三、四个月才会死亡，在这段时间中，躯体内拉马兹的大脑会不会突然恢复意识

呢？”

“绝对不会。第一，我们已经非常细致地研究了拉马兹的大脑——恢复意识的可能性等于零。第二，就算他的大脑还有百分之几的恢复意识的可能，那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部分地恢复，而您的躯体，就像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最多只能活四个月。”

又一阵沉默。

“我同意。”院士终于说。“我别无选择。现在，大概您也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吧？”

“您猜对了。还需要办一个必不可少的手续。您需要签署一个声明，说您是自愿将自己的大脑移植到拉马兹的头骨里去的。”

“悉听尊便，如果我还拿得动笔的话。”

“声明已经写好并打印出来。只需您签个名。”

“真有你的，年轻人！我毫不怀疑手术能成功。把声明拿来吧！”

5 . 蜕变

主任医生祖拉布激动地说：

“今天您已经可以下床了。两分钟后就给您派一个理发师来。刮过脸后，将铭刻在您记忆里的历史性时刻就要到来。不仅将铭刻在您个人的记忆里，还将留在整个医学史和人类的历史上。到时候您去照照镜子吧，您将成为这一惊人的变形魔术的见证人！”

回答是一阵沉默。

祖拉布仔细瞧瞧科学院士，希望从他眼睛里看到这番话引起了什么效果。

达维德的神情是阴郁的。这一时刻他已等了整整一个月，怀着一种特殊的恐惧。不，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特殊的激动。

当他于手术后几天苏醒过来时，立刻对自己那年轻、有力、比他本人年轻时更魁梧的身躯产生了一种异物感。他明白，除了思想之外，过去的达维德什么也没留下。

他充满恐惧。虽然他知道自己是变年轻了，得救了，获得了新的、更长久的生命，但仍然摆脱不了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的恐惧。很不习惯的强壮躯体仿佛在吮吸和消融达维德这个人。所以，他竭力不去想这次手术，不去想妻子，不去想杳无音讯的独生子的命运。

使他感到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声音变了。说第一句话时，陌生的男中音使他慌乱得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某个人在替他说话。后来他才明白，这种因长期卧床而变得有点嘶哑，却仍然非常有力的年轻的声音是从他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他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摸喉管。于是又被吓得一身冷汗——喉头和脖子竟变得那样粗大和结实。

直到今天为止，他只看见了“自己的”手——粗大的腕骨，长长的手指头。当他第一次看见这双强劲有力的手时，还以为这是别人的手。而当他想擦汗时，也仿佛是别人的手从病床旁的椅子上拿起手绢，关切地替他擦掉了额头上的汗珠。

总之，他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手。

新鲜事儿还没完呢——他突然发现自己左手的无名指上竟戴着一只玛瑙戒指。院士厌恶得直想呕吐。他立刻按铃唤来了主任医生，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要求马上把这个肮脏的玩意儿给他去掉。

晚上，主任医生又把戒指送了回来。

“达维德先生，您应该逐渐适应自己新的生活和新的角色了。暂时把戒指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吧，不过，您早晚得把它戴上。”

“把眼镜还我！”院士嚷道。

祖拉布笑了笑。

“您已经不需要眼镜了，达维德先生，别忘了，从现在起您已不是 74 岁的达维德·格奥尔加泽，而是 23 岁的拉马兹·科林捷利。如果您允许我现在就这样称呼您，那更好。”

“够了！”

“好吧，好吧，不这样称呼您，别激动，烦恼很快就会变为快乐的。”

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烦恼反而加剧了。为了不看见那双手，他整天都闭着眼。对躺在床上的硕大身躯所怀有的异物感尤为强烈。达维德明白，需要

经过很长，甚至长得无法想象的一段时间，他才能彻底意识到并适应这一不可思议的现实。

“今天您将在镜子里看到科学院士达维德发生的惊人变化。”祖拉布像演员似的一字一顿、绘声绘色地说。“一个74岁的老头变成了国立第比利斯大学年轻的大学生拉马兹·科林捷利。变了，却又没有变，仍然是科学院士达维德。正是这样，同志们！”主任医生愈讲愈来劲，竟忘了他面前只有一个听众。“变了，灵魂却没有变，没有损失一点点知识和智慧，没有失去丝毫情感和智能上的潜力！”

主任医生这番得意洋洋的话使达维德受到极大的刺激。

“我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样不安，为什么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我事先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难道我事先没有估计到可能会产生的各种不愉快的感觉？”

达维德皱起了眉头。

主任医生终于发现了院士苍白的脸色和抑郁情绪。

“您不舒服吗？那就改到明天吧，好吗？”

“不必了。”达维德睁开了眼睛。“我的抑郁和不安是很自然的，今天我就要第一次看见我自己，看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形人嘛！要知道，我只不过大脑是达维德院士，而躯体和正式的身份却是大学生拉马兹！……”

“作为医生，我对您的抑郁和不安丝毫不感到奇怪。我相信您能经受得住。上次在最紧要的时刻您也没有失去幽默感。这么说，您同意我把理发师带来？”

“悉听尊便。”

“只是有一个条件。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您就应当忘掉一个月之前您曾经是科学院士达维德·格奥尔加泽。您是谁，是干什么的，应当成为我们的秘密。就像刚才您自己讲的那样，从今天起，您的正式身份已变成了拉马兹·科林捷利，今后我也将这样称呼您。”

祖拉布说完就要走。

“等等，请回答我一个问题。”

主任医生站住了。

“几天前您告诉我，说第二个手术也成功了。”

“圆满成功。”

“那他怎么样？……”达维德犹疑地问。

“情况不错，只是大脑失去了知觉。”

“家属知道吗？”

“只有院士夫人知道。儿子仍然没有消息。”

“她怎么样？”

“没什么。我跟她解释，说这是因为达维德院士并发了脑溢血，受损的脑细胞大概已失去作用。”

“这叫宽慰她！”

“宽慰她已没有意义！”祖拉布漫不经心地一挥手。“她最好是立刻就明白，失去知觉的丈夫已活不了几天了。”

“后来呢？”

“什么后来？”

“达维德夫人听到这一可怕的解释后有什么反应？”

“正常人的感情大致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院士夫人是知识分子。她没有号陶大哭。一句话也没有说。刹那间我甚至觉得她仿佛麻痹了。”

一阵沉默。

祖拉布以为谈话已到此结束，便转身朝房门口走去。谁知刚走两步，一种沉闷的、充满痛苦的声音又把他叫住了。

“他下床了吗？”

主任医生明白院士指的是谁。

“暂时还没有。十天后再有可能下床。”

“仍然完全没有思考能力？”

“只具有直觉。”

“我要在这儿呆多久呢？”

“如果您的健康状况按目前的速度恢复下去，一个月后我们就让您出院。”

“我有没有碰上他的可能？”

“绝对没有。我把他转到另一层楼去了。”

“第几层？我需要知道一切。”

“第七层。您现在在第一层。马上将把您转到第二层。”

沉默。

“您还想知道什么？”

“没有了，您可以走了。”

“好的。不过我再一次提醒您：别忘了您是谁。理发师给您刮脸时将不带镜子。我不愿让整个效果被一面小镜子给破坏了。刮过脸之后我们将让您下床，并把您带到这扇今天早上特意搬来的大镜子前。”

祖拉布说罢用手指指墙角——那儿面冲墙壁立着一扇足有一人高的大镜子。

镜子里是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强健的年轻人。栗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微微隆起的鹰钩鼻。狭长的下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使拉马兹的神情显得非常严峻。

一开始，院士甚至无法想象镜子里的年轻人竟是他自己，他以为是主任医生带来了一个年轻的助手。可是，当他一扭头，镜子里的人也一扭头时，他才明白这就是拉马兹·科林捷利。

院士情不自禁地一抬手抓住自己的脑袋，接着又用手背擦擦满是汗珠的额头。镜子里的年轻人竟丝毫不差地重复了他的动作。已经毫无疑问了，确实出现了奇迹，他已变成了23岁的年轻人，此刻正站在镜子前恐惧而惊奇地观察自己。

院士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年轻人的额头上。

“我在这儿，在这个头骨里被关着，被锁着。我在这额头里面思想、生存。一切就是如此。”

达维德悄悄拧了自己一下。感到疼痛。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躯体。就是说，已无庸怀疑了。这强健的胸脯和四肢的确听命于我，是属于我的。

可是……

可是，是我的大脑支配躯体呢，还是躯体支配大脑？

当然是大脑支配躯体。

那么，我永远被关在了某人的头骨里——这一想法又何从说起呢！？”

想到这儿，达维德稍稍平静了一些，甚至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可是，当年轻人的嘴角浮出笑容时，他又突然皱起了眉头。不知为什么，他不愿让主任医生看见变年轻了的科学院士发笑的样子。

这段时间祖拉布一直站在一边，避免出现在镜子里。他不愿分散院士的注意力。他明白，如果他不干去干扰，达维德会更快地平静下来，更快和更容易接受自己新的躯体和新的命运。不过，他并未放松对院士的观察，竭力根据他的面部表情、目光和手的动作猜出他的精神状态、感受与思想。

作为老练的大夫，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干预了。

“您累了吧？”

达维德仿佛现在才知道主任医生就在旁边。他飞快地朝大夫转过身来，并为自己的动作这样迅速而感到吃惊。

“是的，有点累。”院士用洪亮的男中音答道。现在他已不觉得这是另一个人在替他说话了。

“一切都和我预料的一样，您几乎毫无痛苦地接受了自己的变形。”祖拉布摸了摸院士的脉搏。“脉搏正常。从今天起，我们允许您每天下床走走，以便您有更多的时间照镜子，习惯自己新的外貌。”

过去，达维德经常闹牙病，所以，此刻他又转过身去面朝镜子，背着祖拉布微微裂开嘴巴，看了看自己的牙齿。牙齿是健康的，整齐的，雪白的。

他笑了，由微笑逐渐变成大笑，后来又扑倒在床上，用枕头捂住脸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发笑：是这一不可思议的命运使他感到痛苦，还是因为变年轻了而感到快活。也可能二者都不是。

他放声大笑。笑声既洪亮，又可怕。

是他在笑吗？

也许是拉马兹在嘲笑像母鸡孵蛋似的蹲在他头颅里的达维德？

院士使劲用枕头捂住自己的嘴。笑声戛然而止。

“您怎么啦？”祖拉布惊恐地问。

沉默。

“达维德先生，您怎么啦？您笑什么？”祖拉布害怕了，以为院士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

“别担心，大夫。我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完全静下来的达维德说。“不过，请让我单独呆一会儿。我想休息休息。”

“我本想告诉您一件事，那就明天再说吧。”

“请现在就讲！”

“英加非要来看看您不可。可怜的姑娘成天坐立不安，也难怪，她已整整一个月没看见您了。”

“哪个英加？”达维德困惑不解。

“您的，也就是拉马兹的妹妹英加·科林捷利。”

“噢，我的妹妹！”院士冷笑道。

“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就让她三天后到病房来看您。明天我把您的，也就是拉马兹的情况再详细地给您介绍一下。当然，您在脑震荡之后‘失去了’记忆力，但生活中有些事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事应在病愈后立即‘想起来’。好了，现在您休息吧，我走了。”

祖拉布走过去把镜子翻过来面冲墙壁，然后便离开了病房。

“三小时之内请别让任何人进来！”院士在后面大声叫道。

“可以。”

沉重的铁门关上后，达维德松了口气。现在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独自想想，分析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并作出评价了。

“难道一切就这样轻易地对付过来了？”他有点怀疑。“难道我就这样无动于衷地接受了这一怪异的、不可思议的命运？”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额头上不禁渗出一阵冷汗。他走过去把镜子翻过来，后退几步，仔细端详自己的模样。

“天哪，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年轻人？”

“也许是弄错了？”他又想。

“不，没弄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还同他谈过话。”

院士周身发软。他慢慢走到床前，躺下来，闭上眼睛，竭力想回忆起他曾在哪儿碰见过这个年轻人。

“也许是我的错觉？我太激动，太兴奋，什么错觉都可能出现！”达维德终于作出结论，于是很快便沉入梦乡。

达维德·格奥尔加泽，也就是今天的拉马兹·科林捷利，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

他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同妹妹的会见使他的心如小鹿乱撞。

他弄不清同英加的会见给他带来的是愉快还是恐惧。

难道英加真是他的妹妹？

虽然从他变成拉马兹的那一天起，他就应当是英加的哥哥。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第一次见面嘛，自然很激动。

他皱起了眉头，竭力去想别的事。但不行，中等身材、浅色头发的英加总在眼前晃动。他非常清晰地看见了她那透着稚气的蔚蓝色眼睛。同哥哥一样，英加的下巴稍嫌狭长，使她清秀的脸庞显得不大匀称，但拉马兹喜欢的恰恰是这一点。英加更像是瑞典或挪威姑娘，而不太像格鲁吉亚姑娘。她那外国人的面貌和优美的举止使拉马兹感到一种奇怪的不安和激动。

眼前又一次浮现出这初次见面的情景。

当通知他说，主任医生已允许英加来探望他时，他决定坐在床前见她。他甚至已经坐起来。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躺下了。他闭上眼睛，听见自己的心脏仿佛在远处怦怦地跳动。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竭力去想别的事，想自己的研究所，想很快就要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他似乎已经控制住了自己，但就在这时，响起了他熟悉的嗡嗡声——门开了。

他立刻睁开眼睛。

暗色的金属门鲜明地衬托出一个浅色头发的姑娘，手里拿着鲜花和一网兜水果。

她不知所措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更像是墓室而不像病房的黑魆魆的屋子把她窘住了。她终于在昏暗中看见了一张结构奇特的病床，便不顾一切地朝它奔去。她跑到床前，顺手把鲜花和水果扔到床上，扑上去搂住了哥哥。

“别把我憋死了！”这是他对妹妹说的第一句话。

“我压根儿忘了你还很虚弱，高兴得昏了头！”英加把被子弄平，坐到

了椅子上。“我们几乎失去了希望。却突然得到了这样的幸福！我没有高兴得发疯，你不觉得奇怪吗？”

英加站起来，把花插进了水晶花瓶里。

拉马兹感到好笑：今天早上他还不明白，主任医生把这个装着水的花瓶拿到病房来干嘛。

“想吃水果吗？”

“不，最好跟我谈谈话。水果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痊愈。你不知道，我曾经多么痛苦啊！”

英加再次扑到哥哥身上。

“够了！大夫不是嘱咐过你要小心点吗！”

“对不起！”英加充满柔情地吻吻哥哥的脸，坐到了椅子上。

“可以走路了吗？”

“当然！你要是想看，我马上就起来，只是我今天在屋子里走得太多，主任医生不许我今天再下床了。”

“不，不许起来！”英加害怕了。“我也马上就离开。别太累了。过去我真不敢相信你会痊愈。也不明白，为什么整整一个月不许我来看你。我不相信手术能拯救你。现在我终于放心了。多么幸福啊，这一切就像是在作梦一样。我真怕你过于激动了。需要的话，我随时都可以来看你。”

“如果可能，就每天都来吧！”拉马兹冲口而出。“不过现在该走了。”

英加再次满怀柔情地吻吻哥哥，便走了。刚走到门口，铁门便自动地打开了。

拉马兹明白，祖拉布在监视他们的会面。虽然他认为主任医生这一作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心里仍然很不舒服。

英加转过身来微笑着向哥哥挥挥手，随即走出了病房。

拉马兹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自己的那句话——“如果可能，就每天都来吧！”——不禁打了个哆嗦。

他睁开眼睛。旁边站着主任医生，这使他吃了一惊。大夫进来时他没有听见。

“没睡着？”

“没有，只是闭上了眼睛。”

“第一次见面怎么样？”

祖拉布洋洋得意的神情和带有挑衅意味的微笑使拉马兹感到厌恶。

“您非常了解这次见面怎么样！”

“当然，我了解。您不应当为我通过监视系统偷听了你们的谈话而感到不快。您的每句话、情绪的波动、苦恼和快乐都可以给我提供大量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才能确立今后治疗的方向。如果把我的观察加以分析的话，那么我确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您的内心世界又活跃起来，您又恢复了轻松、愉快的情绪。同妹妹的见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您应当承认我没有说错。”

拉马兹凝视着主任医生。他想从祖拉布那双瞪得圆圆的浅绿色眼睛里看出来，祖拉布是否觉察到他那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奇怪的感情。

“看来，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拉马兹心想。

“真的，您应当承认我没有说错！”主任医生又说了一遍。

“既然我同英加的谈话给您提供了大量的信息，那您就应当知道我累了，不想交谈了！”

“好！我就走。您休息吧，我晚上再来。最重要的是，拉马兹先生……”
“先生”这个词祖拉布说得不大自然，他觉得这样尊称一个23岁的小伙子不合适，虽然实际上他称的并不是大学生拉马兹，而是科学院士达维德。“对，最重要的是我充满信心！祝您作一个好梦，拉马兹先生！”

大夫走了。沉重的铁门关上了。根据拉马兹的要求，屋里关着灯，不过周围仍然闪烁着各种仪器发出的红红绿绿的光亮。被四周厚厚的水泥墙弄得像是墓室般的病房里一片静寂，只能听见仪器发出的嗡嗡声。

拉马兹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

嗡嗡声突然停止了。红红绿绿的灯光也熄灭了。整个病房陷入一片黑暗和死寂。

突然响起了一阵轧轧声，对面的水泥墙上出现了一条裂缝。两只毛茸茸的大手伸进裂缝里，把墙壁推开了。一道阳光射进病房，耀眼的光亮照得人眼也睁不开。

“天哪，这是我的幻觉吗？”

他看见英加沐浴在阳光里。笑容可掬的英加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头顶上环绕着蔚蓝色的光环。她步履轻盈而安详，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她手里拿着一束矢车菊，细细的腰身裹着一条浅蓝色的绸带。直到这时拉马兹才发现，英加不是走在地上，而是走在阳光铺成的地毯上……

突然，好像倒着放电影片一样，阳光退出了墙壁，也带走了英加。毛茸茸的大手在墙壁的裂缝里挣扎一阵后，不见了。又响起一阵轧轧声，裂缝慢慢合拢了，墙壁又复原了。

惊恐的拉马兹想爬起来，但被一个人抓住头发按在床上动弹不了。随着一阵狞笑声，他的喉咙也被一双魔爪掐住了。他喘不过气，想叫喊，但叫不出来。

他鼓起最后的全部力量，死死抓住魔爪，终于把它从喉咙上拽开了。

拉马兹深深地吸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他首先看见的是祖拉布，祖拉布身后还有两个医生。

“他们进来时，是谁开的灯？”拉马兹吃了一惊。“难道这一切全是幻觉？”

“您把我们吓坏了！”祖拉布笑着说。“现在好些了吗？”

“作了一场恶梦。”拉马兹闷闷不乐地回答道。“你们放心吧，我自我感觉还可以。”

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坚定——医生们那副紧张的神情激怒了他。他想一个人呆着。

“健康的人也会作恶梦。您别想得太多，没什么可怕的。”

祖拉布转身走了。其他两个医生也默默地跟在他后面走了。

拉马兹皱起了眉头。蜷缩在别人躯体里的达维德意识到发生了某种没有预见到的事。他明白，一切比他和祖拉布当初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6. 我是谁

“这就是您的房子！”祖拉布说罢看了他的监护对象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对科学院士达维德来说，这房子太不怎么样了。但对年轻的拉马兹来说，则完全过得去。

这已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

主任医生头天晚上就通知拉马兹，说明天早上让他出院。

拉马兹几乎通宵没有合眼。他很激动，甚至有些害怕，他明白，从明天早上开始，他就要真正走上一条陌生的生活道路。

早上9点，祖拉布带着三个年轻医生来到病房。四个人的神情都很兴奋，祖拉布更是容光焕发。

“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半小时后，您将离开医院，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要不选择医生职业的话，满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拉马兹心里想。

“从今天起，您将住在家里生活，但我们将继续对您进行监护。头一个月，我和我的同事非常可能每天都去看您，不管愿意不愿意，监护是不可少的。当然，您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小心没坏处。现在，我们把遗嘱还给您，瞧，已经不需要了。”主任医生从白大褂衣兜里掏出三个信封，递给拉马兹。

拉马兹露出一种木然的笑容。他接过信封，仔细地看了看，把两个信封放进了睡衣口袋，把第三个信封撕碎后，也放进了口袋，然后抬眼望着主任医生。

“现在请您更衣。这是您的衣服。”祖拉布从一个医生手里接过一个提包，亲自从里面拿出几件衣服。“需要帮帮您吗？”

“不，我自己穿。”

“英加在院子里等您。家里都收拾干净了。英加把午饭都做好了。我已给她写了个条子，告诉她头一个月应当给您吃什么。以后我们就不再限制您了。老实说，您的健康状况使我们甚至可以允许您喝点酒。”

“英加！”——听到这个名字拉马兹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等在院子里的英加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时，他明白，他的期待没有落空。

“这就是您的房子！”拉马兹仿佛又听见了主任医生一周前说的这句话。

他环顾四周，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自己这套一居室，准确地说，是一个半居室的、陈设简单的房子。房子一面临街，另一面朝着院子。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廉价的灯伞。屋里摆着一张长沙发、两把圈椅、一个书柜、一个小碗橱、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六把椅子。

这就是拉马兹的全部财产。整个屋子的陈设虽然显得简陋，但被英加收拾得非常整齐、清洁和舒适。

前六天拉马兹对这些东西怀有一种特殊的厌恶感，碰也不去碰它们。直到第七天，他才把衣柜打开看了看。奇怪，衣柜里的东西与整个屋子的陈设极不协调：加拿大皮袄、皮大衣、皮上装、皮夹克、昂贵的夏季西服、秋季西服、时髦的衬衫、高领绒线衣、牛仔裤、各种颜色和各种尺寸的运动服、运动鞋。衣柜底层放着一个手提包，也是非常时髦的，里面装着一套网球服和一个网球拍。

拉马兹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沓干净毛巾。毛巾显得很沉。他便把它们放在桌上，开始一条一条地挑选。

他突然惊呆了——毛巾中间藏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里面竟装着好多手枪子弹。

拉马兹困惑不解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这是什么手枪的子弹呢？”

他从塑料袋里抓出几粒子弹放在手心上看了看。

“像是TT式手枪的。”他想，并把子弹全倒在床上数了数。一共50粒。

“有子弹，就应当有枪。”他想，于是赶紧把整个屋子都翻找了一遍。却什么枪也没有找到。最后他又把书柜打开看了看。里面歪歪倒倒地总共只放着五本书，五本破烂不堪的物理和高等数学教科书。

拉马兹苦笑了一下。

“拉马兹·科林捷利究竟是什么人？”

确切地讲，我究竟是什么人？”

子弹、破破烂烂的教科书和昂贵的衣服使他陷入沉思。

“无父无母的孤儿，函授大学生，他哪来这么多钱购置如此昂贵的时髦服装？难道工具制造厂的工人有这样高的收入？”

也许从父母那儿继承了遗产？”

“据他们告诉我，全部遗产是农村的一幢房子，而且并未出售。”

“不，一个年轻人靠诚实的劳动是不会挣这样多钱的！”

他像被蛰了一下似的猛地站起来，把子弹塞进毛巾，放回了原处。

头两天英加每天都来照顾哥哥。拉马兹感到，每次同妹妹见面他都异样地激动。他思想斗争很激烈，不愿向自己承认他对英加所怀的并非兄妹之情。

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一次，竟无缘无故地抓起一个盘子就在地上摔，把盘子摔得粉碎。

“你怎么啦？”英加吓坏了。

“没什么！”拉马兹闷闷不乐地说。“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马上离开这儿吧。以后三天来一次。这样更好些。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容易激动，发火。我一个人呆着更易于控制自己。记忆会慢慢地恢复。原谅我，无意中伤害了你。”

“只要对你有好处，我没什么，我马上就走。”

英加把盘子的碎片拾起来放进桶里，拿出去倒了。回来后在浴室里洗了个澡，然后走到哥哥面前。

“现在感觉怎么样？”她忧郁地问。

“好些了。再次请你原谅。请相信，我不是故意让你难受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火气怎么那样大。”

“不要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别不好意思。”

“一定，没接到我的电话，你平常不要来。就这样达成协议了，好吗？”

英加微微一笑作为回答，然后吻吻拉马兹就走了。

英加一走，屋子立即变得空空荡荡。拉马兹又苦闷起来。他好像缺少什么，却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过去，当他是达维德时，他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而现在，当他变成拉马兹之后，还能控制住自己吗？

“现在我该怎么办？”当祖拉布下一次来看他时，他这样问主任医生。

“怎么办？”祖拉布惊讶地问，同时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23岁的小伙子，同时又是科学院士，竟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祖拉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烟雾，邪神情仿佛在说：有什么事讲吧，我听着呢！

拉马兹又出现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是一种内在的饥渴感，每当他特别烦躁时，这种感觉就会冒出来。仿佛是肌体需要什么东西，却弄不清究竟需要什么。

可是，当他嗅到祖拉布喷出的烟雾时，他立即豁然开朗，终于明白他缺少什么了。

“给我一支烟！”

祖拉布又从兜里掏出那包香烟。拉马兹从里面取出一支，点上，动作是如此熟练，如此优美，竟使他自己也大吃一惊。

这第一口烟多么惬意啊！

“怎么，您抽烟？”祖拉布突然醒悟过来。

“这个‘您’是指谁？”

“您……”祖拉布卡壳了。

“瞧，连您也说不清我究竟是谁。科学院士达维德是不抽烟的，可拉马兹的躯体离了尼古丁的刺激就活不下去。这段时间我一直坐立不安，备受折磨，却怎么也弄不清原因何在。现在好了，三口烟下肚，我顿时感到无比轻松。您今天如果不在我面前抽烟，可能我要等上街以后才会明白苦恼的原因。”

“这是很自然的事！”祖拉布强作笑容。

“太自然了！”拉马兹忍不住发火了。“咱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达维德从来不吸烟。而您曾经坚持说，人，就是大脑。大脑指挥躯体，其它的器官不过是些零件。现在您看见了，这些零件也有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需要！”

沉默。

祖拉布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便拖延着时间。

“无疑，许多现象，确切地讲，许多细节，我们是预料不到的。”他终于用一种仿佛自我辩解的语气打破沉默。“年轻、健康的躯体当然会有许多自身的特点是您一时不习惯和不能适应的。要知道，手术后才过了几个月。年轻人的热情和老年人的稳重不是那么容易就协调好的。我想，再过几个月，最多过一年，您躯体内的某种对抗就会变成永久的和谐。再抽一支吗？”

拉马兹点点头。立即从祖拉布递过的一包烟中抽出一支，又贪婪地吸了起来。

“最好把这包烟全留给我，您在回去的路上再买。”拉马兹像下命令似的说。

主任医生只好把刚揣进兜里的香烟又掏出来，递给了年轻人。

拉马兹接过烟，满不在乎地往桌上一扔。

“是不是把我的日本打火机也一道给您？”

“我将非常感谢。”

祖拉布又掏出打火机，递给了拉马兹。

拉马兹把打火机翻来覆去地看了看，试打了几下，放到了桌上，又讥笑

地问：

“您还准备用什么来讨我的欢心？”

“我非常了解您这样烦躁的原因。”沉默一会儿后，祖拉布很勉强地说。

“现在您身上有两个人在进行斗争。不，我夸大了，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只是这个人很复杂，具有双重性格。这种斗争是暂时的现象，不过几个月，最多一年就会结束。时间会消磨掉您的一切不愉快的感觉。”

“会消磨掉吗？我有点怀疑。我不知道明天或者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对了，我学校里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非常顺利！”祖拉布舒了口气，他知道，不愉快的谈话告一段落。“校长认真地听我讲完后，坦率地讲，他不相信我对您的知识和天才的描述。不过，他们还是同意让您9月份毕业，对您加以特殊照顾。总之，您大有可为！”祖拉布像搞阴谋活动似的神秘地笑了笑。“而在这之前，请收下……”说着递给拉马兹一个信封。

拉马兹不解地望着主任医生。

“一点钱。请别客气，这是您应得的一部分工资，还有病假条。如果您，对不起，如果拉马兹不是因自己疏忽大意而受伤的话，您本来可以领取残废抚恤金。只是病假条帮不上您什么忙，所以，您每月应领取一定数目的工资。要知道，您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嘛。这点钱对科学院士达维德来说是不够用的，但对拉马兹来说则足够了。”

“您大错特错了，尊敬的主任医生。”拉马兹往信封里只瞟了一眼，便已估计出里面装了多少钱。“您这些钱供科学院士达维德用是绰绰有余，而对三年级大学生拉马兹来说，还不够用一个星期。所以，您不得不把这笔钱的数目增加五倍。”拉马兹说罢把钱塞进了衣兜，而把信封还给了祖拉布。

“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说得不清楚吗？”

“清楚，可是……”

“没有任何‘可是’！”拉马兹打断了他。

祖拉布又被拉马兹脸上那带有威胁意味的傲慢神情弄得怔住了。

第二天下午，拉马兹无视主任医生让他在家里再呆五天的建议，决定到街上去逛逛，他打开衣柜，从里面取出一条保护色长裤和一件时髦衬衣穿上——医院里的保健体操和一周来在院子里的散步已恢复了她的运动员体型，又把钱、日本打火机、香烟塞进兜里，然后便打开门，不慌不忙地往楼下走去。

他来到出租汽车站。

“去鲁斯塔韦利！”他对司机说，随即往车里一坐，惬意地抽起烟来。

快5点钟了。虽然已是5月末，但天气仍然很冷。

几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鲁斯塔韦利广场。拉马兹下了车，付过钱，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人行道，往四周望了望。没有看见熟人。他又激动起来——他多少年没上这儿过来了？至少20年！

心里变得轻松起来，他仿佛能感觉到血液在身体内愉快地流着，他喜欢这儿的一切。汽车声、脚步声、婀娜多姿的姑娘和神情傲慢的小伙子。

“他们多么漂亮、多么矫健！多么可爱的年轻一代在成长啊！”他暗自思忖，突然想起他自己也是他们这样的年纪，是他们的同龄人。至于他有着老科学院士的见解和学识，这不是更给他增加了光彩吗？

拉马兹觉得，此时此刻，他才第一次感到达维德和拉马兹完全合而为一了。

他放慢脚步，挺起胸脯、神气十足地往四周看了看。

有个人跟他打招呼。但他不认识，于是便矜持地点点头。

“大概只是点头之交，不知道我受伤的事，否则会停下来问问我的情况。”这个“我”显然是指位马兹，是于他意识到，自己已真正变成拉马兹·科林捷利了。

他突然感到身后有人在看他。

他停下脚步，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

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站在《东方曙光报》编辑部大楼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拉马兹瞥了他一眼，但立刻便掉开了目光。

“那样死死地盯着我，好像认识我！”

他有些不安，又若无其事地转过身来，继续不慌不忙地走自己的路。

如果是朋友或熟人，为什么不走过来同我打招呼呢是不是想等我先打招呼？

可受伤的是我，不是他。如果他真是朋友或熟人，就应当走过来问问我的情况。

也许是我的错觉？要不就是他把我同某个人弄混了？”

走出三十来步后，拉马兹又回头望了望。

那个人不见了。

“肯定是把我同某个人弄混了！”拉马兹松了口气。“多奇怪的一双眼睛！”

他远远地发现有两个姑娘站在科学院大楼前。引起他注意的是她们那超时髦的打扮。要在别的时候，他肯定会认为这种打扮是庸俗的、故意标新立异的。

“在别的时候！”

他明白，这个“别的时候”已一去不返了。

两个姑娘都很漂亮，但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站在左边玩弄挎包背带的那个。

“有意思，才五月份，她在哪个海边把自己晒得黝黑的？”拉马兹想。

这时，真正的奇迹发生了。他俩的目光突然相遇。姑娘顿时容光焕发，扔下女伴，急匆匆地朝拉马兹走来。

“拉马兹！”

他还没回过神来，已经被姑娘搂住了。

“你怎么样，拉马兹，什么时候出院的？”姑娘一面问，一面热烈地吻他，就像街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似的。

拉马兹非常兴奋——他已感觉到，姑娘绝不是作为朋友或亲戚在吻他……

“你这个没良心的，身体怎么样？我去看了你三次。不让见。禁止探视。后来我只好到海边去了。是早了点，但没办法。往年我都是8月份到加格雷_62_1去，但今年我的侄子要考大学，8月份去就得受穷。所以我设法弄到了一张两周的疗养证，5月份就去了。也不坏，晒黑了，是吗？喂，涅莉！”姑娘突然朝站在不远处的女伴嚷道。“涅莉！这就是我给你讲过多次的拉马

兹·科林捷利。”

“认识您非常高兴！”涅莉走过来说，并同拉马兹握握手。“拉莉，我走了！”

“拉莉！”——拉马兹暗自记住了这个名字。

“你上哪儿去？一块儿散散步吧。”拉莉对涅莉说，接着又问拉马兹：“你有空吗？”

“有空！”拉马兹已不再掩饰自己的兴奋情绪。

“半个月来，我天天跟涅莉谈你的事。你稍微有点苍白，但气色还可以。什么时候出院的？”

“两周以前。”拉马兹装出一副为这次相遇而感到非常高兴的样子。

其实，也不全是装出来的。

“咱们上伊韦里亚咖啡馆去，怎么样？”

“听您的。”

“我走了！”涅莉说。

“你这是干嘛？”拉莉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从她的面部表情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她已迫不及待地想同拉马兹单独呆在一起。

“我有急事。有人等着我。再见！”

“祝您万事如意！”拉马兹彬彬有礼地同她握握手。

拉莉挽起拉马兹的胳膊，带着他朝过街地道走去。

“简直想不到会碰上你！”

“您呢，您过得怎么样？”拉马兹问。

姑娘猛地站住了，困惑莫解地望着拉马兹：

“怎么，你在取笑我？”

“我干嘛要取笑您呢？”

“你从什么时候起同我以‘您’相称的？”

拉马兹明白自己疏忽了，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都怪我的病。在医院里总同大夫打交道，所以养成了称‘您’的习惯。还想预先给你说明一下：我的记性不行了。许多事都不记得了。譬如你吧，眼下只记起了你的面孔和名字。还可能是因为看见了有才记起来的。”

“真的吗？”姑娘闪着真诚的同情目光望着他。

“毫无办法。不过，总算活下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迟早我还会变成原先的拉马兹。”

就像几秒钟之前突然难过起来一样，刹那间姑娘又高兴起来。显然是个性格随和的人。

早先的达维德从来没到伊韦里亚咖啡馆来过。现在他在门厅里张惶失措了，往四周一望，不知该往哪儿走，于是便决定让姑娘走在前面。拉莉径直往螺旋形楼梯走去。拉马兹紧紧跟在后面。还没有爬完楼梯，姑娘就仰起头透过栏杆往楼上望望。

“咱们的桌子空着！”她快活地说，几乎是跑完了最后几级楼梯。

“啊，原来我和她在这儿有个固定的桌子。”拉马兹暗自一笑，随即往四周看了看：坐在每张桌子旁的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全都嘻嘻哈哈地高声谈着话。空中烟雾缭绕。

拉马兹下意识地掏出了香烟。

“你怎么，改抽宇宙牌了？”拉莉吃了一惊。“那我应当抽什么牌？”

拉马兹窘住了。

“两年来你只抽‘温斯顿’，别的牌子一律不抽！”

“你说得不错。可是今天早上我把‘温斯顿’抽光了。有什么办法呢！”

“我看，你在医院里把讲礼貌的习惯也丢掉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一支烟！”

“对不起。眼下对我什么都得包涵着点。我已跟你讲了，我丧失了记忆。得慢慢地恢复。”拉马兹苦笑着把烟递给姑娘。

“这么说，我只抽‘温斯顿’！好个大人物的拉马兹！”他心里暗想。“不知道我还喜欢什么？”

“瞧见戈吉了吗？”拉莉指指对面一张桌子。

“哪个戈吉？”

“就是咱们那个，戈吉·切利泽，他假装没看见我们。他同老婆离婚了，现在成天缠着那个傻姑娘。”

“要点什么？”被一天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的女服务员走过来问。

“别又说错话！”拉马兹想，使用询问的目光瞧瞧拉莉。

“你不是喜欢香槟吗，咱们就喝香槟吧。”

“什么菜呢”

“咖啡馆里卖什么菜？就来点小吃和馅饼吧！”

女服务员走了。

“就是说，我喜欢‘温斯顿’烟和香槟酒！”拉马兹想。

“瞧，列佐和娜娜来了！”拉莉的眼睛闪着光。

“列佐和娜娜？”

“对，列佐·多纳泽和他的娜娜，姓什么不记得了。”

拉马兹扭头看了看正在上楼梯的一男一女。

“别向他表现出你多了心。”

“我多什么心？”拉马兹警惕起来。

“你不记得那天的事啦？”

“不记得了。”

拉马兹又看了那两个人一眼。男的搂着女的，正用目光在搜寻空座。

有人向他们挥手打招呼。有人站起来给他们让座。

拉马兹明白了：这儿的人全是常客，互相都很熟悉。

“又坐在我身边了，我真幸福！”拉莉说。

女服务员麻利地把餐具摆好并拿来了酒和小吃。

拉莉脱下上衣搭在椅背上。拉马兹斟满了两杯香槟。

拉莉端起酒杯笑着说：“为我们自己干杯！”然后 眼，用非常优美的姿势把杯子举到唇边。

她那健美的手臂和被海边的阳光晒成红棕色的脖颈把拉马兹迷住了。他一饮而尽，接着又给自己斟了一杯。

“怎么，你不喝酒？”

作为回答，姑娘便喝了半杯，然后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拉马兹又把它斟满了。

三杯酒下肚后，他感到自己醉了。

“把酒收起来，上我那儿去！”拉马兹突然说。

“再坐一会儿。还不到9点呢，忙什么。”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真想你啊！”

“等等，列佐朝我们走来了。”

“哪个列佐？”拉马兹不满地咕哝道。

“列佐·多纳泽，我刚才给你讲过了。求求你，千万别打架！”

“干嘛要打架？”

“小声点，别让他听见了！”

列佐走到他们桌前，微笑着向拉马兹伸过手去。

“你好，拉马兹！”

“您好！”拉马兹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为什么对我称‘您’？”

“对不起，香槟酒喝多了点。”

“你好，拉莉！”列佐弯下身子，吻吻姑娘的脸颊，没等邀请，便自己拉过一张空椅子，在桌边坐了下来。

拉马兹仍然站着。

“你不欢迎我来吗？”

“哪儿的话！”拉马兹尴尬地坐下了。

“上次是我不对。小伙子们都弄清楚了。我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对。”

“我哪点不对，年轻人？”拉马兹冲口而出。

“你讥笑我？”

“我干嘛讥笑你？”拉马兹窘住了，明白自己对同龄人称‘年轻人’所含的嘲笑意味。

“我现在是拉马兹·科林捷利。无论何时何地，千万别忘了我是拉马兹·科林捷利，而绝不是别的什么人！”他暗自告诫自己。

“对不起。脑震荡使我失去了记忆。我对一切都糊里糊涂，像在雾里一样。你刚才说的事像是一场梦，一场遥远的、已被遗忘的梦。”

女服务员给列佐拿来一只杯子。列佐拿起酒瓶，把杯子斟满了。

“对不起！本该由我来斟！”拉马兹醒悟过来。

“没关系。祝你恢复了健康！过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咱们冷静地谈一谈。咱俩之间不应当互相猜疑！”

列佐一饮而尽。

拉马兹也干了杯。

“我不想惹你们讨厌。”列佐彬彬有礼地向拉莉鞠了一躬，然后直视着拉马兹说：“如果你主动给我打电话，当然更好。”说罢便往自己的餐桌走去。

拉马兹目送他走后，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并问拉莉：

“这是怎么回事，我哪点不对？”

“不记得啦？”

“好象我已经给你讲过，我失去了记忆！”拉马兹忿忿地说。

“我知道，可现在你已经痊愈了。”

“当然痊愈了，但很多事仍然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就别去想，忘掉更好，我也不去想。”

“我想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拉马兹恶狠狠地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是你不掏枪的话，本来一切都会顺利的。”

“枪！？”拉马兹大吃一惊。

“对，枪！你干嘛这样吃惊？”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不很清楚，但毕竟想起来了！”拉马兹瞧着斟满的酒杯想了一会儿，又问：“我没有开枪吧？”

“没有，没有开枪。同伴们及时制止了你。”

“枪！我的天，拉马兹究竟是什么人？确切地讲，我究竟是什么人？”

“我干嘛需要动用武器？”他又问。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当作没这件事。它现在还带在你身上吗？”

“没有，没带着！”拉马兹说罢和拉莉碰碰杯，默默地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放下杯子，又沉思起来：

“我怎么会把枪带在身上？难道枪在家里？不可能，我整个屋子都翻遍了。看来是在某个朋友手里。对，他们从我这儿夺去后，大概没有还我。”

拉马兹苦笑了一下。

他招手唤来女服务员。

“给我们包两瓶香槟，一点巧克力。”

大服务员不声不响地柱餐柜走去。

拉马兹站起来，让拉莉跟他一起走。

拉莉把烟头扔在烟灰缸里，从手提包里掏出小镜子，整了整头发，熟练地涂了点口红，站了起来。

女服务员在楼梯口等着他们，手里拿着香槟酒和包在玻璃纸口袋里的巧克力，”

“多少钱？”拉马兹问。

“已经付过了。列佐先生付的。”

拉马兹往列佐的桌前看了看。

“请等一等！”列佐叫道。

拉莉捅了捅拉马兹的胳膊肘，两个人便朝列佐的桌前走去。

桌前的小伙子们全都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迎接他们，只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大胡子外国人坐着没动。拉马兹诧异地瞟了一眼那个浅色头发的中年外国人。他记得很清楚，刚才这个人不在列佐的桌边。他进这个大厅的时候也没看见他。那个穿条纹绒线衣的小伙子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可能是刚进来的！”拉马兹一边接过列佐递给他的香槟酒，一边想。

“不会耽搁你们太久，只是想为你们的健康干一杯！”列佐笑着说，并高举酒杯表示欢迎。

小伙子们纷纷附和他，都干了杯。

“喂，你也干吧！”列佐拍拍外国人的肩膀，又作了个手势。

大胡子外国人明白要他干什么，便也举起酒杯，用德语说了一句祝酒词。

“您是德国人？”拉马兹用德语问。

“对！”大胡子听见有人说德语，脸上立即绽出了笑容。

“认识您很高兴！您怎么跑到这些年轻人当中来了？”拉马兹又问。

“纯属偶然。我想到餐厅去，可是不让我进，说是没座位了。这个年轻人见我犯了难，就领我上这儿来了。”

包括拉莉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在此之前谁也想不到拉马兹竟会说德语。

德国人这时则从挂在手腕上的方形小提包里取出小本和圆珠笔。拉马兹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便笑着向大家告辞：

“我们该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感谢为我们做的一切！”最后一句话是讲给列佐听的，指他的慷慨解囊。

“为什么你从来没讲过你懂德语？”出了咖啡馆后，拉莉问。

“有什么必要讲？”拉马兹这时才明白，他的德语使大家受到多大的震动。

“为什么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你懂德语？”

“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讲德语，所以谁也不知道。”

“你发现了，小伙子们全都惊呆了？”

“有什么好吃惊的！第比利斯懂德语的人多的是。”

“懂德语的人是很多，但你懂德语却谁也没料到。”

“为什么？”拉马兹站住了，含笑直视着姑娘的眼睛。

“因为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这是什么意思？”拉马兹不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来形容他这个人，不愿去纠缠拉马兹是什么人的问题。他感觉到，纠缠下去不会有任何好处。

“你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再告诉你，我还懂得英语和法语，而且说得很好。”

“是吹牛吧？！”姑娘完全给弄糊涂了。

“咱们到街上去找一个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我立刻就可以打消你的怀疑。”

“拉马兹！你在吓唬我！”

“别怕，亲爱的。小心汽车！”

一辆出租车在他们面前猛地刹住了。

“拉马兹！”车里有人叫了一声。

一个肤色黝黑、蓄着两撇小胡子的年轻人从车里钻出来，热情地抱住了拉马兹。

“听说你痊愈了。见到你非常高兴。”

这一回拉马兹可没有出洋相。他也热情地亲吻这个陌生人，还拍拍他的肩膀。

“你上哪儿？”小胡子问，并对司机说：“等一等！”回过头又对拉马兹说：“咱们再回去坐坐怎么样？好久没见了！不过，如果你有事的话，”他意味深长地瞧瞧拉莉，“那就让这个车送送你。”

“非常感谢，不过，我确实没有时间。”

“明白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小胡子讪笑道，又瞟了一眼拉莉，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10卢布的钞票扔到司机的前座上。“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谢谢！”拉马兹有点尴尬。

“你气色很好嘛。”陌生人又说。“你过来一下，只一分钟。”

他把拉马兹领到一边去，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

“我不知道会碰见你。暂时给你两千，如果你同意，其余的明天早上给你。”

拉马兹怔住了。

“收下，收下！打牌应当既赢得起，也输得起嘛！怎么样，其余的明天给你送来？”

“好吧。如果没困难，就送来吧。我现在正好很需要钱。”拉马兹说罢自己也对这番话感到吃惊。

“明天早上8点我给你打电话。你在家吗？”

“在家。不过别太晚了。”

拉马兹把钱揣到兜里，走到出租车旁，先扶拉莉上了车，然后自己才坐进去，并下意识地摸摸鼓鼓囊囊的裤兜。

“就这样飞来两千卢布！”他得意地想，并伸手搂住拉莉。

……拉马兹很晚才醒来，睁开眼睛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后来他发现桌上有两个空香槟酒瓶，才想起昨晚的事。他懒洋洋地坐起来，感到头痛得厉害。很遗憾，把拉莉放走了。桌上还放着满满一杯酒，小碟里有三块巧克力。他明白，酒是拉莉留下的。

“天哪，我喝了多少啊！”他突然想。

他爬起来，到浴室去冲了个冷水浴。痛快极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喷头下。起初冷得他直哆嗦，后来身子渐渐发热，疲倦顿消。

眼前又浮现出昨天晚上的情景。很遗憾，把拉莉放走了。

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小胡子塞给他的钱，于是飞快地擦干身子，跑到衣柜前，摸了摸裤兜。

“真的是两千卢布吗？”

他数了数。一点不差。

“打牌应当既赢得起，也输得起”——他想起了小胡子的话，心里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拉马兹过去是什么人？同谁打架来着？我的（‘我的！’）枪在哪儿？为什么拉莉说，第比利斯懂德语的人是很多，但我懂德语却谁也没料到？拉马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小胡子还欠我（‘我’）多少钱？”

7. 自己给自己送葬

拉马兹坐在书桌前。毕业论文已经写完了。确切地讲，他是重写了他过去的一篇学术著作，现在这篇著作的原件在所长的保险柜里，同《第五放射性系》放在一起。保险柜在所长的办公室里。拉马兹明白，就其科学价值来说，他这篇著作比毕业论文所要求的要高出一百倍，有这样的学术著作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所以他打算，如果学校同意的话，在1月底以前他就考完剩下三年的全部课程，然后把毕业论文答辩升格为副博士论文答辩。他坚信自己会成功，而且明白，这是他在学术上直上青云的第一步。

解释来自武仙星座上间歇性的放射性热辐射过程这篇科研著作，是科学院士达维德在一年前写成的。他没急于发表它，因为确定放射性的第五种类型这一工作已占据了它的全部精力。

“或许我没有及时发表这篇已完成的科学著作是命中注定的事？”

这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开始对哲学感兴趣了？假若有上帝存在，他肯定会彻底根绝这样的手术。要知道，大脑移植——这是最野蛮的渎神行为！

他呷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凉了，拉马兹把它吐了出来。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又重新坐到桌前，但仍没定下心来工作。

“我这是怎么啦？”

“大概是劳累过度了。一切都非常自然，有好长时间没搞科研了！”他自我安慰道。

“不，我的状况不能用疲倦来解释，我没感到一丝体力或脑力上的疲惫！”

可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不安感呢？

谁知道前面还会有多少无法预见的倒霉事在等着我呢？！

拉马兹没错。科学家的直觉往往能捕捉到那些预示着某种灾难的信号。

他走到窗前，往院子里望了一眼，试图驱散掉那些不愉快的想法。

四周都是钢筋水泥大楼的院子里停满了小汽车。

拉马兹把太阳穴贴在窗户的玻璃上。他想起了大学校长——那个又高又瘦，两鬓斑白的教授。一开始，他对拉马兹这个函授生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两周前祖拉布预先给校长打了招呼，说要让他结识这位具有非凡才智和知识的年轻人。主任医生如此夸大其词地描绘他过去的病人，以致校长认为他是个幻想家，甚至没有仔细听他的话。校长不信任的态度刺伤了祖拉布，他怒气冲冲地说：“看来您并不把我的话当真。您以为我在过分夸奖拉马兹，就像成百上千的家长吹捧自己的子女一样吗？我最好把他带来，您可以亲自和他谈谈。只要您不抱成见，我相信您会承认他的确具有罕见的智慧，并且是位极有教养的年轻人。”

校长对这番话并没有多加注意，他很了解祖拉布谈话时那种情绪激昂、用词夸张的习惯。他对医生介绍的这位函授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觉得没必要到系主任那里去弄清这位“罕见”的年轻人的表现。

终于有一天，校长接见了祖拉布和他那位过去的病人。

他站起来迎接两人，同他们握手，然后坐回到转椅上，抚摸了一下斑白的鬓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笑向拉马兹发问道：

“这么说，您就是那位旷世奇才喽？”

“我是拉马兹，”年轻人挑衅地断然答道，“拉马兹·科林捷利！”

年轻人那奇怪的、闪着怒火的目光使校长感到不知所措。

“好像我并没有说什么侮辱您的话？！”他耸耸肩，看看祖拉布，仿佛想得到他的证实。

“拉马兹没生气，”主任医生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只是过分敏感和自尊。”

校长感到扫兴，他后悔没有事先同系主任谈谈，或者查查这位学生的档案。

“这就好。”他说，声音里带着几分懊恼和尴尬。“这么说，您想一下子考完三个年级的全部课程，并在1月底进行毕业论文答辩？这会打破所有的规定和条例，你明白吗？”

“我明白。难道就没有例外吗？”

“您开始写论文了吗？”校长以问代答。

“已经写完了，尊敬的校长。”拉马兹挑衅地答道。

这不难理解。校长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他，眼看这种不信任就要转变成愤懑，年轻人的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报复欲，他决定嘲弄校长一番。

“您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好了，很好。不过请允许我不作为校长，而作为您的同事问一问，您没有导师，也没有任何帮助，您选的是什么题目呢？”

“我尽量详细地向您解释，而且我相信，我所解决的问题是您极感兴趣的。”

“这么说，您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不要求在一篇毕业论文中既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但既然您已解决了，那我当然想知道这是个什么问题？又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兴趣？”

“我现在就可以向您证明，我已经把问题完全解决了。我说我的论文会使您感兴趣，我想我没错，因为我解决了您本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讲具体一点呢？”校长好奇起来。只有锐敏的目光才能觉察出的含而不露的讽刺使他不再眯缝起眼角。他感到自己碰上了一个奇怪而桀骜不驯的家伙。

“讲具体一点？”拉马兹又恶毒地翻了翻眼睛。“讲具体一点，我故意选了一个您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我特地选了它，因为我早料到我的‘非凡才智’只会引起您的讥笑；其二，我了解您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是指对年轻的学生，而是指对年轻的同事。在学校里您扮演的是一位宽容并爱护学生的校长的角色。”

“年轻人，您不觉得您这样粗鲁放肆已经太过分了吗？”恼羞成怒的校长朝祖拉布转过头去，似乎要他替推荐来的人的没有教养的言行负责。

医生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他明白，他的参与只能使拉马兹火上浇油。

“尊敬的校长，也许我的确有些过分，不过，让我们换个好日子来谈伦理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来自武仙星座的放射性热辐射这个问题上来吧。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您的著作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始的：1971年，一个卫星记录下来来自武仙星座东部扇形面的强大的放射性辐射。一个奇怪的现象使科学家们大为吃惊：辐射突然消失了。而在中断了八个月之后，仪器又重新记下了它。由于您无法揭示辐射点围绕着什么物体在旋转，所以您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不论是您还是您那些国内外的同事都无法揭示。原因很简单，你们没有

找对路，你们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把方向搞错了，因此也就偏离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那您呢？您的探索是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呢？”

拉马兹明白，他赢了——校长全神贯注、毕恭毕敬地捕捉着他的每句话。

“您和您的同事忽视了一点：恒星上的物质都有着温度极高、并能导电的等离子体。星球开始产生热辐射时，一定有什么东西‘搅动’了它。您比我更了解，按照公认的模式，主恒星的一部分物质总要飞向中子星，在靠近它时速度会减慢，于是就促成了所谓的放射性热辐射。我发现，有一个中子星围绕武仙星旋转，周期是1.7天。”他突然住了口，审视地看了看校长，似乎想知道他的解释对这位世界知名却过于自负的学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合适的话，我准备把我的论文呈交给您。它可以帮助您详细地了解我的想法、计算和结论。”拉马兹出人意料地就此打住，并递给校长一叠放得很整齐的纸。

校长戴上眼镜。办公室里一片寂静。祖拉布朝拉马兹转过身去，他想使个眼色，用微笑向过去的病人祝贺胜利、极大的胜利。可拉马兹似乎根本没打算看他一眼，他坐在那里，像石头般一动不动，紧盯着校长。

可校长显然在拖延时间。已经是第二遍翻看这篇17页的论文了，尽管对熟悉问题的学者来说看完第一遍就该全明白了。

“您看，再复杂的问题一经合理和解释，不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吗？”

“您完全正确！”校长抬起头，摘下眼镜，看了看年轻人。“坦率地对您说，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我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里，每一项伟大的发现都被认为是非常容易和简单的，似乎它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大概正是由于这点，科学怎么也无法同艺术相比。”

“您说得对。每一项科学发现都是在没有止境的、曲曲弯弯砌阶梯上边出的新的一步。”

“太好了，我的朋友！”校长热情地叫了一声，可马上醒悟过来，涨红的脸一下子又黯淡了，他想起这不是在和与自己平级的哪位学者谈话，而是在同一个三年级的函授生讲话。“很好，年轻人，很好！祖拉布一向都不会错，您的确很有天才。我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承认，您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实验会证明您凭惊人的直感和理论上的推算所发现的中子星是存在的。论文确实非常出色，我会尽可能地提出授予您物理数学副博士称号的问题。”

“我感到很荣幸，谢尔吉先生，您给我过去的病人这样高的评价。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格鲁吉亚语和俄语外，拉马兹还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

“这是真的？”校长问拉马兹。

“您可以测验。”

“您这是干嘛！我相信，并且真诚地为我们的相识感到高兴。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很少有幸结识像您这样的天才，我看出来了，您是位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人，无疑具有从事研究工作的才能。请相信，校长是站在您一边的。欢迎您10月1日来，我们将拟定具体的考试科目表。”

校长站了起来。

祖拉布也急忙站起来，把自己的椅子挪到桌旁。

拉马兹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但就在他那懒洋洋的动作中也隐含着胜利带来的喜悦。

“我是把论文带走还是留给您？”

“当然应该带走！”校长特意把那叠纸尽量得整齐些，然后把它递给了拉马兹。

“也许最好把论文给科学院看看？没准儿在我答辩之前，也就是1月份之前会有别的什么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您说得对……”校长有些窘。“完全正确。这样吧，您最好明天就把这篇论文交到科学院办公室，我再和院长谈谈。”

“请留步，校长先生。”

“再见，校长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关照。”祖拉布喜形于色。

拉马兹飞快地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医生先走，然后把门关上，狡黠而略带几分威胁地笑着走到校长面前。

“不管怎么说，您那时的做法是错误的，尊敬的校长！”

“您指什么？”后者没有明白。

“您提议作科学院士达维德的合著者，这样做是不对的。”

校长面色煞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了椅子上。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合著者？”

“您非常明白，校长先生！您提议作达维德关于发现第五放射性系的这部著作的合著者，答应为它争取到国家奖金。您想不想让我准确地指出您这个当合著者的美妙建议是在哪里提出的？是在莫斯科的例会上，在会议厅的小卖部里您请您的老同事达维德喝菠萝汁的时候。您记得达维德是怎么回答您的吗？”

校长呆呆地盯着这个肆无忌惮的人，不知这个年轻人还会从哪儿袭击他的头部。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校长那低沉的声音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关于合著的建议不是突然提出的，两天以前您就作好了准备。记得吗，你们曾经到库图佐夫大街科学院士谢尔盖耶夫家中作客，您想向达维德显示您和这些著名学者的亲密关系。物理和天文学领域的国家奖金都要取决于这些人。我还知道，当时电梯停开了。爬上四层后，您在按门铃之前先喘了喘气，您对达维德说您不想气喘吁吁地进屋，其实是在偷偷地检查放在口袋里的一瓶“沙涅利”牌香水，那是准备送给女主人的。

“您是什么人？”校长的声音都嘶哑了。

“您大概还记得，当时酷热难当，您的领带是松开的。您喘了口气，把领带紧了紧，按了门铃。门铃没响，你俩明白，停电了，所以电梯才没开。您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在门还没有打开之前就已经毕恭毕敬地俯下了身子。”

“就算达维德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也不会如此详尽吧？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一切似的。”校长心里想，眼睛都瞪圆了。

“您想想，刚才您是带着怎样一种讥讽的笑容漫不经心地问：‘这么说，您就是那位旷世稀才啰？’所以我就想向您证明我确实无所不知，知道您生活中那些连您自己也无法想象的事情。不过我们到此为止。我想告诉您，达维德没能证明有第五放射性系的存在，尽管直觉给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那起不幸事件，他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显然您知道，他得了脑溢血，这是绝症。但我发现了第五放射性系。我的论文已经写好，只待发表了。在这之前您必须把我的事办好。如果您能关照一下，使我在1月份答辩时能获

得副博士学位，那我就接受您曾向科学院士达维德提出的建议。请相信，我不会骗您，也不只还一杯菠萝汁的情。您是了解的，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国家奖金意味着许多东西！再见，校长先生！”

关门声像是突发的枪响，使校长哆嗦了一下。他不记得自己埋头想了多长时间，后来他突然精神大振，立即通过对讲机唤来了主管函授部的副校长。

“您有事吗，谢尔吉先生？”

“请把函授部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拉马兹的全部档案给我送来！”

十分钟后副校长拿着一叠材料走进了办公室。

“您本人认识这位年轻人吗？”

“认识。”

“您认为他怎么样？”

“2分生的最末一名、懒汉。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学生了，差点没上民警局的花名册。”

“胡说八道！”校长愤怒地叫喊道。

副校长不知所措了，不明白为什么惹火了上司。

“您是搞错了吧？我问的是拉马兹·科林捷利的情况。”

“我向您汇报的正是他的情况。这个坏小子的事已经两次在同志审判会__84_1上提出来了。”

“我的上帝！”校长呻吟起来。

“无赖、坏小子、同志审判会、懒汉、2分生。既然这样，他那些惊人的物理和天文方面的知识又从何而来呢？他又怎么可能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怎么会懂得几门外语呢？”

惊慌失措的副校长动都不敢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可以走了吗？”最后他毕恭毕敬地问了一句。

校长点了点头。

副校长松了一口气，小心地站起身来。

“转告秘书，请她给我叫辆车并打个电话给部里，说我不能出席会议了，有些不舒服！”校长冲着正蹑手蹑脚地往外走的副校长吼道。

院子里响起了“日古利”起动的声音。拉马兹从回忆中醒过来，离开窗户，坐回到椅子上。

为什么心脏的负荷那么沉重呢？

这里面有其种熟悉的东西。他明白，他的肌体接收到了灾祸的信号。信号断断续续地传来，每一次冲击都像微小的子弹穿透他的心。

屋间里突然暗了下来。

拉马兹吃惊地望望窗外。

褪尽了蓝色的天空闪着黑幽幽的光。

拉马兹朝放在书桌上的表奔去。早上8点整。黑暗没有消散。街上杳无人迹。

他急忙打开收音机。

播音员的声音使他感到几分安慰。他明白，城市里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去。收音机里正在播送新闻。后来，播音员的声音戛然而止。

拉马兹觉得寂静仿佛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著名的格鲁吉亚学者……”播音员的声音突然重新响起，“苏联科学院院士、国外许多科学院的名誉院士、格鲁吉亚科学院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达维德·格奥尔加泽在长期重病后，于昨晚 10 点去世……”

拉马兹从椅子上滑下来，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苏醒过来后，他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他坐起来，然后慢慢站起来，勉强走到床前，一头倒在床上。镜子里反映着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街上像平常一样响着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刹车时的吱吱声和孩子们的喧闹声。收音机里正在转播小提琴该奏会。

拉马兹急忙走到电话前，给祖拉布打了个电话。

主任医生马上拿起了听筒。根据拉马兹那惊慌得已变了调的声音，医生明白，他过去的病人已经知道了达维德的死讯。

“您已经听到了？”他精神抖擞，甚至有几分高兴地问。

“您还觉得好笑吗？”拉马兹从牙缝里悻悻地挤出一句话来。

“我们干嘛要悲伤呢？”祖拉布毫不让步。“的确，您过了几天不舒服的日子，但曾经是你的那个躯体再也不会医院里苟且偷生了，您可以一劳永逸地安下心来。”

“我又一次确信，医生都是没心肝的！”

“好吧，就算是这样，我不和您争了。给您提个建议：不要对院士的死耿耿于怀，别读报。如果您感觉自己身体不好或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告诉我，我会像往常一样立即召集碰头会，过两小时就来看望您。”

“没必要。这段时间您让我安静一下。如果需要，我自己会打电话。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四天后，星期四。”

“再见！”

拉马兹放下听筒，俯身倒在床上。

星期四。

拉马兹还没有起床就给主任医生挂了个电话，用命令的口吻叫他马上来，然后放下电话，盯着天花板。只是在这时候他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松快。痛苦结束了。

门铃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起初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门铃又响了一次。

“这么快？”拉马兹很惊讶。“也许是我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

他懒洋洋爬起来，不慌不忙地打开门，甚至看也不看站在门口的人就转过了身。

“根据您的目光我看出来，院士的死对您影响很大。”祖拉布说着进了屋。

“您觉得这不自然吗？”拉马兹给客人端了一张椅子。

“怎么对您说呢？”医生用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这种激动是很自然的，但不是对您这样的人。”

“这怎么理解？”

“很简单！您是一个著名的研究者和理论家。您的智慧是用来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您的脑子里不止一次地产生过大胆的、富有创见性的猜想，您的才能足以涵盖几百万光年的空间，深入到物质的本源。您从心理上已经为出人意外的创世纪发明作好了准备。所以我认为，手术后五个月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由于您的变化而造成的易激动的精神状态。现在，您过去的躯体已经与世长辞，您应该在 20 天内摆脱一切心理创伤，这不是困难的事。”

主任医生看也不看拉马兹，一口气发表完这段高论。他为自己的口才陶醉了。

拉马兹带着一丝讥讽的笑注视着主任医生，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学者，特别是医生，总喜欢装腔作势。

主任医生从拉马兹的嘴角看出了这种讥讽的笑，但他连眼睛也没眨一下，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今天，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我将和您在一起。不是因为您可能出什么事，我只是想当一个历史性事件的见证人。如果我说我有这个权利，您大概不会认为我在自吹吧？因为我正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划时代实验的主持者。”

讲完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后，主任医生马上明白，拉马兹一个字也不会说。为了不致陷入尴尬的、令人感到压抑的沉默中，他站了起来：

“5点钟出殡，我们4点钟来接您，请您在我们来以前做好准备。”

达维德院士的遗体安放在研究所门厅里的两很大理石圆柱前。圆柱后面的墙壁镶着黑色的丝绒，上面挂着达维德院士的巨幅画像。那是一位著名画家按照达维德的照片绘成的。画像下方别着两朵白色的石竹花。两道楼梯之间的平台上放着一架麦克风，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们列队站在它的后面。

通向二楼的楼梯上站满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遗体右边是给亲属们留的地方。院士的遗孀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其余的妇女坐在她后面，男人们则站在她们后面。

还在车里时拉马兹就请求主任医生进门后别管他，让他单独活动。祖拉布表示同意，说倒是没什么危险，但为防万一，还是别走远了，待会儿还要乘他的车一起到墓地去。

研究所门前挤满了人。前来同院士遗体告别的人排了足有50米长，几乎一半的人都同祖拉布打招呼，并带着惊讶的神情看着拉马兹，似乎想问，这是主任医生的哪位亲戚，他们怎么从未见过。

拉马兹决定悄悄离开自己的监护人。祖拉布洋洋得意的样子使他非常生气，他第一次希望逃离祖拉布的监护单独呆一会儿。

正忙于握手的祖拉布没能立刻发现拉马兹走开了，当他转过身来时，拉马兹离开他已有十步远了。

拉马兹做了个手势让祖拉布放心。

他走进了门厅，还没来得及清醒过来，便已经站在了院士夫人的面前。痛苦已极的安娜像一具木乃伊，脸颊塌陷，长时间的哭泣已使她泪水枯竭，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呆呆地望着丈夫蜡样的脸。

院士的许多亲戚拉马兹都不认识，即使认识谁，他也是无动于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后来他离开人群，站在楼梯旁。周围都是熟人、朋友和同事，他明白不能同他们打招呼，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几个过去非常要好的人点点头，那些人甚至窘住了，不明白这位年轻人是谁，为什么也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拉马兹很快便头昏脑胀起来。他仔细搜寻了一遍，看看院士的儿子是否藏在什么地方，尤其注意地看了看戴墨镜的人，但谁也不像达托。

“他还活着吗？”

四周的人忧伤地回忆起院士，尽管谁也没有表露出特别的哀恸，但所有的人都对死者表现出敬意，没有一句不逊之词。

格鲁吉亚的民间音乐替换了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又替换了民间音乐，而人流依然不断。

差 10 分钟 5 点时，门厅里不让进人了。

拉马兹把目光转向治丧委员会成员站的地方。他知道，政府成员、科学院院长和治丧委员会的名誉委员们马上就到了。果然，他站在楼梯上第一个看见了科学院院长那透过稀疏的头发闪闪发亮的秃顶。这个人就是达维德治丧委员会主席。然后他又从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中认出了莫斯科的教授们——谢尔盖·奥尔洛夫和米哈伊尔·魏因施泰因，其他的人他不认识。

所有这些都站在棺木旁。科学院院长走到麦克风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不知朝谁挥了挥手。

音乐声顿时停止了。

院长清了清嗓子，并不急于开始讲话，他非常安详地看了看门厅里喧哗着的人群，等着大家完全安静下来。最后，每个人都找到了可以看见麦克风和治丧委员会成员的地方。于是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天体物理研究所宽大、豪华的门厅。

院长讲得很慢，很清楚。他的用词平淡而刻板。这样的话，已故的院士自己就说过许多，也从别人那里听过许多。但没什么可挑剔的，院长几乎列数了达维德的全部学术成就，在格鲁吉亚民众多的优秀儿子中给了他一个公正的位置。

最后他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并请下一位演说者发言。

在短暂的休息时换了仪仗队。

拉马兹突然感到脑勺后有一道灼人的目光，他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只见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皮肤黝黑、眉毛浓密的高个子年轻人，正半张着嘴凝视着他。

陌生人的目光使拉马兹感到慌乱，他急忙转过头来，但陌生人的目光依旧烤得后脑勺发痛。

麦克风前又换了人。现在发言的是研究所的副所长奥塔尔。他面色苍白，讲话结结巴巴、声音发颤。

“难道他将接替达维德院士出任所长？”拉马兹不快地摇摇头。他明白，这个 20 年前由达维德苦心创办起来，以后又不断得巩固，已成为饮誉世界的科研中心的研究所，从现在起便要开台走下坡路，最后变成一个普通的地方科研机构。

后脑勺又被两道锐利的目光盯得发痛。

拉马兹控制住自己，竭力不往后看。但眼前仍然浮现着那个陌生人颀长的身躯、油黑的头发、浓密的眉毛和不讨人喜欢的圆眼睛。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双眼睛？”拉马兹试图回忆起来。“见过，确实见过。”

拉马兹甚至没听见，已宣布大会结束了。

不知什么时候祖拉布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

当祖拉布把手放在他肩上时，他像触了电似的哆嗦了一下。

“我们走吧！”医生低声说了一句。

只是在这时候，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才像一团黑雾似的飘进了拉马兹的耳朵里。他默默地跟着祖拉布往外走，几分钟后便来到了街上。

去到墓地的人不足参加追悼会人数的五分之一，但墓地上仍有不少人。

追悼会在这里继续进行。

拉马兹站在远处，听不见演讲者的声音。他对这些演讲毫无兴趣。祖拉

布靠在离他两三步远的一株树上。

“我恳求您让我一个人呆着，别老跟着我。”拉马兹忿忿地说。

医生冷笑了一声，便转身朝墓地出口走去。

“还有，”拉马兹的话止住了医生的脚步，“我是世界上唯一来自两个娘胎的人，所以我需要您付出两倍的施舍。请您从今天起记住这一点。”

祖拉布一声不吭。他愤怒地冲着年轻人的脊背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匆匆朝汽车走去。

人群开始散了。最后墓地上只留下几位亲戚和掘墓工。

拉马兹依旧远远地站着。待所有人都离去以后，他才步履沉重地朝坟墓走去。他站下来，带着一丝忧伤的笑容凝视着堆成山的鲜花。这笑容里包含着多少东西啊！

他突然想起了他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死死盯着他的黑发年轻人。那是他第一次上街时，在《东方曙光报》编辑部大楼前。

8. 落入黑社会

拉马兹仰面躺着，拉莉的头依偎在年轻人宽阔的胸脯上。两人在睡觉。屋里的寂静被一阵电话铃声打破。

拉莉睁开眼睛。拉马兹睡得死死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办。她不想去接电话。她看看表：

12 点整。

“谁半夜三更还打电话来？”

铃声还在响。

拉马兹闭着眼把右手伸向放在床头地板上的电话。

“喂！”他气恼地对着话筒说。他明白，正经人是不会半夜三更来电话的。

“你好！”

“你好！”

“您是哪位？”

“我知道你和拉莉在一起，但事不宜迟，我们必须见一面。”

“请问您是谁？”

“我是索索。你最好让拉莉回家去。”

“哪个索索？”

“见面就知道了。我 12 点半来。”

“好吧。12 点半我在下面等你。”种种猜测使拉马兹心猿意乱。他不满地摇摇头，把话筒放回去，问拉莉：“几点了？”

“12 点过了。谁来的电话？”

“起来，穿上衣服，你该回家了。我不能送你，我要办件事。”

“半夜三更我一个人走？”姑娘责问道。

“这又不是头一回！”

“这是什么腔调？”拉莉生气了。

“得了，得了，请原谅！你知道我不愿意多啰嗦，穿上衣服。快走吧！”俩人都站了起来。

“原谅我。明天早上我给你去电话，向你解释一切。”

拉马兹在门口吻了吻拉莉的脖子，很快关上门，然后立即向朝临街的窗口跑去。

楼下空无一人。在汽车到达之前他不愿下去等那个从未照过面的什么索索。

拉莉出现在大街上。在夜间的寂静中，她那双高跟鞋的响声一直传到了四楼。他的神经又受不住了，直到拉莉的身影消失后才平静下来。这时他突然发现，拉莉已使他感到腻烦了。不仅腻烦，她那张似乎漂亮却缺少智慧、有些发呆的脸还非常刺激神经。

突然，一辆灰色的“日古利”停在了楼门前。

“是他？”拉马兹问自己。

没看见有人从车里出来。

“就是他！”拉马兹肯定地判断道。他猛地转过身，走进盥洗间，收拾停当后才往楼下走去。他不愿慌手慌脚，从而显出自己的紧张。

出门后，他没有马上朝汽车走去，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慢悠悠

地点燃，然后才懒洋洋地走到“日古利”旁边。

车里面的人打开了车门。

“上车。”

拉马兹眼也没眨一下，毫不犹豫地坐了进去。

陌生人发动了马达，汽车猛地急驶而去。

“不心疼车胎吗？”拉马兹故意漫不经心地问。

“你什么时候变得节俭了？”

汽车里很暗，拉马兹无法看清开车人的面孔。从侧面看很熟悉，但他回忆不起这个人可能是谁，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从哪儿打听到了他。陌生人的声音也帮不上忙。

“有意思，他是谁呢？他多大了？看来有二十七、八岁。”

“您是索索？”拉马兹不允许自己对陌生人的“你”相称。

“怎么，认不出来了？”

“认不出来了。”拉马兹把烟头扔出窗外，好像顺便说说似的又补充了一句：“我可是完全丧失了记忆！”

索索停下幸，熄了马达，打开车门，一道光亮射进了车里。

拉马兹吃惊得差点没叫出声来，仿佛又被那两道锐利的目光烧得发痛。

“是您？”

“认出来了，感谢上帝！不过你不必称我‘您’。”

“不，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是认出了那个在达维德院士的追悼会上盯着我的人。”

“拉马兹，你真的没有认出我？”索索非常惊异，也不掩饰这点。

“不。”

“好吧，到我家去吧。”

索索住在四层楼上。走到三层的楼梯口时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坚固的白色铁门上有三把锁，两盏日光灯把楼道照得通明。“约·沙杜里”——拉马兹从挂在门口的铜牌上读到这么几个字。现在他知道了陌生人的真实姓名——约瑟夫·沙杜里。紧张转为好奇。拉马兹感到，再过几分钟，他就会弄清过去的拉马兹·科林捷利究竟是什么人了。

“坐到那儿去！”索索指给客人一张椅子。

索索的房间很豪华，布置得很别致。拉马兹细心地四下打量，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他很少看到富丽堂皇的房间还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索索的外貌与这套豪华精美的住宅也不相称。他眉毛浓密，长着一对深陷下去的圆眼睛和一张防弹额头_97_1。

“喝一点怎么样？”

“值得吗？”

“我们有多少日子没见了，那件事以后已过去了7个多月”不想互相祝福一下吗？”

“什么事以后？”拉马兹心里想。“看来他指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必问他，”他暗自决定，“他自己会讲出来的。”

索索用审视的目光久久地看着客人，然后转身走进厨房，打开了冰箱。

拉马兹的注意力转向了墙上的双面壁毯。

索索很快便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盘香肠和一个浅底的柳编筐，里面除了面包外，还有碟子、刀子、叉子、一听已经打开的鱼子酱罐头。

“我不会干家务。”沙杜里说着把筐子推到客人面前。

拉马兹自己动手拿了刀和叉。

“你没有黄油吗？”

“这就去拿。”索索说完又去了厨房。

拉马兹又看了看壁毯，那是一幅用深蓝色的粗线曲曲弯弯织出来的斯万_98_1 风景，非常惹人注目。

索索一回到房间就发现了拉马兹的兴趣所在。

“难道你没认出这张壁毯？记得你是多么喜欢它吗？”

“是的，我是想起点什么。”拉马兹犹豫地嘟囔了一句，直觉暗示他，是到了该“想起”点什么的时候了。“只是……”他投讲完便皱起了眉头。

“‘只是’什么？”

“只是我记得它不是挂在这面墙上的。”

拉马兹这回可是一枪中的。

“这不，你已经想起来了。原来它挂在我书房的墙上，五个月前移到了这里。”索索非常高兴。

“书房？”拉马兹暗自好笑：这个长着防弹额头的蠢货要书房来干嘛？

“是的，我记起来了，像作梦一样。”他沉默片刻后说。

“好吧，请到书房去。我想那些熟悉的东西能帮助你想起我们之间的老交情。”

“交情？”拉马兹一面想，一面慢慢地站起身来。

书房也布置得很有特点，只是那些藏书让人一看就明白书的主人是什么货色。

“到这儿来，一切都准备好了！”传来索索的声音。

拉马兹回到餐厅，坐在圈椅上，拿起主人准备好的面包片。索索把杯子斟上酒。

“你大概还记得，我不爱致祝酒词，但还是想说一句：为你的得救干杯！”

“干杯！”拉马兹和索索碰了杯，一口气把酒干了。

“说实话，你真的认不出我了？”索索问道，未等回答，又去厨房拿来一瓶酒，尽管原来的瓶里还剩有不少。

“别开盖，我喝不了那么多。别忘了，我刚出院不久。”

“你真的认不出我了？”索索又问了一遍。

“尽管从你的声音中我能捕捉到熟悉的语调，但你的模样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了。”

“你完全丧失了记忆？”

“完全。”拉马兹手里转动着杯子，漫不经心地答道。

“很想知道这位索索同志到底多大岁数了？也许已经 30 岁？”他心里想。

“咱们的行话也忘了吗？”

“行话？”拉马兹不知所措。“你看，也忘了！”

索索把杯子斟满，又把另一瓶酒开了盖。

“我说过别开了。”

“你还是想不起我吗？”索索还不死心。

拉马兹专注地看着他。

他决定冒一次险：

“我的手枪在哪儿？”

索索眉开眼笑。拉马兹明白他又中了十环。

“记起来啦？”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丢了。我在家里找到子弹后，苦思冥想了很久，显然，我曾经有一支枪。即使现在，也好像存一道汽车的灯光在雾中游移，眼看就要照亮我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了。好像……”

沉默。

“好像……不，我什么也看不见！”拉马兹沮丧地晃了晃脑袋。“手枪在你那儿吗？”

索索站起来，走进了卧室。拉马兹目送着他，暗自为这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而感到高兴。

“如果他自己不讲，就要激他尽可能多说出一一些。”拉马兹决定。

两分钟后索索回来了，把一支手枪放在了客人面前。

拉马兹默默地打量了一会儿这支镀铬的“TT”式手枪，然后小心地把它拿起来。

“上了子弹的。把弹夹取下来！”

拉马兹卸弹夹的动作非常在行，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真的不记得吗？”

“不记得了。这些‘记得吗，记得吗’简直快让我心肌梗塞了！”拉马兹火了。“我骗你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你已不记得，又何必让你回忆起它们呢？

”

“我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你的谈话中我弄清了一点：我一定出过什么大事。也许你的叙述能使我想起比这更多的东西。”

索索怀疑地看看他的眼睛。

“值得想起吗？”

“不仅值得，而且必须！”

索索站起来，拿起手枪朝卧室走去。

“你不把它还给我吗？”当索索又重新坐到桌旁并往杯里倒满酒时，拉马兹问。

“我另外给你搞一支。把藏起来的子弹处理掉——扔掉或是交给我。民警局当然知道手枪的型号，如果事情败露，他们在搜查时找到子弹，我们都会完蛋。”

“那为什么你自己要把枪藏在家里？如果我们出了事，难道他们就不搜你的房间吗？”

“我把它藏在一个朋友的汽车库里。今天我把它拿来是出于对你的尊重。有一个人答应用‘瓦尔特’__101_1和我交换，明天我就能拿到。”

“我想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拉马兹几乎带着命令的口吻再次说。

“如果你假装不知道，就让上帝保佑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我再说一遍，那就别问了。不愉快的事忘得越干净越好。只需记住一点——你应该更有自制力一些。开枪容易，销毁罪证可就难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拉马兹快发火了。

“既然你这样一再坚持，那我就告诉你。我们撬开了第7建筑托拉斯的保险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可不知为什么一个警报器响了。看来踩道儿的_101_2不知道有这玩意儿。我们切断和关闭了余下的警报器。如果你还记得，收款处在二楼。我们从窗户爬了进去，很自然，事后后我们还想利用这种方式离开。我们本来已经很安全了，可一个门卫朝我们追来。你转身开了三枪，门卫倒在了走廊上。我再说一遍，我们已经没危险了，没必要打死他。后来知道，他当时还活着，受了一个月罪，一直没苏醒过来，后来死了。我们很走运。你的手太快。连发三枪，这算什么。习惯？！以后你最好别带武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你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后来呢？”

“第二天你去上班。也许你已不记得了，你当时在工具厂工作。头天晚上你整夜没睡好觉，显然是由于开枪打死人这件事使你受到刺激。天车工给你发了信号，可你什么也没有听见。你当时一定心不在焉，好像是故意往吊钩上撞……晚上你没到约定的地点去。我们便去了你家，得知你受了伤，便驱车前往医院。没听到什么好消息。他们告诉我能救活你，但你再不会有思考能力了。”

索索站起身，又走进了卧室。

拉马兹差点没晕过去。

“我的上帝！我竟卷进了这样的事件！我是什么人？是土匪杀人犯、强盗、小偷？谁知道还干了些什么好事……”

索索从卧室里拿来一个棕色的皮挎包。

“这里面有17扎。”

“17万卢布？”拉马兹暗自吃惊。

索索把包递给客人。拉马兹仰靠在椅背上，手里转动着香烟。一动不动，眼睛则一直盯着索索。

“这些钱一直给你保存着。有好几次手头很紧，可我们一个子儿也没动过。”

索索明白，拉马兹不打算接过挎包，于是把它放在客人面前，自己则坐在了圈椅上。

“难道他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索索开始怀疑了。“也许他想摆脱我们？也许害怕事情暴露，想洗手不干了？”

“为什么你跟踪了我两个月？”拉马兹突然问，眼睛直视着索索。

“为什么？”索索耸了耸肩。“格鲁吉亚有句谚语：小心谨慎，不会得病。”

“嗨，你居然还知道谚语！”

“看来你真是忘了，我最受不了这样的玩笑！”索索突然发火“我大概性急了点。”拉马兹心里想。

“你康复之后，有几次我特地到你要经过的路上去等你，你没认出我。我知道你失去了记忆。但有一点使我不解：有些事你记得，而有些事你却忘得一干二净。”

“难道你至今还怀疑你所得到的情报的真实性？”拉马兹不经心地把烟蒂往烟灰缸里一扔，挑衅地把烟雾喷在主人脸上。

伏特加酒使他的头脑变得晕晕乎乎。他凭直觉猜到，这个索索显然是个头目。

索索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不想使气氛紧张化，他知道还有许多事情尚待澄清和磋商。

“你无法想象，当你躺在医院里时我有多么紧张。你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下即使不会说出一切，但只要泄露出一点点事，民警局就会让我们全完蛋。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后来我知道你失去了记忆。你有好几次没认出我来。我跟踪了你两个月，对你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想代个合适的时间跟你谈谈。”索索点上了一支烟。

“瞧瞧，这个长着防弹额头的人讲得多么清楚，多么合乎逻辑！”拉马兹打心眼里折服了。

“你为什么参加院士的葬礼呢？”索索换了话题。“怎么为什么？你又没得健忘症。我是学物理的，并且还是学天体物理的。我去参加一位同行的葬礼有什么奇怪的呢？”

“同行！”索索哼了一声。“我看你是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拉马兹吃了一惊，后来才明白，是“同行”一词用得合适。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只是当我发现你在那儿时，感到很奇怪。”

“我总还是学物理的。你怎么会去了那儿呢？”

“我并不想去，只是在跟踪你。我甚至无法想象你竟然会去参加什么达维德的葬礼。”

“向知名学者达维德·格奥尔加泽表示应有的尊重，只不过是履行公民的义务。”

“公民的义务！”索索又讥讽地哼了一声。“这种话居然出自你拉马兹·科林捷利之口，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丧失记忆之前你可不会说这种话，‘公民的义务’从来不会使你挂心。

据我所知，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院士，你从没提起过他的名字。看来医院不仅治好了你的病，不仅恢复了你大脑的功能，而且还把你脑子里的一些锈蚀了的零件洗了洗。”

“你在挖苦我？”拉马兹恼怒地望着索索那坚硬无比的前额。

“哪儿的话！一般来讲我对一切进步都是欢迎的。我不懂医学，但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我已对你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你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突然那样热心地履行起公民义务来了！以前你脑子里可从来没有过这类想法！”

“我也感到奇怪，而且很激动。”拉马兹假装满不在乎地说，尽管索索几乎把他逼进了死胡同。

“可你到底没记起我来。也许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值得你记起来。”

索索冷冰冰的语调使拉马兹感到不快。

“有什么办法呢？记不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我不会对你撒谎！当我看着你，听着你的声音时，我觉得似乎很久以前在梦里见过你。”

“我很高兴相信这话。但还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我愿意相信，因为干我们这个买卖需要坦诚相见。”

“怎么，我不坦诚吗？”他故作天真地问，并朝索索豪爽地一挥手，意思是再来一杯。“我的记忆部分恢复，部分丧失，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忘记

对一个人有害的、不能引发积极情感的东西，也许这就是肌体的特性，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我带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讨论医学问题。很遗憾，在你受伤之前就已经证实，你对那些曾全力拯救过你的朋友并不是真诚相待的。”

“具体一点？”拉马兹真的生起气来。当他意识到这点时，差有没笑出来。

“具体一点？我这就向你解释。”索索倒满了一杯酒。“你从来也没告诉我们，你精通德语，有人向我反映说你还会讲英语和法语。这居然是你，是你这个连格鲁吉亚语都没学好的人。这是一件事。第二，使我生疑的是，你在记忆中准确地恢复了外语知识，却想不起曾向守卫开了三枪。”

拉马兹拿起酒杯，既不急于喝，也不急于回答索索的问题。

一阵沉默。

索索明白，他的问题将了拉马兹一军，心里感到很得意。

“他会如何回答，如何应付呢？难道这些年他一直在玩游戏，向我们隐瞒他的知识和才华？如果我猜对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要乔装成一个胡作非为的人呢？”

索索发现拉马兹眯缝起了眼睛，心想：

“看他怎么说，怎么摆脱这个困境？”

但拉马兹马上又睁开了眼睛。

“对不知道你的怀疑从何而来。”他突然果断而坚决地说，眼也不眨地看着索索，仿佛想看穿那个防弹额头后面的脑子里还会生出什么念头。“但你记住，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讨论这个问题，以后你从我这儿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我说的一切，信不信由你。我明白，我的外语知识最使你感到怀疑。顺便说说，最亲爱的索索，感到怀疑的不止你一个人。几个月来我已多次听到这样的看法。也许背着我说得更多。要知道，人的脑子是由成百万，甚至上亿的细胞组成的。看来，我的脑细胞经过治疗后绝大部分恢复了功能，而记录着你和你同伙的情况的那部分却萎缩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命运的安排！”

“你在嘲笑我们？”

“我根本没想嘲笑谁。我只是想把问题如实地讲清楚。为了避免以后又使你们感到突然，我再补充一点，我的钢琴也弹得很好。这是你和你那些我已经忘掉他们名字的朋友们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的原因很简单：我从来没有当你们的面弹过钢琴。”

拉马兹感到恐惧已经过去，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心里好象轻松了一点。他对自己那不容反驳、略带讥讽的语调感到满意。他把手伸向那个装着17万卢布的挎包，举起它，仿佛在向主人表明，他要拿走属于他的东西。

“假如现在不是深更半夜，我会向你显示一下我的演奏艺术。简单地说，如有机会我会弹弹钢琴的。”

他觉得自己的表现既得体又勇敢。勇敢得近乎无礼。

索索是一个既不轻易相信别人，也不轻易承认失败的人。

疑问仍在困扰着他。“难道这个人真是拉马兹？”一个念头产生了。但他又懊恼地驱走了它：

“还可能是谁呢？和拉马兹外貌相似的人？孪生兄弟？我们把真正的拉马兹送进了医院，而他就是从医院里出来的。”

“出院的真是拉马兹吗？”疑团又重新产生了。“他出院时我并不在场。从朋友那里得知他的一些奇怪的变化和天才的外语知识后，我决定暂时不和他见面，想把一切都弄清楚后再说。你真是拉马兹吗？”

“当然是拉马兹。”他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怀疑。

“他在我们面前从来就是一个有些愚钝、令人腻烦和无可救药的小伙子。难道整整三年他都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如果真的如此，那他用意何在？他想干什么呢？”

有一点很清楚——需要提防拉马兹，不能信任他。

“今天就到这儿！”索索突然下了决心。“下次有机会再深入摸一下情况。等他和弟兄们见面时再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

“我并没作任何结论，一切还刚刚开始。”他表示和解地说。并打了一个响指。

拉马兹明白，这是索索在向什么人发暗号。果然，从卧室里出来两个人：一个年轻的，22岁左右，另一个有40岁，也许50岁。

拉马兹感到慌乱和愤怒。索索的做法在他看来简直是出卖。但他明白，不值得计较，他还要通过一次考试。

他若无其事地打量着来人。年轻的不像是第比利斯人，可能来自格鲁吉亚南部；另一个是典型的城里人。看得出，年轻的还没有闻过火药味，但那个中年人的样子可以使人准确无误地判定他有多么冷酷和残忍。

不知为什么，拉马兹想从中年人的脸上找出伤疤。

但没找到。

拉马兹怕流露出自己的不安，所以不准备马上开口。他重新靠在椅背上，随手把挎包放在桌上，然后沉着地问：

“他们在你的卧室里囚居很久了吧？”

“我给他们准备了好玩意儿，不会寂寞的。”这就叫信任！”拉马兹镇静、果敢而意味深长地看了索索一眼。

他明白，指望这些人发善心是不可能的。

“你还认识弟兄们吧？”索索问道。

“我认为你看得很清楚，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诺达尔和谢尔戈？”

“谢尔戈·哈扎拉泽！”索索向他介绍那位中年人，照拉马兹的想法，这个人脸上配一块伤疤最合适不过了。“诺达尔·米米诺什维利。”

他们谁也没点头，一动不动地立在门旁。

“如果愿意，回屋里去吧！”索索以首领的口吻命令道。

两人转身进了卧室。

“该把他们留下。为什么你要撵他们？”

拉马兹有意用了“撵”这个词，让索索明白他的首领地位得到了承认。

“他们在哪儿呆着都一样。”索索坐下来，专注地看着拉马兹。他决定使谈话多一些真诚和亲切。“我不愿让我们的友谊和交易一去不返。如果那次行动没有死人，你可以从此洗手不干。但死了人。我不知道你的受伤和失去记忆能在法庭上帮你多大的忙，可我知道什么在威胁着其余的人。所以明天我们必须生死与共。何况还是你开的枪。我们要负同样的责任。你太性急了。根本不需要开枪，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为这三枪大家跟着你倒霉。我们很走运，守卫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我知道我的话不中听，但事实如此。”

拉马兹终于确信他已无法摆脱索索和他的那些朋友了，于是他果断地问：

“你要我干什么？”

索索轻松地吁了口气。拉马兹的紧张情绪也消除了。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即将与索索一伙人合干那种勾当一点也不感到害怕，相反，还怀着一种特殊的兴趣。

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相信，主任医生完全错了。人不仅仅是一个大脑。

到底发生什么事？是大脑对拉马兹的基因产生了影响，或者相反，拉马兹的基因改变了达维德的本性？也许不是理智和教育，而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内在脉冲在操纵着人的行动，强迫他去干他明知是犯法的事？

拉马兹悻悻地盯着索索突然想：

“有趣，什么口径的子弹才能在这个防弹额头上打出一个洞呢？”

9. 大显身手

灰色的“日古利”车上坐着两个人——拉马兹和索索。他们有与拉多日街平行的霍布斯街街角停了几分钟。按预定计划，他们于凌晨8点55分准时到达了约定地点。谢尔戈开的“卡马”车应于两三分钟后到达。

拉马兹擦了擦汗。

“难道我紧张了？如果紧张，为什么又感到轻松自在呢？”

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将开始的冒险行动给他带来的是真正的快乐。

突然传来“卡马”车的马达声。

过了两个街口后，他们驶上了拉多日街。尽管街灯很暗，拉马兹还是远远地就看见了诺达尔发出的信号——一切正常。他猜不自禁地伸手去掏枪。

“小心点！别像上次那样冒冒失失地开枪！”索索不大放心地小声警告他。

“别怕！这是以防万一。我相信今天没有开枪的必要。”拉马兹悄声说。一切在几天前就计划好了。

有一次，索索停下车去买烟。回来后发现车里坐着一个陌生人，年龄在20—22岁之间，瘦瘦的，面孔不太讨人喜欢。

“我叫罗伯特！”他自我介绍道。

“找我干什么？”

“想给你介绍一桩买卖。”

“你？”索索用嘲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个营养不良、面色苍白、眼珠子老是骨碌碌转的年轻人。

“是的。我！”

“你是谁？我连认都不认识你！”

“你怎么会认识我，我是商店里的。”

“什么商店？”索索开始感兴趣了，他凭直觉感到其中没有什么圈套。

“拉多日街上的‘无线电技术商店’。今天店里从日本进了一批录像机和最新型的手提式录音机。”

索索全明白了。

“啊，别人对我说起过你。你知道我住哪儿吗？”

“知道。我早就注意你了。有两次想给你介绍买卖，但又不敢。”

“晚上8点来，尽量别让人看见你。”

8点整，罗伯特坐在了索索的餐厅里。

索索蜷腿坐在对面墙边的一张沙发椅上。他一边吸烟，一边注意观察这个面色苍白、眼珠子骨碌碌转的年轻人。

诺达尔和谢尔戈坐在稍远处的椅子上。

“干这事需要什么？”索索问。

“大卡车。”罗伯特答道。

“用来干嘛？”只有索索在提问。

“只能有一种办法——用卡车将橱窗玻璃撞碎。”

“难道不能用石头砸破橱窗吗？”

“石头只能砸坏玻璃，可它后面有铁制的百叶窗。”

“明白了。”

索索看了看同伴，他们谁也不吭声。

诺达尔不具备丰富的想象力，但却是一个理想的计划执行者。他具有铁一般的意志，绝不贪生怕死，而且能记住最微不足道的细节。所以他从不参与拟定计划，但在行动时常常会对制订好的计划作出重要的修正。

谢尔戈则不作任何干预。他从不认真了解计划，作为配角，他只记住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缺陷：他的面孔看起来像杀人犯。

“你能找到载重汽车吗？”索索问谢尔戈。

“能找到。我一个朋友在地铁建设工程局工作。我向他借一辆。”

“可靠吗？”

“他会借的。”

“我是指别的。你知道，民警局会问，为什么把汽车放在家里，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还可能对他施加压力。他顶得住吗？”

“别替他担心。他顶得住。”

“他会同意吗？”

“我说了，别担心。”

“好吧。”索索平静地说，然后转向罗伯特：“你讲讲吧，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罗伯特向他们详细地谈了抢劫商店的计划。

索索久久不语，然后点上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

“明天我们去你的商店看看，摸摸行情……我们需要亲眼察看一切。”

“什么时候去？”

“你说呢？”

“最好是12点。这时候店里人最多。”

“那就定在12点吧。”

“最好一个一个地去。”

罗伯特走了。

“好事来了。”诺达尔漠不关心地说。

“去把拉马兹叫来。”索索命令道。

“光打个电话。他现在肯定在家。”诺达尔还是那样漠不关心地说。

“那还磨蹭什么，快打呀！”索索发火了。他对自己连这样简单的事都想不到而感到不满。

诺达尔拨了号后，把听筒递给索索。

“拉马兹！拉马兹，是你吗？”

“是的！”

“我是索索。”

“什么事讲吧！”

“我要见你。”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干嘛？”

“电话里说不清。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你来我这儿吧。我已经去过你那儿一次了。”

索索像遭到雷击似的愣住了。

“好吧，我去！”索索竭力按捺住自己的怒火。

一刻钟后他们驾车来到了拉马兹的住所前。

“你们留在车里。在这儿等着我。”

索索飞快地跑上楼，按了门铃。

房间里传来了钢琴声。

他又接了一下。

“来了！”听到拉马兹的声音，索索放下心来。

门刚打开，香槟酒的气味便扑鼻而来。

“非常欢迎！”

索索不是没有察觉到拉马兹讥讽的口吻，但他不动声色地走进了房间。可当他看见圈椅上坐着一个淡黄头发的漂亮姑娘，看见她肆无忌惮地翘着二郎腿时，不禁有些尴尬。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

“别在意，最敬爱的索索！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玛娅。”

索索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这是索索·沙杜里，约瑟夫·沙杜里大人，我的同事和老朋友。”

玛娅一动也没动，她一只手拿着香烟，另一只手拿着烟灰缸，对索索的鞠躬报以微笑。

“我的确不该在这时候闯进来。”被拉马兹的话刺伤了的索索冷冷地说。
“我走。明天早晨再来。”

“干嘛‘我走’！玛娅已经准备走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来的。”拉马兹转向女客人：“玛娅，下面有一辆‘日古利’车，里面有两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你就说我让他们用车把你送回去。懂了吗？”

“懂了。”

“不错，他们当中有一位长得像杀人犯，但你别怕，形式并不名是与内容相一致。对吗，尊敬的索索？”

索索沉下脸来。拉马兹的放肆和刻薄使他怒不可遏，但他克制住了自己。

玛娅明白，她该回家了。她把烟蒂扔进烟灰缸里，站了起来。

拉马兹把她送到房门口，吻了吻她的脸，答应明天早晨给她去电话，直到姑娘的身影消失在下一层楼后才关上门。

他回到屋里时，索索正坐在椅子上抽烟。

“喝点吗？”

“我有事。”

“事情等一会儿讲。”

“不。马上去用冷水浇浇头。”

“别担心，我还没醉到听不清你的话的地步。不过得洗洗脸。太热。”拉马兹进了盥洗间。

“只是出于对你的尊重我才把脑袋伸到冷水管下的。”拉马兹回到了屋里，一面走一面用毛巾擦头。

索索留心打量了一下拉马兹。他的眼睛发亮，再没有醉酒的痕迹了。

“别担心，我还没喝完一瓶哩。”拉马兹明白他的意思。

“很好！”索索掐灭了烟，往前倾了倾身子。“你买了一架很好的钢琴。”

“是的。‘列尼什’牌。”

“刚才是你在弹吗？”

“是的，是我，亲爱的索索。没有音乐我无法生活。”

“过去可以。”

“过去不一样。现在时代变了，目的、追求、愿望、看法也都变了。”

“我上楼时听到钢琴声，我无法想象这是你在弹！”

“我好像告诉过你我会弹钢琴。原来你不相信？”

“相信。但我没想到你弹得这么好！”

“很荣幸碰到了一位真正的欣赏家。”拉马兹讥讽地笑了笑。“说实话，从医院出来后手指头不听使唤了，没有以前弹得好。”

“过一段时间手指会听话的，不过这不是主要的。”

“什么是主要的？”拉马兹把毛巾扔在床上，准备听他说话。他知道，索索是要同他谈某种重要的事。

“干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是坦率！”索索开始说。

“这个我已经听过了。”

“我是一个对朋友完全开诚布公的人，现在我也坦率地告诉你，我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什么？”拉马兹微笑着问。

“不相信你是你。”

拉马兹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你是你，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拉马兹·科林捷利，不知为什么我确信你想彻底摆脱我们。当然，我们没有权利阻拦你，但在你离开我们之前，必须再参加一次行动。”

“这次‘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吗？”

“决定性的。受伤之后你什么都忘了，康复后又和以前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关系。你倒落得干干净净，可以说已完全脱身了，我指的是上一次行动。可我无法保证，不定今天或明天这事就会败露。不论我还是弟兄们都不会原谅你的背叛行为。我不是吓唬你，我们的规矩你是很清楚的。”

“我听你的！”拉马兹说。

“先坐下来！”

拉马兹顺从地坐到对面的圈椅上。

“我们准备在最近几天干一件事。”索索对拉马兹的顺从态度感到很满意。“你必须参加这次行动。你大概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事。你丧失记忆之前我们一直是合伙干的，现在你的记忆恢复了，我们也要合伙干。”

“你刚才已经大谈了不少有关‘坦率’的问题。我会很坦率的。我没想到你那么聪明。”

“现在不是说刺耳的恭维话的时候。事成之后，你可以留下，也可以离开我们，随你便。”

拉马兹审视地看了一眼客人。他明白，不能拒绝，拒绝就意味着死亡。

“你怎么知道我想洗手不干了呢？好，说说看，你们决定干什么？”

索索专注地看了看他，想弄清拉马兹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这几天索索日夜冥思苦想，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有一只魔杖点醒了拉马兹，把他从一个愚钝的粗人变成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但最后他得出结论；拉马兹一贯是这样的。

当他遇到经济困难或缺钱时，总是跑来找索索，很明显，拉马兹是想搞到一大笔钱后另谋出路，所以他就扮演了一个傻子的角色。最后一次行动中他打死了人，看得出他害怕了，于是决定弄伤自己，彻底和朋友们决裂。索

索再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了。

如果拉马兹拒绝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就会真相大白，那……那就休怪他索索了。

“说吧，犹豫什么？”拉马兹催促道。

“不开玩笑了。事情非常重要和复杂，需要一次特殊的冒险。所以你好好听着。我们大家都要认真琢磨琢磨，即使忽略了一点最细微之处，都可能失败。”

“我听着哩。”

“很好！”索索从桌上拿起香烟，点上一支，用手驱赶着烟雾。“拉多日街有一个无线电技术商店，你知道吗？”

“知道。”

“两天前他们进了一批日产录像机和最新型的录音机。一个售货员带我去看了。”

“值得干一次。”

“的确值得。但最难办的是必须用卡车撞碎橱窗。”

“有卡车吗？”

“谢尔戈能弄到。他有一个朋友在地铁建设管理局工作。我们决定凌晨4点让谢尔戈用车撞碎橱窗，4点半司机向民警局报告他的车被偷。”

“司机可靠吗？”

“谢尔戈说可靠。”

“我不能盲目相信谢尔戈，我们需要亲自见这人，和他谈谈。看看他是否顶得住民警局的压力。刑讯员首先会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卡车会放在司机的住宅旁，按惯例它应停在车库里；第二，为什么4点半才给民警局打电话？”

“这都是小事。如果你是个勇敢而有头脑的小伙子，要矢口否认是不难的。”索索反驳道。

“见一面，谈一谈，我们应当亲自和他谈妥。”

“当然，不能只信一个谢尔戈的话。”

“打碎橱窗，触动报警装置后，民警多长时间能赶到？”

“15分钟后。”

“你们试验过吗？”

“没有。是那个售货员讲的。”

“不行。”

“为什么？”

“他可能不知道准确的时间。必须计算一下。再有，司机不必半小时后给民警局打电话。”

“为什么？”

“你按照逻辑规律想一想。司机不把车停在车库里，而是违反规定地把它停在自己的家门口，这就难免露马脚。当然，这种事并不少见。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凌晨4点，确切他说，差一刻4点，有人偷了汽车。4点整汽车撞碎了玻璃。半小时后司机打电话到民警局报告汽车被偷。这不行。他应当或是一听见马达响就明白有人偷了汽车，或是早晨醒来时发现汽车不见了。最好是司机‘没有听见’汽车怎样被开走了，因为他当时正睡得香。警察很快查明了车主，到他家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你得承

认我这个计划更好。”

“我承认！”索索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就好！商店里那个售货员确信警察 15 分钟后才能赶到吗？”

“是的。”

“太长了，我不相信。应当验证一下。我们必须弄准确，警察什么时候能赶到。一刻钟的间隔太长，我怀疑。”

“怎么验证呢？”

“这我待会儿讲。”拉马兹点上一支烟。“现在你继续讲，橱窗打破后我们做什么？”

“我们——我、你和那位售货员把‘日古利’开到橱窗旁。谢尔戈从卡车里直接钻入商店同我们会合。然后马上把货装进‘日古利’车里。为了不引起怀疑，撤退时我们沿总干道直奔格尔达尼。”

“这么多货我们能在哪儿出手？卖给谁？”

“有一个人全买去。不用我们自己去卖。”

“太好了！”拉马兹赞许地点点头。

“你说说，还有什么使你不放心的？”

“是的，我有两点意见。”拉马兹感到，讨论和明确行动的细节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他比索索更好地估计了形势，这使他感到高兴。“两点非常关键的意见。”

“别吊胃口了，快讲，你脑子里在转悠什么？我再说一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同你预先考虑好所有的细节。”

“第一，不用那个售货员和我们一块儿干。”

“怎么‘不用’，难道仅仅因为他给我们通风就付他钱吗？他必须和我们平均分担责任。”

“别激动，好好爱惜你的神经吧！如果售货员估计得对，警察 15 分钟后赶到，那么 5 分钟后他们会逐一给商店各个售货员打电话。他叫什么名字？”

“罗伯特。”

“一打电话，尊敬的罗伯特正好不在家，怎么办？这样警察马上就会顺藤摸瓜。你同意吧？”

索索毫不掩饰地赞叹道：

“真有你的！你讲得完全正确。最近一段时间你已经不再使我感到惊讶了，但坦白地说，我怎么也没料到你能这样高瞻远瞩。”

“别着急，你还会赞赏我的。”拉马兹把烟头扔进烟灰缸，倒上一杯香槟一饮而尽。“一句话，索索，当我们开始玩火时，尊敬的罗伯特和卡车司机应当逍遥自在躺在床上。这个罗伯特应该为我们干些别的事。明天白天我们单个地到商店去。他的任务是非常巧妙地向我们指明货放在商店的哪个角落，我们应当把哪些纸箱装上车，哪些地方上了锁。这就是罗伯特同志应该告诉我们的。你同意吗？”

“同意。你再谈第二点意见。”

“人！你没有预见到在行动时人所起的作用，群众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我不明白你的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砸坏橱窗的声音就像炸弹爆炸一样。你敢说商店附近的住宅里没有民警局的工作人员或者好管闲事的退休工人？所以，在我们砸

橱窗时，手持武器的谢尔戈同志应该站在街上，消除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苗头。我、你和诺达尔去装货。拉多日街就像是没有池座的剧场，观众都在楼上。他们肯定会注意到汽车的颜色和牌子，但不一定能记住车号。”

“我们把车牌换了。”

“不行。换来换去需要时间。我们在车牌上贴一块写有假车号的木板，完事后一摘就行了。我们把货运到哪儿去？”

“运到诺达尔家去，在格尔达尼。”

“很好。现在你说说，我们要拿些什么？我个人能得多少？”

“15台录像机和25台新型大功率手提式录音机。除去所有的开销外，参加行动的五个人，包括罗伯特，都能得到一大笔现金。”

“值得冒一次险。”拉马兹由衷地说。“现在让我们来解决我们一开始谈到的那个问题。我认为，预计民警15分钟后才能赶到简直是奇谈。时间太长。也许罗伯特根本搞不清。要是民警5分钟或者10分钟后就赶到了呢？你知道，谨慎总是不会错的。”

“我们怎么测定呢？”

“很简单。正式行动之前，先用石块砸碎玻璃窗一次。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准确地判定民警赶到的时间。”

“不会引起民警局和商店管理部门的怀疑吗？”

“正相反，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听我说为什么。明天我们去找块石头。第比利斯桥墩上有很多这样的石头。最好是鹅卵石。这事由谢尔戈来干。你我都不应把精力耗在这种小事上。”

“你我都不应把精力耗在这种小事上……”——这句无意中以强盗头子的口气说出来的话使索索感到不快。

“让谢尔戈明天弄一块可能卡在载重汽车双重后轮之间的鹅卵石，把它磨光。要戴上橡皮手套磨，别留下指纹。然后让卡车从它上面压过，一定要在上面留下清晰的车胎印。凌晨8点或4点时让他和诺达尔穿过拉多日街，往商店橱窗投石头。也要戴上手套。我相信，鉴定人一定会认为这只是个偶然事故。石头上没有指纹，上面的车胎印能清楚地证明石头是从汽车轮胎下飞出来的。司机没听见橱窗玻璃粉碎的声音。即使听到了，他也会赶紧溜掉，这也是很自然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第二天我们的罗伯特就能详细地向我们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民警是什么时候赶到的，采取了什么措施……一句话，他将把一切搞得清清楚楚，这样我们就能预先估计到行动时可能出现的一切复杂情况。”

“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再说一遍：你能担保打破橱窗一事不会引起商店管理部门的怀疑吗？”

“我想不会。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让行动在10分钟内结束不是更好吗？说到底，那儿有什么可装的！”

“40个盒子。每个人一趟可以搬5个。把货搬出来再装上车，10分钟足够了。”

“绝对不行！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我们至少必须在民警赶到之前5分钟离开，以免和他们碰上，或是让他们抓住尾巴。对了，你确信除了报警装置外没有安装别的什么仪器吗？比如可以和报警装置同时开动的隐蔽的摄像机？要知道，它可以摄下我们的面孔，给民警和我们的后代留下纪念！您相

信罗帕特的话吗？如果相信，如果障碍只在于报警装置，那我准备明天就和你们一块儿行动。”

“不知道。你这番话也使我产生了怀疑。”

“那就阴天再说吧。我们必须见见罗伯特同志，还有‘卡马’车的司机。明天去商店看看。记住，要单个地进去。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为你和你即将取得的成功干杯！”拉马兹举杯一饮而尽。

“我眼下还是你们的头儿！”索索的话里既有怨气，又带着几分威胁。

“明天早晨上我那儿去。到时再拟定最后的计划。”

“别发火，约瑟夫·沙杜里。你愿意当就当你的头儿吧。我一点也不想和你争权。但有一点你得记住：谁更聪明，更有洞察力和决断性，谁才配当头。这对工作更有利。”

谢尔戈的“卡马”车后退着开向橱窗，“日古利”放慢了速度。

拉马兹估计对了。

两天前橱窗被石头打碎后，民警10分钟就赶到了。第二天罗伯特带来了大家希望听到的消息：在石头上只发现了车胎印。结论是，石头是从车轮下飞出来的。很难有别的判断——打碎玻璃有什么意义呢？它后面还有铁制百叶窗。现在需要重新考虑时间的问题。按照新的计划，为了避免碰上警车，必须在8分钟内装完货，在民警赶到现场前8分钟就要离开。开足马力穿过空旷的街道驶到格尔达尼需要半小时。谁也无法保证10分钟后会不会有哪辆收到无线电信号的警车拦住他们的去路。要冒很大的险。但没有人退缩。

“卡马”车慢慢地靠近橱窗。

“日古利”继续减速，最后停在了离商店15米远的地方。

橱窗和卡车后挡板之间的距离愈来愈短。

拉马兹看看表：4点。

“一切就绪！”他低声对索索说。

“嘘！”索索把手指贴在嘴唇上，紧张得像一根绷紧的弦。

“快，快！”拉马兹在心里叫道。他知道谁也听不见他的叫声，但仍然感到害臊，因为他发现自己此刻只有一个想法：快点干完！

卡车距橱窗还不到一米了。

车上的诺达尔向司机谢尔戈下了个命令。

拉马兹明白，橱窗被撞破时发出的声音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刹那间，窗玻璃破裂了，碎片四溅。

随着窗玻璃可怕的破裂声，又响起了自动报警装置的哀鸣声。

“卡马”车轰隆隆地把铁制百叶窗拉到了一边。

拉马兹觉得，仿佛橱窗的石头拱顶眼看就要坍塌在他们的汽车上，于是不由自主地眯上了眼睛。

当他重新睁开眼时，“卡马”车的后半部车身已挤进了橱窗。

谢尔戈立即跳出驾驶室，掏出手枪，跑到车头前往楼上看了看。楼上有些窗户里已亮起了灯。亮灯的窗户愈来愈多。

索索把“日古利”开到被撞破的橱窗前，打开汽车的行李舱，然后同谢尔戈一起冲进了商店。这时，诺达尔已抱着四个纸箱子跑了出来。

“快！”索索叫了一声，也开始搬纸箱子。

搬到第三趟时拉马兹看看表：还剩下一分钟。他感到一阵恶心，想吐。

“见鬼，我好像并不感到害怕，为什么想吐呢？！”

于是他立即明白了：他并不担心民警可能赶来，倒是被报警装置刺耳的哀鸣声搅得心里不得安宁。

“快，快点！”索索叫喊着。

诺达尔关上汽车的行李舱，费了很大劲才挤进堆满纸箱的汽车。

索索坐在司机座位上，把汽车发动起来。满头大汗的拉马兹也在旁边咚的一声坐下了。他仍然想吐。

最后一个跑到汽车旁的是谢尔戈。车里已乱七八糟地堆满纸箱，一点空地也没有了，他只好钻进一堆装着录音机的纸箱里。

“开车了！”索索很快就把车速加到最大。

报警装置刺耳的哀鸣声在后面继续响了一阵后，终于在远方消失，拉马兹这才缓过劲儿来。

五分钟后，他们已离开商店 10 公里。

“把枪收起来！”诺达尔对蹲在纸箱堆里的谢尔戈大声说。

“嚷嚷什么！最好还是把纸箱子归置一下，让我好歹能坐下来呀！”

拉马兹看看表：

“再过 5 分钟，民警就赶到商店了，可我们也脱离危险了。5 分钟后，他们将发出无线电报，开始在全城搜捕我们。观众多吗？”他扭过头来，问可怜巴巴地蜷缩在纸箱堆里的谢尔戈。

“什么观众？”谢尔戈困惑不解。

“被惊醒的人多吗？”

“很多。全都明白我们在干什么。”

“可谁也没有下楼来。”

“谁敢呀？！”

“把枪藏起来。”拉马兹说罢又看看表。“民警已经到达商店了。”

“现在他们将会知道两天前橱窗被石头砸碎的原因了！”索索讥笑道。

“别开那么快，”拉马兹对他说，“以免引起怀疑。现在无线电波已经在整个第比利斯上空传播了。”

拉马兹很高兴，因为谁也没发现他很紧张。他知道，通向目的地的第一步已经跨出了。

10. 是人还是魔鬼？

拉马兹砰的一声打开门从所长办公室走了出来。女秘书吓得一哆嗦，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快进去看看，所长头晕！”拉马兹说罢快步走出了接待室。

玛琳娜对这个年轻人的命令式语气很不满意。但当她往门里一瞧时，便顾不得吵架了，立即跑进了所长办公室。

奥塔尔仰着脑袋瘫坐在圈椅里，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呼吸缓慢得仿佛马上就要在玛琳娜的眼前断气似的。

“您怎么啦？”玛琳娜惊恐地摸摸他的额头——额头热得烫手。“该怎么帮帮您呢？”她差点没哭起来。

“快把门关了，不让任何人进来！”奥塔尔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

听到所长终于说话了，惊惶失措的女秘书才如释重负，她立即跑去把通向接待室以及直接通走廊的两个门都关上了，然后又回到所长身边。

“需要叫医生吗？”

奥塔尔摇摇头。

玛琳娜毫无意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

“是不是来杯咖啡？”

“不必！”奥塔尔坐起来，用两手捂着脸靠在办公桌上。

“这是一场梦吗？”他心想。“不，当然不是梦。拉马兹究竟是干什么的？是人，还是魔鬼？”

奥塔尔已毫不怀疑这个拉马兹·科林捷利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奥塔尔情绪极为恶劣，脑袋昏昏沉沉。昨天夜里做了一宿恶梦。准确地讲，断断续续做的是同一个梦：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啄木鸟，一只硕大无比的黑色啄木鸟，用长长的喙啄他的太阳穴。他痛得跳了起来，想抓住这个畜牲，却怎么也抓不住。啄木鸟飞到窗外，在树上呆了一会儿，又飞回来了。他决心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却没用，刚一合眼，啄木鸟又开凿啄他的太阳穴。

早晨6点他才从恶梦中醒来。怒气冲冲地爬起来洗了脸，刮了胡子，想坐下来干活。但脑袋像铅那样沉，还发烧，思想无法集中。

“奥塔尔，我真为你担心！”吃早饭时妻子说。“看来你不是当研究所所长料的。还不如写个申请，回到原来的岗位上算了！”

“你就别刺激我了！”奥塔尔气得咬牙切齿，一拳擂翻了面前的茶杯。杯子碎了，滚热的茶从桌上淌到了地下。

奥塔尔猛地站起来，拿起皮包就上班去了。妻子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不明白丈夫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奥塔尔能告诉妻子他最近为什么神不守舍吗？能告诉她，说他现在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重的老式保险柜，里面万无一失地保存着前所长达维德院士尚未发表的一份科学著作，只要得到它就可以一举成名吗？能告诉她，说他现在每天望着保险柜密码锁的圆盘冥思苦想，却怎么也猜不出那五位数的密码是如何排列的吗？能告诉她，说一个自称能洞察一切、能猜透别人心思的奇怪的年轻人来找他，要求在他那儿当实验员，并同他分享达维德院士的科研成果吗？能告诉她，说他现在正坐立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不知道是该同那个年轻人合作，还是该找一个锁匠来偷偷打开保险柜，从而独吞

达维德的科研成果？

“有人来电话吗？”奥塔尔一进办公室就问女秘书。

“没有。”

“任何电话都没有？”

“没有。”

奥塔尔习惯地把皮包放在旁边的小桌上，掏出了香烟。

已经是第六天了，拉马兹还没有露面。四天前，奥塔尔很想自己给奇怪的年轻人打个电话，但竭力克制住了自己。他自我安慰地想：拉马兹肯定会主动来电话的。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来电话。

“也许他是个疯子，或者是狂躁病患者，已把这件事忘了？”奥塔尔揣测道。

不，拉马兹既不像疯子，也不像狂躁病患者。

奥塔尔拿起话筒，开始拨号。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事应当由女秘书替他做，自己不能同那个乳臭未干的家伙平起平坐。于是按了一下转换机键钮。

“请讲！”

“给我接拉马兹·科林捷利！”

“可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这就告诉你。”

奥塔尔看了看拉马兹的名片，把电话号码告诉了玛琳娜。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奥塔尔极度紧张地等待着。

不到一分钟，转换机上的灯亮了。

奥塔尔按了一下键钮。

“拉马兹·科林捷利的电话接通了！”女秘书说。

奥塔尔用有点发颤的手拿起话筒，“喂！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是奥塔尔先生，对吗？”

“对，是我吩咐给您挂个电话的。”奥塔尔慌乱地说。

“可我几天以前就在等您的电话了。”

“本来我不准备给您打电话，但秘书告诉我，说有个年轻人给我来过电话。我想，大概是您……”

“您想错了！我给您讲得很清楚：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就来电话。您没来电话，却在第二天就开了一个会，决定从莫斯科请一个专开保险柜的锁匠来。别以为我也同您的下属一样天真。我知道，您想同锁匠达成秘密协议，让他先偷偷地帮您把保险柜打开，等您把达维德院士的科学著作弄到手并妥善地藏起来之后，才当众开启保险柜。别吃惊，尊敬的所长，没什么可吃惊的。识破您这个并不聪明的诡计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只需一点点情报，再做个分析，您那不太光彩的计划就暴露无遗了。”

“等等，请听我讲完……”奥塔尔想打断他。年轻人的这番话使他完全慌乱了，他就像落入网里的鱼那样拼命挣扎着，而这个网却是他自己织成的。

“您先听我讲完。”拉马兹说。“坦率地讲，您比我估计的还要愚蠢，竟拒绝了您的宽宏大量的建议。遗憾，非常遗憾！要是您接受了我的建议，所有问题很轻易地就解决了，而且不会留下痕迹。”没想到您原来是个怪吝人，对，尊敬的所长，一个最平庶的怪吝人。连用别人的著作来借花献佛也

不愿意。毫无办法。从今天起我只好自己干了。我承认，单独干很困难，但我别无选择。我总有办法达到目的的。而您呢，尊敬的所长，您在被打碎的食钵面前将什么也得不到！”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趟吗？”奥塔尔的声音都哑了。

“什么意思？”

“咱们再谈谈，商量商量。”

沉默。

“喂，您听见了吗？”

“别着急，我听得很清楚。只是我得考虑一下，是否值得同您再见一次面。”

“请赏光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咱们再谈谈。最好现在就来。”

“好吧，我去！”

奥塔尔放下话筒，松了口气。然后便通知女秘书，说今天他要给科学院院长写个报告，不接见任何人，但如果拉马兹·科林捷利来了，请他立即进去。

这一次他对拉马兹的印象要好一些。年轻人表现得比较热情和善良，甚至带着一种宽宏大量的神情。

奥塔尔站起来欢迎他，给他让坐，然后坐回自己的圈椅，专注地望着这个年轻人。

沉默了片刻。谁也不愿先开口。

拉马兹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道愤怒的目光。奥塔尔不禁哆嗦了一下。他这才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一场困难而紧张的谈判，刚才他觉得年轻人表现得很热情和善良，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希望而已。

“您来了，很好。”奥塔尔终于首先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不好，因为失去了几天时间。”

“失去的无法挽回。但没有白白地失去。我们弄到了一个实验员的编制。”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错。”拉马兹冷笑道。“不过，最好还是谈主要的。咱们这件事得开诚布公地谈，否则谈不出任何结果。”咱们这件事——奥塔尔不喜欢这个提法。

“为了把这事从头说清楚，我把我的要求再简要地讲一遍。顺便说说，这些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

“请讲吧！”

“第一：请您安排我当实验员。根据您刚才说的话，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吗？”

“对，已经解决了。”

“第二：9月1日前您必须去找一次国立第比利斯大学校长，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物理系学生，我不仅写好了大学中业论文，而且写好了副博士论文。”

“已经写好了？！”

“对，已经写好了！看来上次咱们会见时您没有留心听我讲，或者不屑于听我讲。校长应当允许我在明年1月份之前通过剩下三个学年的考试，并且，这是最主要的，允许我同毕业论文一起通过副博士论文答辩。1月份之前我完全来得及把论文最后誉清，并在您的帮助下将它发表在研究所的学报上。瞧，第二个要求也并不复杂，完全可以满足！”

“对。可是，您怎么可能一次通过三个学年的考试，我又怎么可能一下子读完您的论文呢？！我是一个科学家。不错，我不像达维德院士那样赫赫有名，但也有相当的知名度。我总不能盲目地推荐您吧？！”

“让您现在、此刻就读完我的论文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我对物理学、数学、理论力学等学科有很深的了解，我现在、此刻就可以向您作出证明。我仔细地读过您的《中子星的极光》一书。记得吗，您曾和已故的达维德院士在这间办公室里讨论过这本书的最后定稿，对吧？院士当时曾用红铅笔在书上画满记号，对吧？”

“您……您怎么知道？”奥塔尔吃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别着急，这您以后会明白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达维德怀疑百万吨物质往中子星上的一次性陨落所产生的摩擦，是否会影响该星球的温度。准确地讲，他怀疑陨落的范围太大。您接受了院士的意见，将这段话改为：亿万吨物质在一秒钟内往一平方公里球面的陨落……我没有记错吧？”

“一点也不错！”

“要不要我讲出陨落的速度？每秒16万公里。您还记得吧？当时您就坐在那儿。是9月份。您穿着深蓝色西服。当达维德把您说得哑口无言时，您发火了，激动得浑身是汗，后来还向院士道了歉。记得吗？”

“记得。”惊得呆住了的奥塔尔低声说。

“现在，我想您已相信我能在明年1月份之前通过三个学年的考试了。别担心，所长同志，勇敢地去见校长吧！我愿意自己被认为是您发现的天才。将来我成名了，您也会沾光，我不会忘记您的关照。您还可以告诉校长，说我的德语、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流利。我的德语讲得很好，看来您已经相信了。至于英语和法语如何，您眼下还没有能力测验我。您不妨继续学学英语，两年前您学英语的劲头很大，可只学了两个月就扔下了。还记得您刚开始学的时候多么积极吗？把所有的休息时间全用进去了。可是自从在皮聪达碰上一个女人之后……”

“够了！”奥塔尔大声叫喊道。

“难道对过去的回忆使您如此激动？”

“何必这样冷嘲热讽！不是我的过去，而是您的话使我激动。您对我生活中的这些往事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是谁告诉您的？谁把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告诉您了？”

“别发火，安静点！喝点水吧。消消气。不管怎么样，我是来找您建立友谊与合作关系的。安静点，别发火！”

“您不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我的这些生活细节的，我就无法安静。还不仅是一般地知道，而且是准确地知道。好像我的全部生活都被您制成了幻灯片，您爱放哪张就可以放哪张！”

“安静点，所长，安静点，让您更加惊奇的还在后面呢！”

奥塔尔紧张地望着拉马兹不吭声了。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正准备告诉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期待和恐惧。

“请讲！”奥塔尔几乎是耳语般地说。

拉马兹站起来，两手按在所长的办公桌上，前倾着身子，也耳语般地（奥塔尔觉得像是蛇的咝咝声），却极其清晰地人：

“我能开保险柜！”

“您说什么？！”奥塔尔吓得往后一仰，差点把圈椅弄翻。

“我知道密码，能把保险柜打开，现在就能开！”拉马兹直起身子，但没有坐下，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您相信吗？”

奥塔尔傻不楞登地眨巴着眼睛。

“您是不舒服吗？”拉马兹关心地问。

所长仿佛变成了石头人，一动不动。

“给您倒杯水吧？”拉马兹真的不安起来。

“您真能打开？”奥塔尔终于惊恐地、可怜巴巴地问。

“是的，我能！”拉马兹点上一支烟。“您无法知道，为破这个密码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想想看，要从亿万个数字组合中找出唯一的一个能打开保险柜的数字组合该有多么困难！干完这件事后我整整躺了两个星期。”

“您确信自己已知道密码了吗？”

“毫无疑问。”

“现在就能把保险柜打开？”

“当然！”

“我不信，打死我也不信！”

“既然您马上就能看见打开了的保险柜，又何必去死呢！”

“天哪，我这是在作梦么？！”

“把门锁上！”拉马兹神秘地命令道。

奥塔尔像中了催眠术似的机械地去执行了命令，回来后用手摸索着身后的椅子，并用一只手扶着椅背。他的膝盖在发抖，他怕跌倒。

拉马兹小心地，极其小心地转动着第一个圆盘，让箭头对准需要的数字。

奥塔尔伸长脖子，竭力想看清箭头对准的是什么数字，却怎么也看不清。

拉马兹又开始转动第二个圆盘，动作那样缓慢，就像是在爱抚它似的，几乎察觉不出圆盘在转动。找到第二个数字后，拉马兹稍稍歇了一会儿，又把手伸向第三个圆盘。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奥塔尔一眼，又把第三个数字对准了箭头。还剩下两个圆盘了。他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的汗，再擦擦手，又把手绢放回兜里，然后才开始转动第四个圆盘，极其缓慢地转出了下一个数字。

只剩下最后一个圆盘了。如果拉马兹真的猜出了密码，那么只需把第五个圆盘一转……

屋子里暗了下来，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拉下了厚厚的窗帘。

拉马兹爱抚着圆盘，轻轻地转了一下——第五个数字对准了箭头。

他回头看了所长一眼：

“打开了！”

他直起腰，抓住沉重的手柄往右一转，猛地打开了涂成棕色的沉甸甸的铁门。

“天哪！”奥塔尔不禁惊叫了一声，然后便死死盯住保险柜里那码成一排排的各种颜色的卷宗。刚才还跳得怦怦作响的心脏此刻仿佛停止了跳动。他往前跨了一步，迫不及待地想把手伸进保险柜，一格一格地去寻找那梦寐以求的手稿。

拉马兹立刻转过身，砰的一声关上了铁门。

奥塔尔像中了风似的，一下子呆住了。他想往前走一步，却走不动。

“您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关上？”他只来得及说了这么一句话，便瘫坐到地板上。

拉马兹轻蔑地微笑着走过去，把他拽起来，拖到了圈椅旁。

“为什么，我问您，为什么关上？”奥塔尔又叫嚷起来。他好像又有了力量，竟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拉马兹的肩膀，开始使劲地摇晃。“为什么把保险柜关上，为什么，为什么？马上给我打开，我命令您，马上打开，立刻打开！”

拉马兹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猛地甩开了奥塔尔的手，像对付小孩子似的，把他按在圈椅上。

“安静点！咱们把将来的计划好好商量一下吧。不错，我又把保险柜锁上了，但密码我没有忘。安静点吧，集中一下思想！”

奥塔尔能安静下来么，能集中思想么？！

“我想，”拉马兹继续说，“您已完全相信我的潜力了。大概也明白了，单独干，咱们谁也干不成，只有一条路——合作。当然，也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正式请锁匠来开启保险柜，当众取出达维德的手稿。您自然是不愿走这条路的。因为这样干不明智，既不会使死者得到幸福，您却要失去许多东西。即使您无力克制自己，并拒绝我的友谊，也并不妨碍咱们公事公办。达维德的遗稿现在在咱们手里。我想提醒您，从今天，从这个小时，从这一分钟起，一切都取决于您，取决于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奥塔尔教授了！”

“什么事取决于我？”

“多着呢！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咱俩之间首先需要的是开诚相见和行动的协调一致。”

“咱们为什么不把遗稿今天就取出来呢？”

“不行，奥塔尔先生，绝对不行！”

“请问，为什么不行？”奥塔尔明白自己别无办法，只好听任命运摆布，按捺住急躁情绪。他的声音还不太坚定有力，但比刚才平静多了。

“为什么，难道您不明白为什么吗？”

“现在不是打哑谜的时候，把您的条件说出来吧！”奥塔尔又来劲了。

“嗨！”拉马兹冷笑了一下。“这就对了！好，我讲。如果我再次把保险柜打开，把达维德院士的遗稿交给您，怎么能保证您不会把它们独吞了呢？把希望寄托于您愿意和我共同署名，这样做明智吗，合乎逻辑吗？要知道，您是天体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教授，而我不过是大学物理系函授部的三年级学生！即使我相信您的善意和真诚，相信您像骑士那样豪爽，作为今天才进研究所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实验员，我怎么可能和您共同署名呢？难道人们看不见吗？这一来他们就会猜出其中奥秘。”

“那该怎么办？我可以去找校长，可以满足您的第二个要求。我立刻就推荐您，并发表您的论文。您很清楚，明年1月底之前我们将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辩论。开启保险柜的时间我最多只能拖两个月，再多我就没有权力了。”

“我一开始就对您讲，咱俩之间最需要的是坦率。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信任您，把达维德院士的遗稿交给您我不放心。您呢？您信任我吗？如果信任，我将深感荣幸。我准备把前所长的遗稿拿走，抄一份正式的目录后立即还回来。您放心吗？”

奥塔尔无可奈何地睁眼看看年轻人，感到很难为情，立即又垂下了眼睛。

“瞧瞧，我没有弄错，您也不信任我。”

“那咱们该怎么办？再重复一遍：开启保险柜的时间只能挡两个月。10月5日是达维德院士诞辰75周年纪念日。就把10月5日作为最后期限吧。您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

“什么办法？”

“把保险柜封起来。”

拉马兹信心十足的样子使奥塔尔看到了希望。

“请讲。”

“保险柜的开启时间只能在两年零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达维德院士诞辰77周年时，讲得准确点，就是在两年后的10月5日中午12点整。”

“为什么不能早些？”

“因为老院士留下了遗嘱，遗嘱中的一条说：保险柜应在他去世后第三年他生日那天中午12点开启。”

“遗嘱？！在哪儿？”

“我知道在哪儿。”

“您真的知道？”

“我撒谎有什么意义呢？！”拉马兹笑了。

“洞察一切？”奥塔尔又吓得呆住了。“我信，我信，我什么都信！不过……”

“又是‘不过’！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得不到您的信任。”

“请原谅！我只不过是给弄糊涂了，今天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全都是意想不到的。”

“好吧，那我给您讲清楚。要取达维德的遗嘱只有一个条件——必须三个人一起去：您、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

“为什么要这样隆重？叫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别着急，捺住性子听我讲完。您明天就装作很悲病地对大家说，好久没去看望老所长的遗孀了。您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善良、殷勤、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让工会主席同您一起去。理由很好找，就说你们应当向已故所长的夫人通报一下不久前那次会议的情况，告诉她，你们决定用什么办法来永远纪念老所长。”

“是吗？”奥塔尔听得目瞪口呆。

“最好同她在院士的书房里谈话。问问院士夫人的生活情况。安慰安慰她，谈谈那次工会会议的决定，谈话中装作是无意识地从书架上取下天文百科全书第二卷翻翻。”

“然后呢？”

“然后就好办了。天文百科第二卷里夹着一个封了口的信封。”拉马兹当然没有说，他几天前如何装成新闻记者访问了院士夫人，偷偷地把装着“遗嘱”的信封塞进了这本书里。

“万一院士夫人要单独拆阅呢？”

“别担心，她不会的。理由很简单，信封上写着：‘致第比利斯天体物理研究所所委会。’如果她仍然坚持要单独拆阅，那更好，由于遗嘱的内容，她读过之后肯定会叫您去，把它交给您本人。如果您再次去她那儿，绝不能单独去，仍然得同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一起去。”

“我相信，您已经知道了遗嘱的内容。”

“达维德院士用自己特有的粗大字体清清楚楚地写着：‘一旦我死了，基于某些科学上的考虑，保险柜的开启时间应在两年后我的生日那天，即10月5日中午12时。’遗嘱还有若干条，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这一条。明白吗？”

“明白，但我还不懂，这条遗嘱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两年——这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来说简直是一个世纪。两年后达维德的科研成果还有什么价值呢？”

“您太着急了，所长同志。请您捺住性子，咱们先把今后的计划研究一下，为实现这个计划从现起就得进行战斗。”

“求求您，讲快点吧。我实在按捺不住了。”

“然后嘛，亲爱的，您就把达维德的遗嘱带回所里，在公开的会议上把它宣读了。”

“下一步呢？”奥塔尔无可奈何地吞下了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称呼“亲爱的”，他明白，发火毫无意义。他早已陷入泥潭，而且正愈陷愈深。

“下一步，就该执行院士的遗嘱了。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把保险柜可靠地封起来。”

“我怎么也不明白，把保险柜封起来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干脆把遗嘱毁了不是更好吗？”

“对不起，我把您估计得过于聪明了。现在注意听我讲，别打断我。不错，保险柜将会用火漆封起来，将无法开启，但这绝不是对咱们而言。”

“为什么？”

“很简单，亲爱的，太简单了。我不是叫您别打断我吗？！保险柜上的火漆确实会引人注目地闪亮那么几天，但几天之后人们便不会再注意它，甚至对保险柜本身也不会注意了。明年1月底咱们俩就把它打开，把需要的东西全拿走，让不需要的原封不动地留在里面。至于照原样重新加上火漆，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两年后，当公开把保险柜启封时，里面除了一些次要的科研资料和几次失败的实验记录外，便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而咱们俩到那时早已成了著名人物。今天人们议论纷纷的许多事，两年后也早已被忘却了。您明白了吗？”

“明白了。”奥塔尔低声说。

“很好。”拉马兹站了起来。

奥塔尔沉默一会儿后，抬起头望着拉马兹说：

“明天早上请把申请书和大学的证件拿来。”

拉马兹往西服的贴身口袋里掏了掏。

“给，申请书和证件都在这儿。”

奥塔尔既惊讶又赞叹地摇摇头。

突然，他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片黑。

“您怎么啦？”拉马兹急忙跑过去扶他。

“没什么……您走吧。告诉玛琳娜，让她马上进来一下。明天早上您就开始去实验室上班吧！”

“您的脸色煞白。”

“不要紧。让玛琳娜进来。请您尽快离开研究所。看来不得不叫急救车了，而我不愿意把这次发病与您的来访牵连在一起。您明白吗？”

“明白！”拉马兹说罢几乎是跑出了办公室。

天刚亮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拉马兹睁开眼睛，往窗外看了一眼。

太阳还没有升起。

“谁这么早打电话来？”

他朝放在地板上的电话机伸过手去，懒洋洋地拿起话筒。

“喂！”

“我吵醒您了？”

拉马兹听出来是英加的声音，于是睡意立即消失。

“有什么事讲吧，英加！”

“我需要马上见到你。”

“发生什么事了？”拉马兹担心起来。

“没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需要和你谈谈。我现在就去，顺便帮你收拾一下屋子。我好久没上你那儿去了。”

“何必上我这儿来呢。放心吧，我一切正常。今天早上我有事要出去。咱们12点在体育馆或者动物园门口见吧。”

“12点？”英加沉思起来。

“不行吗？”

“怎么不行！那就准12点在动物园门口见吧。”

拉马兹提前半小时到了。他把汽车停在电视大楼前，徒步往动物园走去。约定的时间愈是临近，他愈是激动。他不知道英加会从哪个方向来，于是选了一个能望到街两头的地方，在那儿等她。

他远远地就看见英加从电视大楼的方向走来，正紧张地用目光寻找着哥哥。当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她快活得几乎叫起来。立刻跑到拉马兹身边，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

一接触到英加的身体，拉马兹就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你怎么啦？”英加盯着哥哥那显得很紧张的面孔，恐惧地问。

“没什么。”拉马兹强作笑容。“咱们到汽车里去吧。兜兜风。想不想去坐缆车？”

“不行，这太花时间。”英加遗憾地说。

“她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多么漂亮！她多么温柔、纯洁和天真！”一种强烈的欲望攫住了拉马兹。

“很遗憾，但我的确没有时间。该回去上班了。”妹妹的声音使他清醒过来。

“上班？”

“对，上班。”

“我用车送你。”拉马兹说。

汽车穿过英雄广场，来到滨河街。

“拉马兹，你知道吗，我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英加说。“昨天我去祝贺一个女朋友的生日。在那儿碰上一个男人，约摸三十来岁。我发现他想坐在我旁边。我不大愿意。但他还是想法坐到了我旁边，并问我：‘拉马兹的情况怎么样？’……”

“你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拉马兹打断了妹妹。

“当然记得，后来我问了那个女朋友。她的回答把我吓坏了。原来那个

人是民警局的侦查员，名叫列里·多利泽。”

民警局的注意使拉马兹感到不安，但他没动声色。

“列里·多利泽？不认识，没听说过。”

“可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好像他认识你。”

“也可能认识，但我不记得了。你也知道，许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了。他说些什么？”

“他说，您哥哥的外语讲得真好。”

“你怎么回答？”

“我说，干嘛开这种愚蠢的玩笑。‘难道您不知道，我哥哥还能用法语、德语和英语自由地表达思想呢！’我生气了，就不再理他了。”

“后来呢？”

“后来他站起来说：‘难道您不知道，他的钢琴也弹得很好吗？’我气坏了，打断了他，别拿我哥当取笑的对象。对了，他还说，在你受伤之前，谁也不知道你有那么大的学问。后来他摇摇头说：‘原来您也不知道！有意思！’”

“你怎么回答的？”

“我什么也没说。后来在饭桌上我瞧也没瞧他一眼。走的时候我问女主人，这个列里·多利泽是什么人，她说是她哥哥的朋友，在民警局工作。我吓坏了。一出我女友家就给你打电话。是半夜1点，没人接。整个晚上我都在想……”

“想什么？”

“想得很多。为什么他要取笑你？”

“你怎么知道他是取笑我呢？也许我真的外语很好，真的弹得一手好钢琴呢？”

“你也拿我开心！”英加瞪大了眼睛。拉马兹的脑袋又晕了，一种想把这个动人的姑娘搂在怀里的强烈欲望又攫住了他。

“我的确懂得一点外语。钢琴弹得也不错。”

“真的？”英加更加吃惊了。

“真的！”拉马兹说。

回答他的是长时间的审视。

“怎么，你不信？”拉马兹微微一笑。

“你什么时候学的外语？在哪儿学的？”

“开始单独生活的时候，悄悄学的。你也知道，我不喜欢炫耀自己。”

“你不是开玩笑吧？”

“绝对不是！”

“你发誓！”

“我发誓！”

“我真感到害怕，拉马兹！”

“怕什么？”

“别生气，我是为你担心！”

“为我担心？”

“对，为你！”

“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受伤之前完全是另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粗鲁，急躁。你过去从来没有读书和学习的愿望。过去我总觉得你很讨厌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就没有任何亲人了。而现在……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不过在头部受到撞击以后，我的脑袋瓜突然开窍了！就这么回事！”拉马兹半开玩笑地回答了妹妹的问题。

经过锡安教堂时他刹住了车。英加就在旁边的民族博物馆工作。

“再见，我该上班去了。”她吻了哥哥一下。

“等等，别急，我送你一个小礼物。”拉马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妹妹。

英加高兴地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只钻石戒指。

“是真钻石吗？”她把戒指拿在手里，瞪大了眼睛。

“难道我能送你一只假钻戒吗？！”拉马兹笑了笑。

英加把戒指放回天鹅绒小盒，恐惧地望着哥哥。

“你怎么买得起这样贵重的东西？”

“英加！”

“别这样，拉马兹，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你担心什么？”拉马兹笑着问。

“你这辆车是哪儿来的？你哪来这么多钱？”

“车不是我的。”他从兜里掏出一些证件，把一张折起来的纸递给妹妹。

“瞧，这是委托书。一位朋友把车借给我用几个月。

他到国外出差去了。”

“别骗我，拉马兹，我知道这样的委托书怎么制造。”

“我不骗你，英加，我是要你相信我！”

“反正我很担心。求求你，把车还给别人！”

“他到阿尔及利亚出差去了。等他一回来，我就还给他。”

“把戒指也还给商店。”

“为什么还戒指？”拉马兹觉得受了委屈。

“如果你爱我，就照我说的办！”英加推开了车门。

“那个人什么模样？”拉马兹突然问。

“谁？”

“就是那个列里·多利泽。”

“高高的，瘦瘦的，”英加竭力回想，“对，两鬓还有白发，和年纪不相称。”

“高高的，瘦瘦的……”

“你认识他？”

拉马兹摇摇头。

“我走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英加钻出汽车，往锡安教堂的方向走去。

拉马兹目送着她。衬着浅黄色的锡安教堂，妹妹的身影显得更优美了。快走到教堂门口时，她又扭过头来，虽然隔着车窗玻璃看不见拉马兹，却仍然朝他笑了笑，挥了挥手。

拉马兹真想跳下车去，同她一起走进教堂，点燃蜡烛，祈祷一番：然后同她一起驾着汽车远走高飞。

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

奥塔尔教授去科学院参加主席团会议了。接待室来过几个男同事，他们来的唯一目的是欣赏所长的女秘书。

玛琳娜坐着无聊，便打电话消磨时间。

她从清晨起便心情抑郁，无法排解。自己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玛琳娜跟丈夫离婚已经五年了。虽然爱慕其姿色者不乏其人，但却没有人向她求婚。

玛琳娜很清楚那么多同事到接待室来是什么目的。

她是经过恋爱结的婚，当时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但几个月后她失望了，并深信爱情这个东西极不可靠。

她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对爱情再也不抱希望，再也不相信了。她对自己的未来早已听之任之。

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并且很突然。

门蓦地被打开，拉马兹出现在门口。

她不觉为之一震。一眼看到这位如果说还算不上美男子，那么至少是个筋骨强健、神采奕奕的年轻人，她体验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她弄清她是否喜欢这个举止有些放肆的青年。但每次见到他，她总是激动不已，不能自持。

这个精力充沛、城府很深的青年从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一些人很喜欢这个神态冷漠、少言寡语，但彬彬有礼、素养不凡的青年。另一些人则对他不能容忍，不知为什么，他那双初看起来满怀善意的淡黄色眼睛常常使这些人怒火中烧。

不过，话说回来，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理由也确实不少。9月初，研究所有一批美国学者来访，两星期以后又来了几个法国人。两次接待都由拉马兹当翻译。他不卑不亢，彬彬有礼，没有表现出一点点自夸或傲慢。而且翻译得流畅自然，通俗易懂，只不过偶尔对所长或所里某个同事谈话中的失误作点纠正。

日子一天天过去，奇闻接踵而来。人们竞相传播：一个月内拉马兹通过了大学两年课程的考试。人们还得知，1月份他将读完最后一个年级并将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大学校园里关于这位年轻人罕见才华的议论不绝于耳。许多人在评论拉马兹时不由自主地运用了“天才”这个字眼。

玛琳娜清楚地感觉到，她对他虽然怀有明显的反感，却密切注视着拉马兹走出的每一步。

此刻，见他推开屋门闯进来，玛琳娜心里更加不悦。

“所长去科学院了，大概今天不回来了！”她冷淡地说，虽然拉马兹没有提什么问题。

拉马兹仿佛没有听见她说的话，径直走到她的桌前。

“如果您愿意，我们明天去姆茨赫塔走走。”他竟向一个年轻女人提出如此放肆的建议。

所长的女秘书惊奇地盯着他。

“您说什么？”

“我说，如果您愿意，明天我们去姆茨赫塔走走！我 11 点整给您打电话。”

拉马兹不等回答，一转身走了出去。

玛琳娜被他的大胆举动搞得晕头转向，张口结舌。她失去了自持，不知如何是好。

她回到家里，后悔不迭，她为什么不把他叫住，狠狠地训他一顿。她下定了决心：如果明天 11 点他来电话，她就一口气向他悦出他理应得到的一切。

她定下心来，走进洗澡间，打开热水龙头，然后来到厨房。她以为她已镇定下来，但不一会儿她清楚了：忘掉拉马兹的邀请并非易事。

玛琳娜不知为什么给自己喷了些法国香水，又来到镜子前精心梳理自己的头发。她面前又出现了拉马兹的形象——大胆，自信，傲慢……

早晨她被透进窗户的阳光照醒，看了看表——已过 9 点！她惊恐地跳下床，她怕 11 点以前来不及梳洗打扮，想到这里时又感到很难为情，因为她意识到，她已接受了拉马兹的邀请。

11 点整，电话铃响了。玛琳娜立即抓起听筒，又马上后悔了，她这个急匆匆的举动把她暴露了——拉马兹不难猜到：她在等他的电话。

“喂！”玛琳娜停了一会才说。她想以此挽回自己的疏漏。

“你好，玛琳娜！”

“你好！”

“没听出来我是谁？”

“您好，拉马兹！”玛琳娜懂了，佯装下去没有什么意义。

“过五分钟我在你楼门口等你。”

玛琳娜不喜欢这么快就以“你”相称。

“可您还没问我去不去呢。”

“我不怀疑你会去。”

“您为什么不怀疑？”玛琳娜很委屈。

“为什么？不能在电话里说。到车里我都会解释清楚。总之，过五分钟我在楼下等你。”

“我还得换衣服。”玛琳娜撒了个谎。

拉马兹听后笑了。

“您笑什么？”玛琳娜像被当场抓住罪证似的心慌意乱。

“他看来知道我已经打扮好，正在心情紧张地等他的电话。”她想。

“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引我发笑。好吧，就听你的，不过，11 点半可要准时下来。”

“别把车停在我的楼门前。在药房后面等我。我来，不过我要告诉您，我虽然同意了，但并不等于您可以作出意味深长的结论。”

“是！”拉马兹又笑了。

“意味深长的结论”是达维德院士当年的口头禅。他当所长几十年来显然不止一两句口头禅深深印入了下属的脑海。

玛琳娜放下话筒，不知怎么又回到了镜子前。她不知为什么又不喜欢一个钟头以前选中的那件连衣裙了。

最后她挑了一件运动服式的连衣裙，上面罩了件天蓝色大开领套头羊毛衫。脚上穿了双天蓝色运动鞋，腕子上戴了副宽宽的蓝白相间的手镯，又挑

了个与衣装颜色相配的手提包。穿不穿刚买不久、还一次也没有穿过的那件薄皮革外衣，她有些犹豫不决。她看看窗外。虽是10月的最后一天，却热得有点反常，到处阳光灿烂。

“傍晚前就回来了。用不着上衣。”她有点遗憾地想。

“还是带上吧。要是忽然凉了呢。当然啦，看到上衣，他会想，我准备玩到傍晚，其实我至多玩两个小时。”玛琳娜这么想，但并不十分自信。

在到达阿夫恰尔之前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玛琳娜时时偷看她的同行者。她显然喜欢他神情刚毅的脸庞、坚定有力的把握着方向盘的大手掌。

“您为什么相信我一定会同意和您一起出去呢？”玛琳娜又想起那个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

“噢，这可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拉马兹微微一笑。

“为什么？”

“到了姆茨赫塔我再给你讲。”

“到了姆茨赫塔我们有什么计划？”

“计划按你的意愿订。愿意第一百万零一次去参观庙宇也行，愿意立刻去吃午饭也行。”

“到午饭时间还早着呢。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我宁愿第一百万零一次去参观庙宇。不过我不愿碰见熟人。”

“那我们就去帕萨瑙里。我想，10月底不会在那里碰上什么人。”

“去帕萨瑙里？”玛琳娜思索起来。

“对，去帕萨瑙里。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您多大了？”玛琳娜突然间笑问道。

“你看我多大？”

他又对她以“你”相称，玛琳娜听了仍感刺耳。拉马兹则无比对自己称她“你”还是听她称自己“您”都感到非常自然。玛琳娜给达维德当秘书的七年期间，院士和女秘书之间一向如此相称：他称她“你”，她称他“您”。

“多大？”玛琳娜眯起一只眼睛，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说：“大概23岁左右吧。”

拉马兹发自内心地哈哈笑了。

“您笑什么？您不只这么大？”

“比这大多了！”

“究竟多大？”他的回答使玛琳娜感到高兴，因为她心里有一根刺使她不安：拉马兹会不会比她年轻许多？

“我都76岁了。”

“这句玩笑话并不能逗人发笑！”她生气了。

“我不是开玩笑。有朝一日你会相信，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汽车里一阵沉默。拉马兹陷入沉思。玛琳娜也默不作声。她不知该说些什么。纳塔赫塔里村已被抛在后头。“日古利”沿格鲁吉亚军用公路疾驰。

拉马兹看看后视镜。跟在他们后面的灰色“伏尔加”渐渐减速。拉马兹心里有些紧张，他也减慢了车速，眼睛不住地盯着“伏尔加”。

“我在哪儿看见过这辆车？这辆‘伏尔加’我怎么这么熟呢？”

这时他马上醒悟到，他一出发这辆车就紧跟上了。他驶上中心大街，在十字路口碰上红灯时，灰色“伏尔加”险些顶上他的车尾。现在记起来了，他看见这辆“伏尔加”已不止一次，只不过他没去注意它，没去关心开车的

是谁，是谁在跟踪他——如果确实是在跟踪他的话。

“伏尔加”忽然掉头往回驶去。

“它似乎早已在跟踪我了。”

他突然想起，在他访问达维德的遗孀后来到街上时，一辆灰色“伏尔加”曾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他。

“也许这是我的错觉呢？世上何止一辆灰色‘伏尔加’！”

“没错，一定是我的错觉！”拉马兹作出了判断，把手一挥，仿佛想赶跑那些令人不快的思绪。

“您到底为什么相信我一定会接受您的邀请呢？”玛琳娜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拉马兹狡黠地笑笑。

“对，为什么？”

“因为嘛，我最近一次见到你时，突然感到我会爱上你。”

“又在开玩笑吧？”

“不，玛琳娜，我不是开玩笑，我有预见。”

玛琳娜有点生气地瞟了他一眼。只见他表情严肃，额头上的青筋突起。她不禁全身一颤。她心慌意乱地朝前方望了望，又朝拉马兹瞟了一眼，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恐惧。她偷眼看看车速表。说实在的，100迈算不上高速，是年轻人严肃的表情让她害怕。

拉马兹在想什么？

首先，他意识到，一种奇特的感觉攫住了他，他看见玛琳娜时无法抑上心中的激动。

“莫非我爱她？”拉马兹忽然想。

“莫非我真的爱上了她，莫非我得救了？”

眼前出现了英加，像幻灯片一样，他看见姑娘在锡安教堂前向他招手。

“也许我会爱上玛琳娜。也许……也许她会帮助我忘掉英加……”

拉马兹没有发现他已把车开到了逆行道上。迎面驶来一辆大型载重卡车。起初玛琳娜以为拉马兹已看见了驶近的卡车，但当距离迅速缩短时，她看看年轻人的脸，才发现他处于精神恍惚状态，于是拼命高喊一声：

“拉马兹！”

拉马兹立即苏醒过来，把车头打向右侧。卡车司机惊恐的脸庞在玛琳娜眼前一闪而过。玛琳娜意识到她和拉马兹得救了，才无力地往靠背上一靠。

拉马兹减慢速度，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了。

他打开车门。

“怎么啦？”玛琳娜恐惧地问。

“没什么。下车抽支烟。”

“让我也抽一支。”

他把烟递给她。

玛琳娜猛吸了一口。

“你最好不要抽烟！”拉马兹说着下了车，不知为什么朝车后面走去。看来他是不希望别人注视他。

玛琳娜留在车里。

想找个人一吐衷肠的强烈愿望攫住了拉马兹。

这种愿望曾多次突然向他袭来，控制了他，当实在摆脱不了时，他便高

声地自己向自己诉说。

现在他是绝对的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人可以倾吐哪怕是最小的事，更不用说那件不仅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了。

而且这是件什么样的秘密啊！

当他绝对孤身一人时他理解，必须将这柱秘密深藏在心中，但有时候他很害怕，怕有一天他会向某个人把一切都讲出来。

他很想向玛琳娜敞开心扉，诱惑力非常强大。但他及时控制住自己，及时离开了汽车。他竭力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并以巨大的意志力做到了这点。

情绪恢复了，心里轻松下来，他想起车里还坐着玛琳娜。

“也许我会爱上她，也许她会拯救我，使我摆脱精神空虚忙态……”

拉马兹把烟蒂往路旁一丢，回到了幸里。

“请原谅！”他坐回方向盘前，快活地冲玛琳娜说。

返回时，拉马兹把车停在距药房 50 米左右早晨接玛琳娜的老地方。他停下车，看了看这位年轻女子。她心神慌乱，不知如何是好。她一路都在思索，如果拉马兹提出到她家里作客，她应如何回答，但她感觉到他不会下车送她，便一下子定下心来。

她放心地吁了口气，冲拉马兹迷人地一笑，整理好手提包探身去开车门。

“我爱你，玛琳娜！”拉马兹突然说。

她像触了电一般把手从车门上缩了回来。

“您说什么？”她问，虽然她清楚地听到了他说的话。

“我爱你！”

玛琳娜正准备回答他，但拉马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

“今天什么也不要说。好好想想，明天或者以后给我答复。”

玛琳娜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她找到了出路，用力推开车门，走下汽车。

“再见！”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12 . 盗 窃

拉马兹把自己锁在所长办公室里时差不多是 10 点左右。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保险柜。他向自己的新情人介绍自己的打算时，没有向她说他要打开保险柜。玛琳娜只应知道她直接参加的事。

不，拉马兹并不是怕她出卖他。从那次难忘的帕萨瑙里之游起，他们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见面，虽然在人前他们装作不过是一般同事而已。晚上他常常到玛琳娜家去，呆到第二天早晨才出来。她那突然爆发的爱情是如此强烈而忘我，使她失去了对他的任何戒心。女人为了自己钟爱的男子是甘愿舍身相助而不计后果的。因此，当拉马兹决定在所长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监听他的每一个行动，防止他偷偷打开保险柜时，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她，并请她给予协助。玛琳娜答应了。答应是答应了，但谁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呢？因此没有必要告诉她全部计划。小心谨慎不会吃亏。

拉马兹对自己如此镇静感到奇怪。他以为他会非常紧张。走进办公室时，他的确有些紧张。但他刚把自己锁在里面，紧张感立刻消失了。他知道，他可以在这里呆一整天，谁也不会打扰他，谁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拉马兹把手提包放在保险柜前，取出胶皮手套戴上，又把手伸进提包取出一把大剪刀，小心翼翼地剪断保险柜门把手上拴火漆印的铅丝，把它摘下来放在包里，对上密码，按住门把手，停了片刻。他毕竟觉得有些紧张。然后双手扭动门把手，往怀里。一拉。沉重的柜门发出轻轻的吱扭声。保险柜里装满了各种卷宗、文件、赠书、外国人送的小礼物、信件副本。这些拉马兹没有去动。他只从保险柜里取出放着他的论文和实验结果的绿色卷宗，把它们整整齐齐放在提包里，然后不慌不忙地关上柜门，并把密码盘恢复原状。接着，他又从提包里取出电炉、金属板、火漆、金属印模——能够做出与门把手上的火漆印相同印记的印模。拉马兹没费多大劲便做出了一个火漆印。10 天前，所长去科学院开会时，拉马兹对玛琳娜说他需要打个直通电话。玛琳娜哪会拒绝呢？！于是他走进办公室，倒锁上门，来到保险柜前，小心谨慎地把造型材料贴在火漆印上。第一次取得的印模就很满意，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做了两个。今天的火漆印就是用这种印模制做的。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做完了。拉马兹喘了口气，从衣袋里掏出香烟，但他怕留下烟灰，没有吸，又放回了兜里。他尔起手提包，取出一台灵敏度非常高的日本产微型窃听器。他事先在窃听器的四角装好了四块磁石，其磁力足可以把窃听器粘在铁板上。安放的地方他也早已选好了，就在所长老式大写字台的底面。即使谁把东西掉在桌子下面，爬进去找，也不会发现这只贴在桌子底面的火柴盒大小的窃听器，因为他不可能抬头向上看。

拉马兹爬到这只老式写字台下面，把一片四角打了孔的薄钢片用螺钉固定在桌子的底面，然后从桌下爬出来，舒心地喘了口气。事情差不多做完了。他下意识地又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来，但他立刻决定离开办公室后再抽，于是把香烟放了回去，拿起放在桌上的窃听器，又爬到桌下去了。

拉马兹对自己的巧妙安排很满意。他要求玛琳娜下班时把窃听器带回家去，早晨所长上班前又把它粘在钢片上。当然也可以留在那里，女清洁工不会发现它。但为了避免出现各种料想不到的情况，最好还是让玛琳娜每天晚上带回家。

拉马兹把办公室仔细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并再次看

了看保险柜，然后才拿起手提包。如果接待室或走廊里有人，玛琳娜会通过对讲机给他发出信号。对讲机没有声音。拉马兹打开门，往外探了探头。

玛琳娜正站在接待室门口望着走廊。她冲他微微一笑表示走廊里没有人，他可以出来。

拉马兹离开接待室时大声说，半小时后将给她去电话，然后沿走廊走去。

五分钟后他已驾着汽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他不时瞟一眼手提包，那里面放着不久前将其改写成毕业论文的以往研究成果的原件和最主要的、附有实验材料的、业已完成并已誊清的文稿《第五放射性系》。回忆并重新写出这篇论文的理论部分并不困难，但要写出现在集中在一封卷宗里的这些实验结果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靠记忆恢复不可想象，而从头再做实验得花很长时间。万不得已，在实验室工作一年可以取得以前那些实验的结果，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同奥塔尔一起做。这样一来，奥塔尔便自然而然取得了研究成果的共同署名权。

最让拉马兹高兴的是，从今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打开保险柜，谁也找不到院士的研究成果了。相反，大家会相信，达维德没有留下任何研究结果，五年来他竭力要证明第五放射性系的存在是白费力气。这再次说明了死去的所长要求两年后再开保险柜的原因。

还有一点必须估计到：人们自然而然会感到惊奇，会百般追问，拉马兹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现第五放射性系的存在。

拉马兹对可能爆发的议论并不放在心上。他对可能发生麻烦早有预见，所以事先制造了一份文献，他认为这份材料可以消除一切怀疑。从今天起，他可以通过装在所长桌下的窃听器时刻掌握奥塔尔的动向。拉马兹确信新所长会全力以赴地想法偷偷打开保险柜。因此玛琳娜应当时刻掌握任何陌生人访问所长的情况。所长这位女秘书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使用窃听器的技术。在明年春天拉马兹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送莫斯科之前，不应让奥塔尔动保险柜，不然的话他会抢先闹起来的。但到明年春天奥塔尔再想正式控告年轻科学家剽窃别人的成果就办个到了。

“我害怕，拉马兹！”

“有什么好怕的？”仰躺着的拉马兹笑了笑。

“要是你不爱我了怎么办？”

他冲玛琳娜转过身，把她搂在怀里。

“我已经没有你就不能生活了！你要抛下我，我就自杀，你可得记住！不要以为我是吓唬你。我只想让你知道，没有你我一天也受不了。”

“你怎么啦？”拉马兹双手搭在她的肩上，把她推远一点，盯着她的眼睛。

“跟你在一起时我什么也不怕。可只要你一走，我就坐立不安。”

拉马兹又笑了：

“别说傻话了。让我怎么证明我爱你呢？”

“需要全都讲出来吗？”玛琳娜暗自思忖。“为什么他连一个朋友也不让我认识？他为什么竭力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爱情？难道一辈子都这样？永远在我家里躲着？莫非只在我替他偷录所长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他才需要我？莫非仅仅为此他才跟我在一起？”

玛琳娜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拉马兹在努力真正地爱她。或者说得准确些，他在努力说服自己爱她。某些时候他确实相信他已忘记英加。但过几分

钟或几小时之后，眼前又出现了妹妹那亲切的面容。他连在心里想到“爱情”这个字眼都感到害怕，他竭力把想到英加时的激动叫做“感情”冲动。

拉马兹早已感到，玛琳娜大概不能成为帮助他忘掉英加的女人。

13 . 震惊全国的 “ 才子 ”

玛卡刚走进教室便吸引了所有出席者的注意。她提前整整一刻钟来到会场，但这间半圆形阶梯教室里已经是济济一堂。前几排坐的主要是白发谢顶和戴眼镜的学者。青年人都坐在后面，教室里异常肃静，人们在等待某种非凡的、令人震惊的事件。

玛卡一进门就感觉到有两百多双好奇的眼睛在盯着她。

她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迈着稳重的步伐，同时用目光在教室里寻找空座。

头排一位学者认出玛卡是地位颇高的官员格奥尔吉的女儿，立刻站起身，迎上去，要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

“ 谢谢您，请别费心。我去后面找个座位！ ” 玛卡礼貌地推辞。

“ 没什么，您坐这儿吧！ ”

“ 真的，我不想坐前面。是电视台派我来的。最好坐高一些，那样更容易感受全场的气氛，从而更清楚地构思电视节目脚本。 ”

“ 那就随您的意思，我陪您去。 ”

这位上了年纪的学者陪同玛卡来到高高的后排。朝自己一个学生招招手，让他把座位让给客人。

“ 谢谢您，谢谢您为我费心！ ” 玛卡与伴送她的老学者握握手，又感激地看看让给她座位的大学生。

21 岁毕竟是 21 岁，玛卡引起这么多人的强烈兴趣自然心里高兴，虽然她对自己不得不出席一个什么才子的毕业论文答辩会而感到遗憾。这位青年学者一个月内通过了三个学年的各门考试，凭毕业论文准备授予他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对这些玛卡并不感兴趣。

这位电视制片厂编剧部年轻的副总编辑更感兴趣的是音乐、美术和文学。

但是没有办法，是电视委员会主席亲自交给她的任务，不能拒绝。

那天，委员会主席伊拉克利，一个六十开外戴着眼镜的可亲老人，到办公室来迎接年轻的女同事，并亲自把椅子搬到长桌前，作个手势请她坐下。

“ 我想交给您一项重要的，而且我认为很有意义的任务！需要写一部一小时的纪录片脚本。我可以预先告诉您，影片的主人公不会使您无动于衷。 ”

玛卡礼貌地微笑着倾听委员会主席的教导。

“ 今天科学界人人都在谈论一个年轻人，23 或 24 岁的拉马兹·科林捷利，他以前在大学物理数学系函授部学习，同时在工具厂工作。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记忆。医生们已不再指望能救活他了。但是发生了奇迹。出院后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通过了三个年级的考试，现在就要大学毕业了，就要对毕业论文进行答辩，凭这篇论文将授予他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怎么样？ ”

主席兴奋得两眼放光，玛卡见状几乎笑出声来。 “ 您不知道我多么相信您的才干和精力啊！ ”

伊拉克利态度坚决，玛卡不好拒绝，虽然她对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数学家都毫无兴趣。她一贯认为这些人的性格和情感缺乏民族特色。

一个天才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就，她对这并不感到惊异。她活了 21 岁，见过好几个童年时被认为是明星的人，后来却年复一年地原地踏步，并没有

作出什么成绩。

玛卡一见到拉马兹就有些喜欢他。直觉告诉姑娘，这个栗色头发、椭圆下巴、神情刚毅的高个子运动员一定不同于他那些片面发展的同学。年轻物理学家报告的内容，玛卡不完全懂。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年轻人阐述的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与会者对这一发现的意义心服口服，并一致要求授予拉马兹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有几个词组差不多所有发言人都要提到，所以她记住了，例如“脉冲X射线”、“热X射线”、“预计的中子星磁场”等，还有几个句子，它们的含义大概她一辈子也弄不懂，再说，坦白地讲，她也毫无弄懂的愿望。

答辩快结束了。这时玛卡才发现，除答辩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以外，半圆形讲台上还坐着第比利斯大学校长。

“谁还想发言？”答辩委员会主席站起身，扫视与会者，他发问的对象主要是坐在前三排的人。

“请允许我发言。”一个蓄着八字胡的矮胖子站起来。

拉马兹认出了，他是马卡尔，大学高级讲师，原是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十年前因男女关系问题被赶出了研究所。他知道，从这个人嘴里不会听到什么好话。

“首先我想声明，凭拉马兹的毕业论文无疑可以授予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马卡尔说，同时面带冷笑扫视了一遍答辩委员会委员。“如果我这个看法已记入记录，我想再提一个问题。亲爱的同志们，拉马兹上二年级时，我在班上讲电子学。当然，他没有来参加这些函授授生讲的面授课，不过即使他来上课，他的品行和学识也都不出色。而在考试时，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纯粹是出于慈悲才给他打了8分……”

有几个人大声笑了，有人甚至打了个口哨。

“请安静！”答辩委员会主席站了起来。

马卡尔没有回头，浓密的唇髭下那丝笑容渐渐隐去，最后完全消失了。教室逐渐安静下来。

委员会主席示意马卡尔，要他继续讲下去，“所以说，拉马兹同学是个平庸的学生。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这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变化让我们怎么解释呢？尊敬的拉马兹，也许您能向我们解释一下，您用什么时间学会了三门外语，用什么时间如此深入、扎实而又富创造性地掌握了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极其复杂的知识呢？您用什么时间研究、解决并以出色的科学逻辑论证了如此特殊、如此艰难复杂的问题呢？”

大厅里一片静默。所有人都仿佛定在了那里。很清楚，大家都想知道拉马兹是如何在科学领域一步登天的。

“尊敬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委员们。”年轻学者微笑着开始发言。“你们瞧，科学辩论渐渐变成了记者招待会。”

大家都笑了。

几个人鼓起掌来。

“他的笑容多么和善！”玛卡想。

“和善而且宽厚！”她想到一个更准确的字眼。

“如果尊敬的主席认为改变会议性质是合理的，我很愿意回答尊敬的马卡尔提出的问题。”

拉马兹望望全神贯注地听他发言的校长，望望委员会各位委员紧张的面

孔，望望焦急地等着他回答的全体与会者。他的目光停在坐在第二排的祖拉布身上，冲他使了个眼色，然后面向马卡尔说道：

“马卡尔先生、大概在场的许多人都想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以前认识我的人。让我们把我的一生分成两部分——受伤前和受伤后。受伤前，正如大家指出的那样，我是个懒惰的坏学生，除此之外，还是个流氓。你们感到惊奇，这是很自然的。恰好我的医生和救命恩人、著名教授祖拉布就坐在这里第二排。”

全场骚动起来，坐在后面的青年人纷纷欠起身想看看共和国最大医院的这位主任医生。

祖拉布深受感动，满怀感激地欠起身，谦虚地冲大家点点头，坐下了。

“是的，马卡尔先生！关于我发生良性变化的原因是不是问问尊敬的主任医生更为合理呢？也许天车上百公斤重的挂钩那一击真的对人产生了奇迹般的影响？也许这一记耳光能使大脑先失去思考能力，然后又获得天才的智慧呢？”

大厅里又响起一片笑声，有些人甚至鼓起掌来。

“是的，尊敬的听众，不少人对大学生拉马兹神奇的变化感到震惊。我只想作一点说明，拉马兹从来不是什么流氓，也不是懒汉。他一天工作 12 个小时，还学习外语，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他日夜用功以便深入地掌握一切必需的知识。我想在某些教师面前表示歉意，但是他们在考试时确实表现出知识贫乏。我曾嘲笑过他们，说过些调侃的话。我不想隐瞒，我曾怀着惬意的心情等着看有朝一日他们会如何震惊，会认识到我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我的行为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抗议。总而言之，我想使等待轰动新闻的人感到失望：拉马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只不过是改变了生活态度。”

拉马兹转向主席，意思是：他说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委员会主席很久没能使会场平静下来。青年物理学家的讲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会场上东一处西一处地爆发了争论。有些人认为，拉马兹是怎样一个人已经清楚了，另一些人则觉得，非同寻常的渊博学识和突然获得的科学灵感有些神秘。

校长只好亲自站起身来让大家安静。议论声渐渐减弱，终于完全平息。

“亲爱的同志们！”主席说。“刚才委员会所有委员，包括我在内，对拉马兹的毕业论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玛卡陷入了沉思。青年物理学家的表现给姑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浮现在她眼前的一会儿是善意的微笑，一会儿是高傲的嘲笑，她听到的一会儿是发自内心的笑声，一会儿是辛辣的讥笑，拉马兹两眼一会儿放出光芒，一会儿又变得暗淡无色，他一会儿攥起拳头，一会儿松开，脸上的表情不停地变化。

她想用这些斑斓的色块拼接成一幅才华横溢、忠厚善良的完美肖像，却一无所获。

玛卡甚至没有发现主席讲话已结束，人们已经退席了。她忽然觉得胸口憋闷得慌，只想尽快跑到街上去。

她走下阶梯时，再一次注意到拉马兹。他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正在接受大家的祝贺。

她不大喜欢年轻的物理学家如此光彩焕发。她认为，拉马兹这样一位有才华、受推崇的青年人不应当表现得如此兴奋。

大学校长第一个向拉马兹表示祝贺，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定能在一周内授予他副博士学位。拉马兹礼貌地向大家表示感谢。最后一个和拉马兹握手的是马卡尔。

“您不生我的气吧？”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你本来是应当这样做的。”“您不知道，年轻人……”

“我知道得很多，马卡尔先生，我还知道十年前达维德院士把您叫到办公室，当着您的面把您写的匿名信撕碎的事。您以为他毁灭了所有证明您作风不正的一切证据吗？达维德为防万一把两封信藏在了保险柜里，这台保险柜在明年10月就要打开。”仿佛一桶绿色颜料浇在了马卡尔的头上，从额头、两鬓慢慢流到脸上。“再见，尊敬的高级讲师同志！”拉马兹找到电视制片厂编剧部，接着又很容易找到了117号房间。他用力推开门“这间摆着盆花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办公桌。桌后坐着一位年轻姑娘。

“请进，拉马兹先生！”她站起身，指着椅子，请客人坐下。

“老天爷，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拉马兹想。“她认出我了。

看来，我们确实在哪儿见过……”

“谢谢，我找玛卡·兰季亚。”他像是顺便提一下似的说。“准确地说，不是我找她，是她找我。”

“我就是玛卡·兰季亚！”姑娘笑容可掬。

“您就是？”拉马兹很惊奇。

“对，我就是。”您为什么感到奇怪？”

“这么年轻就当上了编剧部副总编？”

“我不理解您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您不也是二十三四岁就名扬全格鲁吉亚了吗？”

“我只不过取得了副博士学位，这跟获得职位不同。当然，我毫不怀疑您的才华，虽然我没有读过您的创作。可以吸烟吗？”

“吸吧。”

拉马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温斯顿”，向姑娘递过去：

“来一支？”

“谢谢，我不吸烟。”

“对不起，那我也不抽了。”

“抽吧，我虽然当副总编时间不长，但已经不习惯男人们那么客客气气了。”

“您是格奥尔吉·兰季亚的女儿吧？”拉马兹把烟放回衣袋。

“对。”

“啊，全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编的了。”

“您为什么认为我的任命是非法的？”

“我再说一遍，我不怀疑您有才华，但职位需要经验。您多大年纪？”

“22岁。”

“就是说，您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当年就当上了编剧部副总编。请您们心自问，然后告诉我，您越过了多少有才华、有资格当副总编的人啊？您难道自己不明白，如果您父亲不是个大官，您一定会被分配到地方上吗？”

姑娘两眼噙着泪花，她伸手摸了摸自己那染成浅灰色的头发，努力露出笑容。

“请原谅，我刺痛您了。您应当理解我。我是个流浪儿，除了妹妹以外，我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如果我的话代表了一生只能默默无闻的那些有才华的人，请您不要过分苛求于我。”

玛卡一言不发。她两眼盯着桌面，手里玩弄着钢笔。

拉马兹感到他该起身同受屈的姑娘告别了。但他突然又对说出的话感到后悔起来。他觉得他很不想走，虽然他不能理解，这位虽不十分漂亮但很有魅力的姑娘为什么使他感到眷恋。

玛卡打破持续过久的沉默：

“没想到我们的会见竟是这样子。”

“我应该向您道歉。请您相信我，请相信我不是有意刺痛您。我衷心请求您，请您忘掉一个不走运的人说的话！”

“可惜的是，您说得很对。”

姑娘痛苦的微笑与悲伤的目光彻底征服了拉马兹。

“再一次请求您原谅！”

“没什么。您说的完全对。还在大学毕业前他们就为我创造条件让我能拍一部电视片。我拍的片子本身也的确不错，但从一开始，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我父亲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就让我当了编辑。他们为我预备好了位子。很快就让副总编退休了，于是把我放在了他的位子上。起初我为如此迅速的升迁还感到不大自在，后来我渐渐自信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合理合法。两三个月后我已不再去想我那个同班同学被派到一家区级报纸当记者的事了。他比我天分高得多啊！我已不再为我目前的地位是爸爸的慷慨安排而感到不自在了。我想，既然这个位子是我父亲争取来的，我就有权坐这个位子。虽然我也看到了，年轻人要让自己的剧本获得通过得花很大力气，而我的剧本却得到争先恐后的赞扬。还没有一个人提醒我，让我感觉到我的晋升是无功受禄！于是我离开了真理……”

拉马兹越来越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他深深感到，她的内心是纯洁而真诚、正直而善良的，她很聪明。

“今天晚上我就找大家谈谈，明天我要交一份申请书，要他们调我当普通编辑。”

“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拉马兹坚决反对。

“为什么？”玛卡不解地问。

“我不愿成为促使您迈出这愚蠢的一步的人。”

“我不知道这‘愚蠢的一步’的微妙含义，不过这样一来，我就不明白您的态度了。”

“我不知为什么忽然很想跟您坦诚相见，我坦率地承认，我的言行很不一致。”

姑娘不知所措地死死盯着拉马兹。

一个戴眼镜的姑娘闯进副总编办公室。见一位陌生青年坐在那里，她道了声歉，迅即躲出门外。

“是的，”拉马兹接着被打断的话头说，“我们号召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品行高尚。广播、电视、报刊不厌其烦地宣传，作家、诗人为之颂扬、歌唱。而实际上……”

拉马兹两眼放出光芒。

“可惜，我们却更加尊敬那些出卖良心去达到既定目标的人。总而言之，亲爱的玛卡，我们还不会珍视高尚的品质。因此，不要写申请。您在道德上的英雄行为，可惜，谁也不需要！”拉马兹站起身。“不知您为什么请我来，但我大体猜得出。我还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大吹大擂搅得四邻不安的事。此外，我天性不喜欢宣传。”

“请原谅我白白打搅了您！”玛卡笑着说，一面起身从桌后走出。

“恰恰相反，是我应当请您原谅没能满足您的期待。请留步！”

“您知道吗，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我也去了。”玛卡说。

“知道，您坐在倒数第二排，边上。您穿一件浅黄色连衣裙和一件宽大的绒线衫，也是浅黄色的。”

“您真的看见我了？”玛卡感到惊奇。

“您难道不相信？”

“您把出席者的面孔全记住了？”

“凡是惹我心烦的或让我感兴趣的人。”

“我的面孔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您先说说，我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说实话？”

“当然。”

“我对物理一窍不通。可作为一个人，您可别生气，您不招我喜欢。”

“现在呢？”

“我的看法更坚定了。”

“谢谢您的坦率！”

“现在该您说了。我玛卡给您这位前程似锦、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留下什么印象，是使您感兴趣，还是惹您心烦呢？”

“我觉得您是一个能使人真正感兴趣的人。”

“谢谢，您让我很高兴，即使说这话只是出于骑士风度和男子的礼貌。”

“我是完全真诚的。而且我根本不喜欢虚伪的骑士风度。”

“能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吗？”

“请！”

“您刚才说大体上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过，我可是向你们的党委书记清楚他说明了我想拍一部关于您的记录片。”

“是的。我大体上猜到了您为什么需要我。”

“请您坦率地回答我。您真的早就决定拒绝拍摄电视片，还是我的年轻、缺乏经验促使您做出这个决定的？”

“两者都是。不过，更准确地说，两者都不是！”

拉马兹脸上缓缓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可惜我全都明白了！”玛卡伤心地说着朝门口走去。

“您什么也不明白！”

玛卡转过头，见拉马兹仍坐在原地没动。

“我再向您说一遍，我不喜欢围绕我个人搞什么轰动新闻。但是，如果不是我担心一件事的话，我是不会对您的要求置之不理的。”

“担心什么？”玛卡兴奋起来。

“坦率地说吗？”

“当然。”

“我怕爱上您！”

姑娘把目光投向拉马兹的眼睛。

玛卡的严肃表情让拉马兹吃了一惊。

“再见！”

他说罢走了出去，习惯地用力带上了门。

玛卡离开目前职位的决定惊动了整个编剧部。谁也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出现了几百种解释，传递着几千种猜测，但是十分奇怪，姑娘的幸福表情使这些解释和猜测一概站不住脚。玛卡本来一向天性善良、性格柔和，但现在她的眼里充满前所未有的喜悦。

“玛卡，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玛卡在制片厂最要好的朋友莉娅问道。

“我想都没想到，我的决定会引起这么多议论。第一，我们这里有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我知道人们不信我的话。不信就不信好了。再说还可能有另一个理由嘛。我想自由自在。我不喜欢紧张！”

制片厂同事们对玛卡的说法将信将疑。他们不否认，姑娘的解释听起来真诚有理，但是玛卡那兴奋而幸福的表情毕竟使他们有理由产生怀疑。

玛卡丝毫不因工会主席诧异的表情与编剧部同事们的议论而感到不安。姑娘为自己敢于迈出独立的一步而感到无限愉快。

“不知拉马兹知道我的作法后会说什么？”

玛卡倒吸了一旧凉气。

“我怎么想起他来了？”

“也许是仅仅因为在他谈话之后我才用另外的眼光看待生活，所以想起了他吧？”

“我怕爱上您！”她耳边又响起拉马兹的声音。

“他知道我的决定以后会说什么呢？”玛卡明白，没有必要欺骗自己。她承认，青年学者的意见对她并非无关紧要。

14 . 骗局

“你打算去莫斯科？”索索问拉马兹。

“两天以后。”

“出什么事了？”

“你想打听什么？”

“我不喜欢别人跟我这样谈话，对此你好像很清楚。”

“我不喜欢别人干预我的事，这你好像也很清楚。”

“我不干预你的事。我只不过想知道，你在莫斯科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干一桩值得干的事。”

“你不是怀疑我是不是拉马兹吗？”

“我从来没有怀疑。谢天谢地，我还没得血管硬化，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认得出。我曾怀疑你想离开我们，你说失去了记忆，是为了对以前所做所为不负责任。同时我还看出，你有好多事不肯说。许多事瞒着我们，不肯开诚公布。你本来不是那样，却装成那个样子。你通过了论文答辩，许多事我才明白了。”

“得了，得了。”

“我不是来吵嘴的。你前途无量。做了这桩买卖以后，你可以走。像你这样的人不应当跟我们在一起。从今天起你可以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只不过想向你提一个要求。是一件很值得干的买卖。没有你，我们干不了。毫无办法。得有一个懂外语的人。”

“这次买卖能弄多少？”

“10 万美元！”

“美元？”

“对，美元，一周以后我就能把它变成 30 万卢布。”

“倒卖外汇我不干。”

“不是什么倒卖。”

“那美元是哪儿来的？”拉马兹厌恶地看看索索那浓密的头发和眉毛。

“我给你详细讲讲。我们在莫斯科有一个自己人，他认识了一个外国人，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是个英国外交官，此人专门收集稀有邮票。他向我的那位朋友说出了将近 20 种稀有邮票的名称，他估计莫斯科的集邮爱好者手里有这些邮票。我那位朋友……”

“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罗曼！”

“罗曼！”拉马兹重复了一遍，似乎想把这个名字永远印在脑子里。

“罗曼为了寻找这些邮票化了两年时间，结识了近 500 位集邮爱好者，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住在莫斯科的格鲁吉亚人，他手里有其中的一张。名叫‘特拉法尔加’，纪念特拉法尔加战役_181_1 的。”

“你也知道特拉法尔加战役？”拉马兹感到惊奇。

“我知道那张价值 10 万美元的邮票的名称。现在邮票比什么油画、圣像和黄金都值钱，而且带出国外又容易和安全得多。”

“10 万美元！”拉马兹又重复了一遍。“多少人参加行动？”

“我，你和罗曼。”

“三人平分？”

“罗曼多拿1万。”

“要我做什么？”

“首先是跟那个外国人谈判。”

“我怎么找到他？”

“罗曼手里有他所有的地址。你给他打个电话，约定时间地点。”

“得三人平分！”拉马兹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为什么？”

“难道我的英语不值钱吗？是罗曼发现了线索，那又怎么样？他要是自己干得了，就不会找我们了。”

“没有罗曼我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到莫斯科再讨论吧。”

“邮票主人是个什么人？”

“是个老物理学家，退休了。”

“叫什么名字？”

“瓦尔拉姆·吉戈什维利。住在西比良科关大街，二门，四层，两居室套房。”

“你确实知道瓦尔拉姆有‘特拉法尔加’吗？”

“莫斯科一位最有名的邮票收集家说的。”

拉马兹思索起来。

索索明白，拉马兹已进入角色，于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知道，拉马兹在思考如何行动，便保持沉默不去打扰他。

“关于这件事还知道些什么？”拉马兹突然问。

“瓦尔拉姆的姐姐的孙女莉娅目前在莫斯科。莉娅大约30岁，已婚。丈夫叫列万·拉米什维利，是个什么局的局长，列万的父亲是个大官……”

“清楚了，我懂了。”

“我想。可以利用莉娅作敲门砖。罗曼打听清楚了，她住在布达佩斯饭店，还要在莫斯科住十来天。”

“为什么没有住在瓦尔拉姆家里？”

“不知道。大概宁愿自由自在吧。她常常跟瓦尔拉姆一起散步，一起在饭店的餐厅里吃晚饭。”

“得手以后要是她对我产生了怀疑，把我出卖了怎么办？”

“对付女人一是你的本行。”

拉马兹又思索起来。

索索站起身。为了不打扰朋友，他来到厨房，打开冰箱，找到一瓶波尔荣矿泉水。

拉马兹在制定行动计划，这使他渐渐兴奋起来。

索索手拿商只杯子回到屋里。

“想出好主意了吗？”

“想出来了。如果莉娅认不出我就好了。”

“她怎么会认得你？”

“根据报上的像片呗，万一她记住了呢！”

“你说得有道理。幸好电报上没有介绍你的事迹。”

“瞧，我的谦虚很有用吧。有多少记者跟在我屁股后头转啊！还有一个危险：如果在餐厅或者街上碰上格鲁吉亚熟人就糟了。”

“你想化名同她结识？”

“不，我想装成一个外国人跟她认识。女人们不知怎么都对外国人很有兴趣。美妙无比的莉娅懂不懂什么外语？”

“五年级到十年级学过英语，不知是她的舅舅还是外公会讲英语。”

“还会别的什么外语不？”

“我想不会了。”

“今天你就给莫斯科那位罗曼通个电话。如果他们会讲英语，我就扮成法国人，不然他会听出我不是英国人。我扮成一个讲一口好英语的法国人，懂吗？”

“懂。以后呢？”

“以后我必须想法认识莉娅。如果上帝帮忙，她是个庸俗女人就更好了。你能想象得出，一个法国人对一个庸俗的女人意味着什么。叫热拉尔·戈万，或者叫勒鲁瓦也行……不，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叫勒鲁瓦！叫德·勒鲁瓦要响亮得多。你知道这个‘德’——184_1 对女人意味着什么吗？对，叫德·勒鲁瓦当然强得多。

“既好听，又好记。”

“就算你认识了。以后呢？”

“以后就要赢得信任，让她请我到我的苏联同行家去。然后去餐厅。虽然去剧院或者音乐厅更好些，不会碰上熟人。你要记住，亲爱的索索，如果结识得以成功，这号人是不会劳神去看戏或听音乐会的。我必须把动身前的两天用来学会一首最新高卢歌曲，为了弹钢琴，我还要找一首现代法国集成曲。”

“以后呢？”

“以后？”拉马兹突然生气了。“你不会动动脑子吗？以后我跟老头子一块儿送进人的莉娅回第比利斯。”

“以后呢？”

“你还不明白以后我们该怎么干吗？”

“明白了。我自己也看出来，用别的方法我们玩不转。”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今天的谈话结束了。细节到莫斯科再谈。现在我起草一张名片。你好像在印刷所有熟人，交给他，让他尽快印出来。其实，我哪像什么法国人或者英国人！整整七天装成外国人是很难的。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得了，到莫斯科后……嗯，我就叫诺达尔·巴拉米泽吧！明天晚上你乘飞机去首都，为我在国际饭店订个房间，你能想象得出，尊敬的索索，‘国际’这个字眼对一个年轻女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拉马兹取过满杯的波尔荣矿泉水，贪婪地喝干了。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年轻人！”马特维耶夫院士拍拍拉马兹的肩膀。“因您的毕业论文，学术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您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

“谢谢您，马特维耶夫院士！”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为您出色的研究成果感到鼓舞。您发现的第五放射性系不久将为全世界所知。”

马特维耶夫又拍了拍拉马兹的肩膀，然后不慌不忙，不，是倦怠慵懒地走到圈椅前，笨拙地坐在上面。

“近三年来他身体差多了！”拉马兹遗憾地想。

达维德和马特维耶夫院士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根据达维德的倡议在第比利斯创办天体物理研究所时，这位莫斯科同行留给予这位格鲁吉亚科学家

以切实的帮助。起初是向他提供仪器设备与科技咨询，后来又同他交换青年研究人员，让他们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实习。再往后他们两人研究了不少共同课题，举行过几次学术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

马特维耶夫与其说像一位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不如说更像一位退役的篮球运动员。身高差 10 厘米不到 2 米。下巴上那把布朗热式的胡子和额头下那副眼镜对于他非常合适。有一次他住医院时把胡子剃了，结果家里人和同事们都认不出他了。

“后天中午 12 点我要把您的问题提到院学术委员会上讨论。会前我要请两位教授阅读您的论文，我自己也要准备好发言。我愿意提前祝贺您，并向您宣布，从后天 12 点起，您这位 24 岁的青年将正式与著名学者们并驾齐驱！”

马特维耶夫抑制着激动心情，站起身，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我遇到过许多有才华的人。遇到有才华的人是一种幸福。现在有学识、有素养的科学家很多，比 20 年前甚至比 10 年前要多得多。他们懂外语，会弹奏乐器，举止文雅。但是理论家和实验家依然缺乏。可叹的是，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总的水平，这也许是个十分费解的现象，比三、四十年前反而更为平庸。”

院士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是的，遇到一个真正的天才的机会是太少了。我很幸运，年轻人，确实很幸运。您是一位出色的、光辉的天才。首先，您只有 24 岁。然而您的毕业论文，尤其是第五放射性系的发现，足以使您成为一位著名科学家。但我感觉您的更大成就还在将来。请您记住，只要我活着，我的研究所的大门永远向您开着。

我们将为您创造一切条件去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您完美地掌握了多种外语，这太好了。您可以不必花许多时间去学外语了。您成家了吗？”

“还没有。”

“这不好！”马特维耶夫遗憾地摇摇头。“您越快结婚越好。您是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您，我甚至以为您是一位空手道运动冠军呢。需要有一个家庭。那样搞科研的时间马上就会增加。您认识达维德院士吗？”马特维耶夫突然改变了话题。

“很熟。”

“对对，我完全忘了，您跟他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过嘛。”

“不，我没有跟他一起工作过。我进第比利斯天体物理研究所当实验员是在院士死后。我跟达维德院士是在医院里认识的。我很熟悉他的著作。他对我的知识曾感到惊奇。当时我是函授部三年级学生。”

“据我所知，达维德也曾研究过类似课题。他有一次对我说，我探索到了一个新的放射性类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四五年前吧。”

“您说得对。院士的科学直感猜到了新放射性系的存在，但他的研究方向错了。他没有想到会有这类核衰变。对反应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显示出，的确存在数百种元素，其同位素具有双质子放射性。我得出这一结论后感到我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如果达维德院士紧紧抓住双质子放射性，他便会早于我确立这新的放射性系了。”

“我承认，存在双质子放射性的想法是您独立产生的，不过科学家们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已经预见到了它的存在。”

“可能的，我不否认。但是这个想法被忘记了，那完全是客观的原因所致：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外国谁也没有做到双质子核分裂。”

“再次衷心祝贺您的巨大胜利！”

“由衷地感谢您。我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的关怀与厚待。您的恩情我至死难报。”

“您怎么会想到死？您想象不出达维德的辞世今我多么难过。可我去都没能去。正在国外出差。”

“马特维耶夫院士……”片刻沉默之后，拉马兹犹豫不决地开口说。

“有什么事使您为难吗？不要怕，说吧！直率他说出什么事使您为难吧。”

“达维德院士临死前给您写了封信。”

“信在哪儿？”

拉马兹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

“快给我！”马特维耶夫院士兴奋起来。他摘下眼镜，戴上另一副，撕开信封，读起信来。

拉马兹仔细观察他。院士脸上伤心与欢愉的表情如此迅速地交替，使他感到惊奇。最后院士抬起头，抱屈地瞟了一眼拉马兹。

“为什么您至今不把它交给我？”

“我大体猜想到了信里写的什么。很可能是推荐我。我本想根本不把它拿出来。但我没敢这么做，怕里面还可能有某些涉及您个人的事。因此决定一旦情况完全明朗马上把它交给您。我不喜欢靠情面和推荐为自己铺平道路。”

“您读读吧！”马特维耶夫把信纸交给他。

拉马兹接过信读起来，仿佛是第一次读到它似的。

“亲爱的马特维耶夫！”

我大概过不了几天就会死去。我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信。我这个不信上帝的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现在终于会弄清宇宙在多大程度上是物质的了，不过让我们看看吧，也许我的灵魂真的会飞往某处。如果这样，我是逃不脱下地狱的。

总而言之，我快度完自己的一生了。原来74岁并不太长。但又有什么办法。我反正不会对命运说三道四。

现在我想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我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人——拉马兹·科林捷利。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记住一切，但是您可能记得，我曾预料存在着第五放射性系。现在我明白了，我的预料是正确的，但我解决问题的道路是错误的。可是我在医院不期而遇结识的这位年轻人（瞧，我们大家到临死时好像都要成为唯心主义者），看来是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道路。如果我能活下来，从这里逃出去，我会亲自关照这位天才青年的。如果不能，我就把他交给您。我信赖您旷达善良的灵魂与神圣的科学良知。

永远信赖您的达维德·格奥尔加泽”

拉马兹信读完了，但没有把头抬起来，好像陷入了悲病与沉思。

“瞧，达维德是怎样一个人？目前这种人越来越少了。”

“假如我事先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我无论如何不会给您。”

“您已经是位大科学家，小孩子那种愚蠢的自尊心您不应再有了。”院士十分严厉地批评道。

“马特维耶夫院士，您能不能允许我把信复制一份？我想留一份作纪念。”

“我一定复制一份，后天在扩大学术委员会上交给您。您在扩大学术委员会开会前紧张吗？”

“当然紧张。”

“请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不仅如此，讨论您科研成果的会议将在赞叹声中闭幕。使我感到不安的倒是另外的问题。”

“我聆听您的教导。”

“您的突然飞升是在一月份开始的。后天，也就是仅仅三个半月之后，又有新的巨大成就在等待着您，您在心理上能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负担呢？还有一个建议。不要受记者、报刊和电视台的引诱。要记住，在科学事业上最重要的是同行的承认。”

“非常感谢您的忠告，马特维耶夫院士！”

“现在去吧，好好休息休息，为后天做好准备。”

拉马兹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前，站住，回转身，问院士。

“您的孙子沃洛佳怎么样？在医院时，达维德院士为孩子的肾脏有病很难过。”

“亲爱的达维德真是位细心的人！”马特维耶夫非常感动。“谢谢您，好像在恢复。医生向我们作了保证。”

“再见，马特维耶夫院士！”

拉马兹随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莉娅走进自己房间，立即发现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枝白色和红色的石竹花，感到十分惊奇。

“会是谁送来的呢？”

她急忙走到桌子前。一个带有彩色花纹的信封斜靠在花瓶上，信封上写着一些外文字。她拿起信封，屏住呼吸打开来。里面是一封不长的信和一张名片。

莉娅只明白一点，信是用法文写的，但信上写的什么，却是个谜。名片上的俄文字和英文字她都能读懂：“诺达尔·巴拉米泽。第比利斯，天体物理学家。”

“诺达尔·巴拉米泽！”她又大声念了一遍。

“他是谁，又为什么用法文给我写信？”

“是不是在耍弄我：要么就是认错人了。”

莉娅拿起话筒，给值班员打了个电话，问谁来找过她，是谁送的花？

女值班员说，来的是个青年男子，要她转告说他5点钟再来。

她为“这会是谁？”的问题惊呆了。她放下听筒，往圈椅上一坐。

“显然是弄错人了。”她这样想，于是心情平静下来。“一定是他搞错了！”

她把信整整齐齐放回信封。

5点整有人敲门。

“谁？”莉娅用俄语大声问。

又敲了一下。

莉娅站起来，把书放在桌上，把香烟放在烟灰碟里，不慌不忙走去开门。门外是一位仪表堂堂、穿着考究的青年男子，手里拿着一束紫罗兰，满脸笑容。

莉娅不知怎么竟没有想到客人会比她年轻。

年轻人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最后终于完全消失。

“对不起，我好像弄错地址了。”他用法语说。

莉娅完全糊涂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露出不大自然的微笑。

“您讲德语吗？”客人用德语问。莉娅不自然地摇摇头。

“英语呢？”

“会一点！”她操着口音很重的英语轻声回答。

“您大概会俄语吧？”

“我俄语还不错。俄语和格鲁吉亚语都行！”莉娅勉强恢复了平静。

“您是格鲁吉亚人？”

“是的。请进来吧！”

“我真不明白！”年轻人不好意思地走进房间。

“说实在，我也不明白。”

“我们先不要忙着弄清问题，请允许我作个自我介绍——诺达尔·巴拉米泽！”他躬身行礼。

“我叫莉娅·拉米什维利！请坐。”莉娅用手势给客人让座。

“请收下这束紫罗兰。”拉马兹把花递给莉娅。“信嘛，请允许我取回。”

“把别人的花据为己有，这合适吗？”莉娅接过花束媚声媚气地说。

“不必感到不安，我要找的那个人看来是找不到了。”

“她一定很年轻迷人吧？”

“一定是的。坦率地说，我还没见过她。她是我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同行。我们俩都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想交换一下试验结果。”拉马兹从兜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好像都对得上号：饭店、楼层、房号……嗯！”他遗憾地露出苦笑。

“出了什么事吗？”莉娅心里一哆嗦。她发现，客人的情绪低落下来。

“年纪轻轻就如此马虎，实在不可原谅——我的同行不应当在‘布达佩斯’饭店找，而应当在‘布加勒斯特’饭店找。”

“真遗憾！”莉娅表示同情，“不过没关系，您可以在这儿打个电话。”

“我不好意思过分利用您的殷勤。”

“瞧您说的，怎么能这么说，请打吧！”

拉马兹拿起话筒，拨了罗曼的电话号码。

罗曼正在等他的电话。他立即取下听筒，认定是拉马兹的电话后，便开始压低声音，只用一个“是”字与之应答。

莉娅端详着客人。她不得不对自己承认，这位年轻人非常令她动心，最让她着迷的很可能正是他讲法语这一点。

莉娅不懂法语，只见拉马兹时不时发出迷人的笑声，还几次看看手表。

“一定在约定见面时间！”她羡慕地想。

客人放下话筒，又瞧瞧莉娅。

“您能不能允许我再打一个电话？”

“打多少都行！”

这次他同罗曼是用俄语交谈的。

从拉马兹的谈话中莉娅得出一个结论：她的客人在同科学院副院长谈话。

“您是天体物理学家？”他放下话筒后，她问。

“是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能想象天体物理学家会像您这么年轻。”

“为什么？”

“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打心眼里认为，天体物理学家都是些年长而乏味的人。”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么照您看来，他们一生下来就应当是老头子？”

“是的。”莉娅笑了。“我原来就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占用您的时间太多了。”拉马兹站起身。

“我有的是时间。”莉娅莞尔一笑，跟着也站了起来。

“大概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感到非常遗憾。

拉马兹走到前厅，抓住门把手。

莉娅没想到，这位陌生人的离开竟使她如此难受。

但是客人站住了。松开门把手，朝她转过身来。

“请允许我称呼您莉娅。您这样年轻，我无法加上‘太太’二字，也无法加父称。”

“谢谢您！”莉娅显然受宠若惊。

“我很迷信，我深信，我们常常称之为偶然的事，是老天爷事先就合乎规律地安排好的。我作为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十分崇拜拉普拉斯_195_1的决定论。”

对此，莉娅只好微微一笑。她不懂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是句什么玩笑话。不过她却已经清楚，年轻人肯定会邀请她去什么地方，而且她明确地预感到，她无法拒绝他。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晚饭？”

莉娅表现出有些犹豫。

“那我们到哪里去吃晚饭呢？”拉马兹又问。

“我不知道。由您决定。”

“如果您不反对，就在国际饭店吧，我在那里住。如果您愿意，下楼去你们餐厅也行。”

拉马兹清楚地看到，“国际饭店”四个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那么我先去订个座，8点整我在饭店门口等您。”

“瓦尔拉姆爷爷，我带来一位客人！”莉娅一进门就向祖母的弟弟瓦尔拉姆大声宣布。她一面脱下皮革上衣，一面向拉马兹示意让他也脱下大衣。

“客人？”瓦尔拉姆惊奇地问，一面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面前这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你的同行，物理学家，别皱眉头，多不好意思。”

“请进！”老人勉强露出笑容。

“谢谢！”拉马兹说。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退休老人的两居室套房。

“这么说，您是位物理学家？”瓦尔拉姆突然问道，似乎要检验一下莉娅说的话。

“是的，物理学家，说得更准确些，是天体物理学家。”

“请进吧！”

拉马兹坐下，从衣袋里掏出香烟。

“允许吗？”

“当然，请便！”

“您要不要吸一支？”

“不要，我不吸烟！”老人拿过烟灰缸，放在客人面前的桌上“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我主要研究放射性问题。”

“懂了，懂了。”

“打扰您了，请原谅，您好像正打算休息？”

“嗜，我一天到晚只有休息。这座楼跟全城的楼房一样，楼下有各种必要的商店。我被关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生活内容只有回忆。您在哪里跟我孙女认识的？”

“我早就认识她。她结婚以后，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这次是在饭店偶然遇上的，我们都很高兴。您很早就在莫斯科住吗？”

拉马兹问他。

“差不多 25 年了！”老人有些伤感。“我没能当上大科学家。

生活也不顺遂。我家里除了最必需的用品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藏书还不少。”

“不止藏书吧，老爷爷？您收藏的邮票不是也很了不起吗？”

拉马兹说罢心脏咚的一跳。

“您是邮票爱好者？”

“曾经是。好几年没得到什么新东西了。”

“瓦尔拉姆爷爷有上千种稀有邮票呢。”

“我在集邮方面是个门外汉。有上千种邮票，一定算是集邮“收藏品的价值决定于邮票的价值，而不决定于数量。我有些好邮票，虽然我的收藏品还不能算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我一张邮票，那是我真正的骄傲！”老人的眼睛放出光芒，”到我书房去。我想把它拿给您看看。”

三人一齐来到书房。拉马兹立刻看到有许多邮票压在玻璃下面。他控制住自己，竭力不显出激动。他装作根本不注意这些邮票的样子，走到书架前，随手抽出一本早期数学史著作。

“喂，您快过去，不然爷爷会生气的！”莉娅对他悄声说。

“就去，就去！”拉马兹来到放满邮票的橱窗前。“对不起，我见到这些书，都入迷了。”

他想尽快看到那枚价值 10 万美元邮票，精神异常专注。

“这就是我的骄傲，我那张‘特拉法尔加’！”瓦尔拉姆打开一个孔雀石小匣，把一枚用玻璃纸细心包好的邮票给客人看。老物理学家的眼里闪着骄傲的光芒，皱纹纵横的老脸也露着骄傲的神情。

“你的，‘特拉法尔加’估计值多少？”拉马兹似乎是随便问问。

“值不少钱，相当一个数目。许多人想买也买不起！”老人嘻嘻一笑。

“不过当那些不懂集邮的人只看邮票值多少钱时，我总觉得不大自在。”

“我已经说过，我对集邮没什么研究，所以我不知道邮票的价值在哪里。在于它的美吗？但橱窗那些邮票比您的‘特位法尔加’要美得多！”客人似乎有些遗憾地说。

“您说得对。完全正确！我的‘特拉法尔加’差不多要值 20 万美元。”

“你说的什么呀，爷爷！”莉娅高声叫道。

“是的，是的，是 20 万美元！”

“就这一张小纸片？”拉马兹仿佛不大相信。

老人听后啪地把小匣合上，放回了他的活面写字台。

“邮票不是您的天地，我还是给您看看我的书吧。”瓦尔拉姆显然内心深处受到了伤害。

“您说得对。集邮对我来说无异于中国方块字。我想起一个笑话，也许是真事，是两个月前我在巴黎听说的。如果您不觉得厌烦，我愿意讲给您听。”

“很高兴听您讲，很高兴听！”

“您不会生气吧？这笑话是关于集邮爱好者的。”

“那更要听了，我全神贯注。”

“里昂住着一个年轻人，自幼喜好集邮。活到 40 岁还没跟女人接触过。您能想象一个法国人到 40 岁还没跟女人接触过吗？”拉马兹冲莉娅挤挤眼。

“的确是奇迹！”老人嘻嘻一笑。

莉娅大声笑起来。老人发现了孙女盯视客人的目光，便伸出指头冲她做了个责备的手势。

“在一个美妙的日子，我们那位里昂集邮者来到了巴黎。”拉马兹继续讲道。“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女人，第一次尝到了爱。他立即奔向电话，接通了里昂的母亲，让她马上把邮票都丢进火里。‘我的嗜好改变了，我尝到了爱！’”

“妙极了！”瓦尔拉姆笑着说。“是一个真正的法国笑话。不过，亲爱的，我可不像您讲的那位集邮爱好者。当然，我从来不是个不可救药的色迷，虽然我也有几次因爱情而忘乎所以。现在，莉娅，你给我们弄壶茶吧。您突然间降临，可惜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招待您。”

“您怎么这么说！相反，是我打扰了您，应当向您道歉。”

“莉娅，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拉马兹说。“咱们明天一起去午餐吧。”

“我乐意陪您一起去餐厅。”瓦尔拉姆非常高兴。

莉娅显然不喜欢拉马兹的建议，但她毫无办法。

“随你们吧。”她说。

“莉娅，明天的科学院会议大约 4 点半结束，我直接到你那里去，我们请我们亲爱的主人在 5 点半以前做好准备。再见，瓦尔拉姆先生！”拉马兹笑容可掬。

在他们坐上出租汽车之前，莉娅一言不发。

“你干嘛忽然想起来要请我爷爷？”她坐定后问道。

“他挺招我喜欢，是位可亲的老人。我喜欢跟老知识分子谈话。不过最主要的是，想讨好你。”

“你没有忘记我们只剩下两天了吧？”

“为什么只剩下？您前面不是还有整整的一生吗？”拉马兹天真地表示诧异。

“不，亲爱的。”莉娅像安慰小孩子一样搂住他。“可惜我们只剩下两天了。我们再也不会相遇了。我知道，我将开始度日如年。同您离别我非常痛苦，但有什么办法呢！仅仅为了同您度过的那几天我也得感谢命运。而您，我相信，会表现得像一位真正的骑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只明白一点，如果你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那么我正在失掉一个可

爱的人。”

“都安排好了吗？”拉马兹走出出租汽车问道。

“20分钟前他如约同一个男人一起来了。”罗曼回答说。

“他在邻桌。你去坐在他旁边。桌间的距离是半米。他上是深蓝色西装和深红色领带。”索索低声介绍道。

“好了，一切正常，要装得快活些，别再交头接耳了。”拉兹说。

服务员领班在门口接着客人，把他们领到预订的餐桌前，餐桌已布置停当。

拉马兹远远便看到一位浅色头发的高身材英国人。他不慌不忙走到自己的餐桌前，甚至没有朝英国人那边瞟一眼。

“我不是说过吗，表情要愉快些！”拉马兹微笑着小声斥责同伴。“最主要的是不要去瞅他们。”

索索和罗曼坐在拉马兹对面，侧身朝着英国人。

过了十来分钟，拉马兹仍然不去注意英国人。

“该去找他谈话了，他们在餐厅只呆半个来小时。”

“别着急，我五分钟就够。为我们的事业干杯！”拉马兹高高举起酒杯，偷偷瞟了一眼英国人。

英国人像约好了似的也盯住了他。

拉马兹点上烟，镇定地用英语说：

“四天以后我们就可以为‘特拉法尔加’干杯了。”

罗曼点点头，好像拉马兹是在跟他谈话。

“必须进行最后的谈判。”

“我们不是都谈妥了吗？”英国人冲空中小声说。

“我的伙伴不懂英语，而您又几乎不懂俄语。有一句格鲁吉亚谚语——小心谨慎，不会头痛。我们再谈谈条件吧。”

“您的建议是……？”

“‘特拉法尔加’价值，请原谅……值双份的高兴。此外，您也知道，跟外国人搞外汇交易有着双倍的危险。”

“这我知道，但您只能满足于一份的高兴。”英国人无忧无虑点燃一支烟。“请您不要抱更大的希望。”

“您的话是最后意见？”

“是的。作为报偿，我准备继续我们的关系。”

“继续关系，这是将来的事。”

拉马兹用手势叫服务员过来。

“为什么不上第二道菜？”

“我们在等您的吩咐。”服务员彬彬有礼地回答。“立刻就上。”“在哪里，什么时间，怎样交换？”拉马兹问道，话是对英国人说的，但两眼却盯着索索。说完高高举起酒杯。“在民族饭店的存衣室。”英国人微笑着冲自己的同伴说，但目的是让拉马兹听到。说完后津津有味地喝干了他那一大杯香槟酒。“不。在饭店的酒吧。您愿意去餐厅就更好。”“您什么时候到酒吧？”“当您或您的朋友刚刚出现在那里并要了‘香槟科卜勒’的时候。没有什么误解吧？”“我们是英国人！”“您不怕吗？”“我想，同我打交道的人是名副其实的绅士！”

“谢谢您的信任。交换怎样进行？”

“这不难。您瞧见我的皮包了吧？”

拉马兹看了看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

“是的。”

“这是我在存衣处买的。尽量买同样的。我想，在酒吧间不难交换。”

“清楚了！”

“您刚才引用了一句不错的谚语，所以为防万一我们要采取我们的措施。规则就是规则，干这种事就得这样，当然，我再说一遍，我毫不怀疑您的正派。”

“懂了！”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等等，服务员来了。”拉马兹说罢气鼓鼓地转身冲两个同伴说：“你们俩可说话呀，吃菜、举杯呀！怎么像两尊雕像似的一边不动！”

服务员把大家的盘子换下去，给每人放了一份上等牛排。

“再拿三瓶酒来。”拉马兹把手伸进衣袋，掏出钱，递给服务员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乐队，让他们奏一首法国曲子。”

服务员走了。

“请讲！”拉马兹拿起刀叉，用英语说。

“我希望一切都能干净利落。”

“如果我们不来，您就一切都明白了，但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即使我们失败了，您也不会受到牵连。”

“我们尊重绅士的诺言。祝您成功。民族饭店见！”英国人举起大杯香槟，一饮而尽。

“预祝成功！”拉马兹跟同桌人碰杯后，也干了杯。

乐队奏起一首法国曲子。台上出现一个身穿长裙的女歌手。

拉马兹装出一副专心欣赏音乐的样子。他背向英国人，用手托着头，闭上眼睛。

乐队奏出最后几个合弦。吹萨克管的乐手面向拉马兹，轻轻冲他点点头。

拉马兹安详地轻轻鼓了几下掌，然后拿起自己的酒杯，瞥了瞥邻桌——英国人已经不见了。

“噢！”他发出一声赞叹。“你们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吗？”

“我觉察到了，但没有转身看！”罗曼回答说。

罗曼被拉马兹迷住了。他眼也不眨地欣赏着拉马兹，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拉马兹对罗曼却不感兴趣。他想打掉索索的高傲劲儿，让他永远老老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索索没好气地问。

“我不说话？”拉马兹高声大笑，冲他的脸喷了一口香烟。

“你们是怎么谈的？”

“索索，该学点英语才是。瞧，罗曼就完全听懂了我们所说的话。”

索索被气得鼓起了两腮。

“消消气吧，一切顺利！”拉马兹让发火的同伴放心。“现在咱们谈谈正事吧。我们跟英国人换个皮包，事就办成了！他得纯利10万美元，很可能还要多些。可我们拿这些美元怎么办？我从来没跟外币打过交道。”

“我用十天时间就能把我们的美元变成30万卢布。”

“少了点！”这次拉马兹把香烟的烟雾喷在了罗曼脸上。

“可以换40万，不过得多等些日子。日子越长，危险越大。必须尽快把外币脱手。我认识一个人，他立刻可以把我们的外币拿去。”

“好极了，我赞成！钱怎么分法？”

“罗曼因牵线有功多拿一万。”

“绅士们，我不同意。”

“为什么？”罗曼表示惊讶。

“说话得算数，是我答应罗曼的！”索索挑衅地厉声说。

“罗曼找我们是因为这次行动他一个人干不了。是这样吧，罗曼先生？”

“是这样。”罗曼不否认。

“这么复杂的买卖一个人玩不转。”

“问题不在人多少。哪儿都能找到人，但会把买卖给你搞糟。我不是吹，也不求感谢。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干不成。因此我才应当多分一万。剩下的三人平分。如果索索因自己食言而良心不安，他可以从自己那一份里拿出一万给罗曼。我要求我应得的一份。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不同意，我就退出。莉娅爱上我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说的不对！”索索火冒三丈，差一点没有打碎酒杯。

“要保护神经，年轻人！”拉马兹声音不大，却极为严厉。

“我同意！”罗曼突然宣布。他显然害怕争吵会发展成冲突。“这个建议是对的。如果行动顺利，那是拉马兹的功劳。我同意。”

一方归您，其余的三人平分。衷心请求你们，别吵了。我去买皮包。”

拉马兹瞟了一眼索索。索索脸色阴沉。他倒不是为这一万美元心情沮丧，而是他现在已确信拉马兹在夺他的权。

“别那么没精打采的，索索。”拉马兹非常理解他。“你还是可以当头头。‘特拉法尔加’是我的最后一次行动。跟科学们勾心斗角就够我心烦的了。在那个世界同样得用战斗夺取胜利。”

索索见拉马兹对他的心事了如指掌很是不悦。但他不作声，决定保持沉默。此时罗曼回来了。

“绅士们，请允许我认为你们的沉默是同意的表示。”拉马兹说，一面观看罗曼椅背上挂的皮包。“现在我们来商定几个细节。计划稍微有点改变。我已说服莉娅，不去机场为她送行，因为害怕那个落入情网的女人会大哭起来，而伏努科沃机场格鲁吉亚人多得很，有朋友，有熟人。所以你们要记住：清晨我要去看她。11点罗曼到布达佩斯饭店去接我。11点半以前我们到达老物理学家家里，将近12点时回到饭店。莉娅将坐在手提箱上等我们。罗曼，尽管你在莫斯科住了20年，俄语讲得呱呱叫，也绝对不许开口。只要有一句话带格鲁吉亚口音，我们的买卖就会完蛋。你的‘伏尔加’是科学院领导为我安排的专用车，你留在汽车里，我跟老头子去见莉娅。感人的告别和莉娅的上车加起来要用一个小时。出租汽车驶出视野，我和瓦拉姆就坐进你的汽车。剩下的事就按原计划办了。”

“要能不流血就好了！”

“假使能那样，你就不会叫我们了，”拉马兹冷冷一笑。“除掉老头子要不留痕迹。人们在河里找到他以后，许多推测当中占压倒优势的应当是：衰弱的孤独老人是投河自尽，因此，进入住宅后，我们什么也不要碰，只把邮票拿走。”

“你说得对！”索索承认。“但有一个问题还不清楚，只有一个问题。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有一张‘特拉法尔加’。发现邮票不在活面写字台里，他们会想到老人是被害死的。”

“他们知道瓦尔拉姆有一张‘特拉法尔加’，却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处理了这张价值极高的稀有邮票。可能卖了。也可能送给谁了。住宅里一切如旧，老人一生中收集的上千种邮票也都在。

“邮票被盗的假设自然会被排除。”

“莉娅呢？莉娅还在嘛，是她领你到老人家作客，跟你一起看见‘特拉法尔加’放在孔雀石匣子里的。把莉娅怎么办？”索炒豆般说出这一串话，满以为这次可找到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可以把拉马兹逼进死胡同了。

拉马兹却讥诮地嘿嘿一笑。

“我直截了当跟你们说吧，你们是胆怯了。千真万确，先生们，你们别闪烁其词。假如这样，干脆别再谈什么‘特拉法尔加’，咱们备奔前程算了。”

“你非常清楚我不是胆小鬼！谨慎不等于胆小！”索索急了。“你十分清楚，我喜欢对行动方案作彻底研究，搞透一切最微小的细节。”

“我知道你索索是位英雄，但同时又是个心理学的门外汉。”

拉马兹知道，他的话深深刺痛了索索。

“你要拿出证据！”

“我尽力而为，亲爱的索索，尽力而为。不知为什么，今天我特别喜欢谚语。你听说过吧：尝试是成功的一半。我相信莉娅一个字也不会说。原因如下：第一，她不会想到‘特拉法尔加’是我偷走的。即使她猜到了，难道这位驯火女郎会说出自己的秘密吗？她肯定宁愿事情尽快了结。让我们为女人，为莉娅干杯！”

拉马兹又贪婪地喝了一杯。第二瓶酒也差不多喝干了。索索和罗曼连半瓶也没有喝到。拉马兹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人们的面孔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他突然自嘲地一笑，垂下了头。

“你笑什么？”索索问他。

“我在多么轻松地谈论杀人啊！”

“得了，拉马兹，你喝多了！”

“你才喝多了呢！记得在军队时的事吧？那是1942年，我们捉住一个叛徒。”

“谁，捉住了谁？”罗曼问。

“背叛祖国的人。我当时是上士。军官命令我枪毙他。我脸都白了，两条腿像踩在棉花上，全身抖个不停。我把他带到树前，端起自动步枪，可就是不敢扣扳机。脸上的汗刷刷地流。突然一声枪响，把我耳朵都震聋了，魂都吓飞了。叛徒应声倒下。我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可怜我，帮了我一把。那时我哪能想到……”

笑声打断了拉马兹的叙述，他抬头一看——罗曼在哈哈笑，险些从椅子上跌倒。

“你真会演戏，拉马兹！”

拉马兹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失口了，于是也大笑起来。只索索没有笑。藏在内心深处的疑惑像一头被关在暗处再也不能忍受的犏牛挣脱了出来。他又在细心观察拉马兹，毫无表情的脸活像一只绘制拙劣的面具。

莉娅看了看表。离出发去机场的时间还有一小时左右。她坐下来，取出香烟。一股痛心的惆怅攫住了她。昨天夜里她曾想，对已发生的事她并不觉得遗憾，然而天一亮，一切都变了。

但愿能有所挽回！

11点整响起了拉马兹的敲门声。

莉娅看看表，伤心地说：

“进来吧！”

拉马兹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他手里举着三枝包着玻璃纸的白色石竹花。

一只小巧玲玫的手提箱和一只手提包在桌上放着。拉马兹把花放在桌上，走近莉娅，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里，弯腰吻她，但她那双山猫般愤怒的眼睛制止了他。

“你怎么啦，莉娅？”拉马兹后退了一步。

不难猜到，一夜之间年轻女人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明显的变化。

“诺达尔，”莉娅沉吟片刻后说，“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莉娅！”

“求求你，别打断我。”

年轻女人面颊上淌着眼泪。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抱怨你，也不责备你。都是我自己不对。”

莉娅拭去泪水，更为坚定地说：

“我依然……我……我从心底愿意相信你，诺达尔！现在我们下楼吧！”

“莉娅！”

“求求你，不要多说了！爷爷来了吗？”

“来了，在楼下等我们。”

“他不来就好了！”莉娅叹了口气，拿起手提包，朝门口走去。

“我本不想带他来，我费尽口舌劝他，可他反反复复一句话，非送你不可，只好尊重老人家的意愿。”

莉娅只朝石竹花瞥了一眼，并没有去拿，而把它们留在了饭店的房间里。她似乎在回避她既不愿回忆，但又无法忘掉的那些日子。

瓦拉姆正坐在前厅的圈椅上看报纸。

“爷爷，你好！”莉娅站在他面前。

“你已经下来了？”瓦拉姆异常轻快地站起身，把报纸折起来放在圈椅上，温柔地用嘴唇吻吻伸过来的面颊。“出租汽车已经在等你了？”

“等了十分钟了。”

是5月一个无风多日的日子。云朵之间透出一轮金黄色的大太阳。

出租汽车司机以其职业的敏感猜到来人是他的主顾，便接过了拉马兹手中的提箱。

三个人一起来到车旁，拉马兹打开后车门。

“再见，爷爷！”

“再见，孙女！听话，要懂事！”瓦拉姆又温柔地吻吻她。

“别了，诺达尔！”

“别了，莉娅！”拉马兹俯身对着她的耳朵说：“我希望你相信，我从来没有像这五天这样幸福过。别了！”

司机以为三人都要去机场。他听到这位妇女要他开车，有些诧异，回头

又问她：

“开车？”

“开车，越快越好！”

汽车很快便消失不见了。瓦尔拉姆和拉马兹在车开动后还久久冲它挥动手臂。

“走了！”老物理学家突然叹息道。

“是的，走了，瓦尔拉姆先生！”

“孤独这滋味真难受啊，年轻人！谁知道何时还会有亲戚从格鲁吉亚来看我啊！跟邻居们我谈不来，多数朋友都死了，剩下的都老朽了。我跟他们差不多完全断了联系。书籍和电视是我唯一的消遣。”

“您没有家庭吗，瓦尔拉姆先生？”

“有妻子，很早就死了。我们没生孩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

“走吧，我送您回家。我的汽车就在这里不远。”

“走吧，年轻人！”瓦尔拉姆长叹一声。

几分钟后他们驶上了高尔基大街。

瓦尔拉姆陷入了沉思。车里一片寂静。

拉马兹几次看看他，又看看前座罗曼旁边那个枕头。

他把目光转向罗曼。罗曼坐在方向盘前，神情紧张，他的下巴在明显地颤动。

“这是怎么啦？”拉马兹想。“我为什么对自己不感到厌恶？”

“我是谁？是拉马兹，是达维德，还是另外一个人？……”

“是另外一个人……”

“拉马兹！”罗曼小小翼翼地叫了一声。

拉马兹没有回答。他在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只香槟酒杯。头脑里在反覆放映一条录像带。

眼前足有十次出现同样一个画面：一位仪表堂堂的高个子青年不慌不忙地走进电梯，来到五层楼上。他在楼梯平台上点燃一支香烟，并把平台扫视一遍。那里空无一人。深信附近没有一个活人之后，他镇静地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然后缓缓下到四层，走到一个套间的门口，勉强看清了发黑的黄铜牌上的字迹：“瓦尔拉姆·吉戈什维利”。他在楼梯扶手上掐灭香烟，细心把烟蒂藏入手提包，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小心地，非常小心地用戴手套的手打开一把锁，再打开一把锁。他再次环视四周，不慌不忙地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慢慢往下一按，无声地推开门，踮着脚尖走进狭窄的前厅，小心翼翼地倒锁上门，揩掉脸上的汗水。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不过心还在咚咚跳动。房间里十分昏暗，没有开灯。定下心后，他立刻站起来，蹑手蹑脚地潜入书房，径直朝活面写字台走去——不需要开手电，街灯把屋里照得很亮。他极其小心地掀开桌面。心脏又发疯似的怦怦跳起来。他清楚地记得，绿色孔雀石小匣就在这个活面写字台里，不过他仍然担心，怕万一老头子把它藏在别处，或者干脆拿走了。

小匣子就在原处。他定下心来，轻轻地捧起小匣子，关上写字台盖，踮起脚步走进洗澡间，打开电灯，关上门，掀开小匣盖子。

现在他完全放心了。整整齐齐包在玻璃纸里的“特拉法尔加”仿佛是一只灯光下的小动物。

他走出洗澡间，关掉电灯，把小匣子放在手提包里，朝门口走去。

外面没有动静。如果有人走进单元门，罗曼便会爬上楼梯，咳嗽一声，让他迟些走出套间。

他小心翼翼地拉开门。楼梯上空无一人。他迅速溜出来，无声地关上门——门锁自动锁上了。现在可以走下楼或上电梯了。不过，既然没有人，他便锁了第二道锁，然后走向电梯。

“拉马兹，今天别喝了。明天凌晨我们就飞往第比利斯。”

“送来了多少？”拉马兹突然问，两眼死死盯着索索。

“你要多少，就送来了多少。”

拉马兹讥讽地嘿嘿一笑。

“咱们上楼回房间去吧。把一万元拿回去。我是开玩笑。钱咱们还是平分。”

“你是应该多拿嘛！”罗曼不同意。

“钱咱们平分！”拉马兹口气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他摇摇头——把录像带倒回去，重新细看最后一幕。

马特维耶夫院士说：

“我相信，我们发现的这位天才，坐在这里的拉马兹·科林捷利，定会将他的同胞达维德院士的伟大创举继承下来。起立，朋友们，让我们静默一分钟来纪念我们亲爱的达维德院士！”

15 . 疯 狂

拉马兹第一眼就不喜欢戈基。或者准确地说，他一看见妹妹脸上那副兴奋的表情，就猜到英加已热烈地爱上了这个年轻人，这正是拉马兹不愿意的。

妹妹早上就打来电话：“我找你有要紧事，你一定来。”拉马兹觉得全身慵懒，不愿出门。

“你怎么样？”他问英加，听到自己嘶哑的声音，他自己也有些厌恶。

“好极了！”

“好极了！”——拉马兹心里不由得产生了怀疑。

“是的，好极了！你来吗？要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穿漂亮点。”

“还有谁？”

“一个男人，我非常希望他能喜欢你。”

拉马兹心中一怔，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一直不敢想象英加会出嫁。

“喂，喂，拉马兹！”

“我听着呢！”

“你怎么啦，拉马兹，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听着呢！”拉马兹竭力压下涌上心头的情感，他怕英加猜到它。“是个什么人，你说的是谁？”

“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要不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们什么时候去？”

“现在几点钟？”

“11点。”

“12点来吧。”

“介绍你认识一个人！”拉马兹无力地倒在床上，闭上眼睛。他没发现房间里渐渐暗了下来。雷声隆隆，大雨如注。雷声越来越大。倾盆大雨淌进了敞开的窗户。

“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认识一个人”……

“我必须控制住自己！”他毅然作出了决定，于是腾地跳下床来。

房间里重又充满了阳光。哗哗的雨声仿佛不曾有过。

“难道是我的幻觉？”

拉马兹来到窗前。混凝土高墙内的院子里到处是水洼。树上的嫩叶鲜绿鲜绿的。

“雨什么时候停的，我怎么不知道？”

他再次仰面望望天空。乌云早已消散。雨后空气清爽，天空更加清澈湛蓝。

他看看表——差5分12点。他来到面向街道的窗前，想从上面看到英加将要带来的那个人。

街上行人稀少。

拉马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他来到镜子前。他对自己的模样有些厌恶：两眼暗淡无光，眼圈乌黑，一副忧伤不悦的样子。

门铃突然响了。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门前，转动了钥匙。

拉马兹还没来得及让客人进屋，英加就搂住他的脖子吻起来。后来才似乎清醒过来，松开胳膊，向他介绍那位陌生青年：

“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戈基·洛米泽！”

“很高兴认识您！”拉马兹向他伸出手。“请进！”

戈基触到主人冰凉的手，身上一哆嗦。

“请坐！”拉马兹领客人来到屋里。

“我多么想你啊！你怎么回来以后没有立刻来电话？你知道吗，我从报纸上才知道你的成就！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衷心向我祝贺。戈基也很高兴。”

“戈基也很高兴。”

拉马兹一开始就不喜欢戈基，看来还因为他非常迷人。拉马兹嫉妒地望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那初看似乎单薄，实际上十分匀称的体态。他还注意到他那副有些发白的长长的手指。

“大概是位音乐家！”拉马兹目不转睛地盯着青年想。

“衷心祝贺您！”戈基欠起身笑容可掬地说。

“谢谢！您在什么地方工作？”拉马兹突然问。

“我是研究音乐的。在音乐学院工作。”

“他还写文章呢！”英加自豪地补充道。

妹妹那双闪着幸福光芒的眼睛彻底破坏了拉马兹的情绪。

英加聚精会神地审视哥哥的面容，竭力猜测他喜不喜欢戈基。

拉马兹又以嫉妒的目光把青年打量了一遍，然后又看看妹妹。

英加满面春风。

“我爱您的妹妹！”戈基费了好大劲才低声说出口，说出后立即舒了口气。最要紧的话已经说了。以后的谈话看来就顺利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沉默。英加恐惧地望望拉马兹，心里立即揪紧了。从哥哥的眼神里，她清楚地看到一股恼怒的神情。

戈基抬起头，也看到了他的眼神。

“我爱您的妹妹，她也爱我。我们打算结婚。我们希望您不会反对。”

“她也爱您？”

“当然爱。”

“非常爱？”

“不知道。”戈基腼腆地微笑着。“大概非常爱吧，因为我非常爱她。”

“你也非常爱她吗？”拉马兹转向妹妹。

“非常爱！”英加不假思索地说，语调真诚。

拉马兹像被弹簧弹起一般腾地站起来向戈基扑去，把他连同椅子一起扑倒，挥拳狠狠捶打起来……

他很快清醒过来，放开了青年，瘫坐在沙发椅上，用双手捂住脸颊。他实在耻于抬起头。

“野兽，野兽！”英加绝望地号陶大哭。

“别这样，镇静些！”青年勉强站起来。“我们走吧！”他瞪了一眼皱眉蹙额的拉马兹，又冷静地说：“我愿意理解您发火的原因并且努力去理解。今天发生的事丝毫没有动摇我对您妹妹的爱。再见！”

拉马兹听见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全身为之一震。

奥塔尔的办公室简直像一只煤气罐，一根火柴便可把一切炸得飞上天空。

所长坐在圈椅上，高高抬起头，两眼死盯着屋门。

外面刮着大风，吹得窗玻璃恼人地嘎嘎直响。藏在乌云背后的太阳时隐时现。办公室时而阳光灿烂，时而沉入昏暗之中。约定时间过去已有五分钟了，拉马兹还没有来，奥塔尔心中的怒火正在一秒钟一秒钟地增高。

拉马兹突然推开门，径直朝所长走来。不等请坐便大模大样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前，两眼直视着奥塔尔。

“请讲吧！”

他那挑衅的语气把所长弄得心慌意乱。奥塔尔独自坐在办公室时，怒火使他勇气十足，不肯妥协。可一看见这年轻人，刚才的勇气便消失得踪影全无了。他已不知如何开始这场谈话了。

“请讲吧，奥塔尔先生！”

“我接到莫斯科一个电话。”

“您看来很激动，是好消息，对吗？”

“他们为您的成就对我表示祝贺，并要我为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事办妥一切手续。”

“为这样的好消息我对您无限感激。我想您对马特维耶夫院士的请求不会置之不理吧？”

奥塔尔心中的怒气越积越浓，终于爆发出来。

“您在幸灾乐祸？”

“我以为正相反，尊敬的所长。再说，我完全不理解，您为什么要怪罪我？”

“您还说不理解？！现在我就提醒您。您利用了我的正派，是的，是的，利用了我的正派和轻信，封上了保险柜，然后潜入办公室，摘下火漆印，盗走了达维德的成果，把它交到莫斯科说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您的指控，所长同志，轻说也是纯粹的诽谤！”拉马兹不肝火地挖苦说。

“您以为我会不战而降吗？”奥塔尔拉开中间抽屉，取出一张纸。“我已经向上级机关写了一份声明。我正式控告您秘密潜入我的办公室，强行打开保险柜，盗走了达维德院士的劳动成果。”

鉴于由您的背信弃义所造成的特殊情况，我要求违背院士的遗愿打开保险柜，并对您提起公诉！”

拉马兹先是微微一笑，然后轻轻笑出了声，最后高声大笑起来。先是愤怒，后来是不知所措，最后陷入恐惧的奥塔尔眨着眼睛望着他。

拉马兹收住笑声，脸色变得很难看。

“您不会这样做的，亲爱的教授！”

“为什么？”奥塔尔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语调不够坚定。

“让我们从头讲起。”拉马兹点上一支香烟，翘起了二郎腿。

方才那副愤怒的表情换上了认真思索的神态。“您背叛了对您关怀备至的达维德院士。真遗憾，人们总是忘恩负义，院士不正了，您便打算将他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说成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您这个打算本身就是背叛！不仅仅是对达维德院士的背叛，而且是对科研道德与一般人类道德的背叛。”拉马兹把烟蒂往烟灰缸里一丢，注视着所长的眼睛；他想知道奥塔尔是否已

被彻底制服。“您背叛了朋友、领导和同行。您敢否认吗？！”

拉马兹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窗外，又转过身来，两只手按在窗台上。

“您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个骗子手和叛徒，然而您还是当了我的同谋者。用法律语言来讲，是难以摆脱的犯罪动机使您同我联合起来。总之一句话，”拉马兹重新走回桌前，坐到椅子上，您背叛了达维德院士。可惜您没有就此止步，您又背叛了我这个同谋者。”

“胡说！”

“不是胡说，所长同志！两周前您给莫斯科的某位安德罗·卡希什维利通了个电话。据姓氏判断，他是您的亲戚。我可以向您提一提他的电话号码：983—25—45。您干嘛发抖啊？您难道没有请这位安德罗把一位专开保险柜的师傅秘密带到第比利斯吗？难道您没有预付给他一千卢布吗？”“拉马兹同志！”所长跳了起来。“这是诽谤，十足的诽谤，这您无法证明。”“安静点，朋友，安静点！恳切地请您安静点，坐回您的圈椅，对，就这样！”“这您无法证明！”奥塔尔坐回圈椅之前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但显然已失去了方才的愤怒与威胁劲头。“我也并不打算证明。只不过想让您相信点事实。您把鲍里斯·莫罗佐夫这位保险柜专家从莫斯科请来后，安排在‘萨卡尔特维洛’饭店509号房间。一天，您把他带到这里，就是这间办公室里，让他看了保险柜，把打开保险柜的意图告诉了他，向他许诺二千卢布的酬金。他要求三千。最后双方商定为二千五。鲍里斯复制了火漆印，详细研究了保险柜，要求给他一周时间。您说，这时间太长，要他做好火漆印模后第二天开柜。似乎什么都妥了，但是两天以后鲍里斯通过电话告诉您，说他不干这件事了，并回到了莫斯科。怎么样，我讲的哪句话不是事实？”

奥塔尔傻呆呆地望着远方，额上渗出了汗珠，脸上充满痛苦的神情。

“总而言之，”拉马兹平心静气地说，“我想您已经同意了我的看法，您没有权利告发我背叛，没有权利，因为您是双料的叛徒。”

“您制止不了我！今天，今天我就要去我应当去的地方！”

“那好嘛，随您的便！不过我由衷地劝您不要迈出这致命的一步；不久您便会看到，我只是为您好。”拉马兹无忧无虑地点上一支烟。“您听着，尊敬的奥塔尔，我想向您报告，我没有开保险柜。是的，没有开。打开它毫无意义。保险柜里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因为院士没能找到解决那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整整五年来他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撒谎！无耻的谎言！您偷走了达维德的劳动成果，抄下来，然后您自然就销毁了原件。”

“我早就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已准备好了相应的回答。请您读一读达维德院士写给马特维耶夫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原件在莫斯科，在院士的保险柜里。马特维耶夫院士亲自把信的复制件寄给了我。如果您认为信件是伪造品，您可以给莫斯科通电话，或者要求专家鉴定。我再对您说一遍：原件在马特维耶夫院士那里保存着。请过目！”

拉马兹把信递给奥塔尔。奥塔尔一把抓过来，换上眼镜。脸先是变得苍白，后来自里又透出青蓝色。他一连几次读着同一段话：“我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人——拉马兹·科林捷利……我在医院不期而遇结识的这位年轻人（瞧，我们大家到临死时好像都要成为唯心主义者），看来是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道路……我看是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道路……正确道路……”

“那么您认识达维德院士？”沮丧已极的奥塔尔问道。他头也不抬，两眼盯着信上的文字，但已分辨不出一个字母了。

“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不能不相信达维德。”

“他把保险柜密码也告诉您了？”

“没有，他为什么要把密码告诉我？密码是我自己弄清楚的。”

“不过，如果这封信确实是达维德写的，为什么您不想打开保险柜呢？信里明明写着，不是他而是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

“我没有任何保证能从您那里得到像达维德院士那样的关心。我不相信您，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的确不能相信。我需要的是您帮助我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帮助我半年读完三年课程，将大学毕业论文升格为副博士学位论文，办好各种各样的手续，排除各种官僚主义的刁难。我如果不同您订立合同，不答应让您分享达维德的研究成果，您难道肯帮助我吗？不会的。您得承认，我说得不假。”

“我只承认一点！”奥塔尔沉默片刻后说道。“我输了。这是活该，谁叫我要受诱惑！”

“谢谢！”拉马兹站起身。

“可是您，您……”所长不知如何措词。“我不知道您是人还是魔鬼。我不相信您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知道，就在此刻您仍在撒谎。即使信是达维德写的，但我相信，他不认识您，从未见过您，这是您从远处给他施了魔法迫使他写的！您在走曲线去达到目的，您也不感到良心责备？”

“通向目标的路线，最快的是曲线，奥塔尔先生！辞世的院士那封信，我可以发誓，是达堆德本人写的。信不信由您，您不信，我也无所谓。我要远走高飞了，我希望，我走后您会撕掉您写的那份控告。这对您和您在科学事业上的前途都更有利。再见，所长同志！”拉马兹躬身行礼，转身朝门口走去。

两个月在等待中度过。

拉马兹把玛卡的生活搅乱了。直至今日姑娘也无法肯定，她对这位高个子栗发青年是爱还是恨。

但不管怎样，她在等待。

玛卡坐在编剧部。

这间特别宽敞、永远被阳光照耀得温暖如春的房间里还有另外三位编辑的办公桌。

“没有人给我来电话吗？”玛卡每次出去采访回来都要这样问。

“没有！”

于是姑娘内心深处便感到很失望。她在等谁的电话呢？不应欺骗自己，她感兴趣的只有拉马兹的电话。

一天早晨，习惯地问过有没有电话之后，玛卡向同事要一张报纸。

“拿去吧！”

玛卡在第二版上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直盯着她。她认出了他，同时又觉得十分陌生。当看到标题《青年科学家的成功》后，她心里已明白：这是拉马兹。为什么她会觉得他变了样呢？也许是因为他蓄了唇髭？这一抹唇髭显然很得体，它给年轻人的脸庞增添了一种庄重感。玛卡一口气读完了文章，后来又慢慢地仔细地读了一遍，认真领会每一句话的含义。有一段话她读了好多遍：“第五放射性系的发现是这位格鲁吉亚年轻科学家的伟大成就，这一

成就可以毫无愧色地与世界上各种卓越的科学发现相媲美。”

玛卡将目光移向照片。他的那双眼睛多么善良啊，又善良，又聪明！她当时认为他的目光引起了她的反感甚至愤怒，显然是她错了。

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玛卡不觉一哆嗦。铃声又响了一遍。姑娘不知为什么没有急于去接电话。

“玛卡，您怎么啦，没听见吗？”一个同事冲她喊道。

她摘下听筒，相信一定是拉马兹的电话。

“喂！”

“玛卡，是您吗？”

“是的！”她听出了年轻人的声音。

“您的电话号码改了？”

“是的。”

“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听出了。”

“我想见您，您有时间吗？”

“不妨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对不起！您同意吗？”

“就算同意吧。”

“半小时后我在大门口等您。请您为我抽出哪怕一两个小时。”

玛卡看了看表。10点整。

“您怎么不说话？”

“您怎么知道我这么早就看了报纸？”

“什么报纸？”

“您难道没有读？”

“要我读什么？”

“关于您的文章：《青年科学家的成功》。”

“我拿我的妹妹发誓，没有读。”

玛卡愉快地笑了。她相信年轻人说的是实话。

“祝贺您！”

“非常感谢。那么您同意了？”

“好吧。11点来吧。”

玛卡把客人带到一间大摄影棚里。棚里空空荡荡，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只在屋角放着一架大钢琴。

“您喜欢我们这儿吗？”姑娘问拉马兹。

“很喜欢！”

“您蓄了小胡子，完全变了样。”

“变好了还是变糟了。”

“不知道。有点不习惯。”

“如果您不喜欢，我马上剃掉。”

“不值得为我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玛卡笑了。“看惯了，也许就习惯了。”

“我们要不要乘汽车去兜兜风？”

“如果您找我有事，干嘛要出去？那边，钢琴后面，有椅子。咱们坐下谈谈。”

他们俩坐到椅子上。

“没想到，蓄了小胡子能把人变个样子。在街上我一定认不出您。”

“看来是把我变得不像样子了，既然您再次回到这个话题。”

“正相反，您显得庄重稳健了。您这样年岁的人，显得大些反而更招人喜欢。”

“我早就过 70 了。”

“听了您的玩笑话，我是不是该欢呼？”

“可惜我不是开玩笑。”

“好吧，咱们不瞎扯了。您直截了当回答我，您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我爱您，玛卡！”

“您说什么？”姑娘心慌意乱。

“我爱您，玛卡，我来是向您求婚！”

“可我对您完全不了解，拉马兹！”玛卡说罢立即咬住了嘴唇。

“真正的爱只可能是一见钟情！”

玛卡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审视地望着年轻人。

“您知道，我的申请批准了。”她终于找到了话题。

“什么申请？”拉马兹没明白。

“我原是副总编。但是考虑了您的看法之后，我去当一般编辑了。”

“您开玩笑吧？”

“有什么必要？所以我不能在办公室接见您，现在是四个人一间。”

“您为什么做这种蠢事？”

“为的是让您也好，其他人也好，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不能再说您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说过的话。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您说得对。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爸爸的势力为自己在生活中开辟道路。”

“我的老天爷！”

“您不满意？我还以为您会高兴呢！”

“我高兴，很高兴，我赞赏您的高尚行为，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也不满意。谁会珍视您的作法呢？”

“我没有期待任何嘉奖、任何珍视，也不打算用自己道德上英雄行为来感动任何人，”玛卡以明显的嘲讽语调说出了“道德上的英雄行为”几个字。

“我对得住自己，这就够了……还有就是，对得住爱我的人。”

“我可以认为这个人就是拉马兹吗？”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说。只是不要以为任何闪击战都能胜利！”

“您不认为我就是闪击战的受害者吗？”

玛卡笑了。

“我们要不要重新考虑考虑拍纪录片的问题？”

“玛卡，我为今天的谈话做了两个多月的准备。我衷心请求您，现在不要谈拍纪录片的事……我弹一曲可以吗？”

“您会弹钢琴？”

“试试吧。”

拉马兹坐到钢琴前。轻轻掀开琴盖，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弹舒伯特的小夜曲。

玛卡以往从不喜欢这首忧伤怯懦的曲调。可现在，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好像第一次领会了这首魔幻乐曲的全部妙处。是不是因为小夜曲是拉马兹弹奏的？

姑娘彻底承认了，拉马兹对她来说非常珍贵。

拉马兹轻轻放下钢琴盖，站起身来。

“我好像在让您受罪？”他面带伤心的笑容说。

“恰恰相反，您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喜悦。我没想到一个物理学家会弹得这么好。”

“物理学家还会许多事呢，不过让我们谈谈另外一件事吧。明天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明天？”玛卡思索起来。“明天大概我不行。有点事。”

“玛卡，非常希望您遵循我的公式：凡能后天做的事永远不要在明天做。”

“英明！”玛卡笑了。

“好吧，在几点钟？”

摄影棚里忽然响起了扩音器的声音：

“玛卡，舞蹈演员等了20分钟不能进排练厅了！”

“马上去！”姑娘喊了一声，虽然她清楚地知道，摄影棚里没有接通麦克风，谁也听不到她的回答。

16 . 爱情的漩涡

“拉马兹，咱们快有孩子了！”玛琳娜望着拉马兹的眼睛说。

“你说什么？”拉马兹吓得几乎大叫起来。

玛琳娜哆嗦了一下，拉马兹的反应使她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快有孩子了，拉马兹！”她又轻声说了一遍。

拉马兹惊愕地凝视着她，仿佛在等待，盼着她马上笑一笑说，这是在同他开玩笑，吓唬吓唬他。当他明白玛琳娜并不是在开玩笑时，便竭力控制住自己，闭上了眼睛。

屋里一片紧张的寂静。

玛琳娜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用胳膊支住脑袋，一动不动地爬在床上，恐惧地望着躺在身边的拉马兹。

“我很想要个孩子！”她可怜巴巴地祈求道。

“今天就去找大夫。”他严厉地低声说。

“已经晚了，拉马兹！”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回答道。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想要个孩子，拉马兹！你不是爱过我吗？！”

“‘爱’！”拉马兹气冲冲地说。“是的，爱过你，现在也爱你。

但爱情是一回事，义务和责任却是另一回事！你利用我的爱情，想把我最怕的事强加给我！”

玛琳娜受不了他那恶狠狠的目光，把脸埋在了枕头里。女人特有的敏感使她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全完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拉马兹突然说。

“这是你说的话？！”惊愕的玛琳娜怔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

“咱们今天就别谈这件事了！”拉马兹打断了她。“你先别急，也许我会同意你的想法，或者想个别的办法。”

玛琳娜松了口气。虽然她已不相信拉马兹的话，但不愿放弃这一线希望。

拉马兹又靠在枕头上，闭上了眼睛。

他明白，如果他和玛卡的关系传到玛琳娜的耳朵里，绝望的玛琳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不难想象，她会安装窃听器的事公诸于众。而一旦她把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奥塔尔肯定会把这事弄得全第比利斯都知道。自从他拉马兹到莫斯科去过之后，已不需要利用那个窃听器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对奥塔尔说些什么、想些什么已不再感兴趣了。可是那块薄钢片还留在所长的办公桌下面，那是安装过窃听器的直接证据。当然，要把它取下来并不难，但留下的螺丝钉孔作为证据仍然很有份量。

这件事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带来各种流言蜚语，会使他的名誉受到损失，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博士学位就完蛋了。当然，他终究会得到这个学位，他会用自己的报告、文章和新的研究成果重新建立一个天才学者的声望。但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得了，在科学领域的声望他总有办法重新建立起来的，但同玛卡的关系却会彻底完蛋。拉马兹非常清楚，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玛卡理也不会再理他了。这是最大的损失！

拉马兹快活极了——玛卡请他到她家里去作客。

他在离停车场不远的集市上买了一束白石竹花，看了看表——玛卡让他8点去。

经过切柳斯金桥时，他看见许多人在往桥下望。他停住汽车，走了过去。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一个年轻人。

“有人淹死了。看来已淹死很久，尸体现在才漂到岸边来。”

拉马兹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往后一闪，急急地钻进汽车，飞快地离开了。

年轻人讥笑地目送他走后，又把身子伸向栏杆外往桥下看。

前来开门的是玛卡本人。

“我来得最早吧？”拉马兹笑着问，并把花递给她。

“相反，您来得最晚。”

“可我没有迟到啊！”拉马兹不安地看看表，走进了前厅。

“别感到不安。是我不愿让您在陌生人当中觉得无聊，所以通知其他人早来了半小时。”

玛卡没有把话说完：她是不愿给每个客人分别地介绍拉马兹，她很想知道拉马兹的最后出现会在人群中引起什么样的效果。

“我很喜欢您的预见性。”拉马兹半开玩笑地夸奖女主人，接着又说：“您穿这件白色连衣裙很好看！”

“真的吗？”姑娘往镜子里看了一眼。

拉马兹看见客厅里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心里挺高兴。

客人们东一堆，西一堆。两个男人在玩纳尔德牌，三个人站在旁边看。妇女们则坐在圈椅上聊天。

一位仪表堂堂的高个子中年男人正小声地和另一位同他的年纪相仿的男人谈话。两个人手里都端着盛有矿泉水的高脚杯。

拉马兹刚一露面，客厅里立即安静下来。拉马兹明白大家在等他，并注意道到所有的人都怀着一种好奇心。

他突然吓得一哆嗦——正对面的一把棕色皮圈椅上坐着莉娅·拉米什维利。

他立刻控制住自己，装作若无其事地微笑着，用目光把所有的客人都扫视了一遍，最后盯住了那位高个子中年人。不仅根据他的气派，而且根据他脸上的表情，拉马兹猜到这是玛卡的父亲。

“拉马兹·科林捷利来了！”玛卡微笑着向大家宣布，并向父亲介绍道：“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朋友拉马兹，这是我爸爸——格奥尔吉·兰季亚。”

拉马兹鞠了一躬，等着对方先向他伸过手来。

“不错，我是搞化学的，”格奥尔吉微笑着对客人说，“但也非常了解您的发现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对您这样的评价我深感荣幸！”拉马兹又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这是我们同楼道的邻居——尊敬的伊拉克利·贝里什维利。”玛卡继续作介绍。“您可能知道他，他是著名的心脏病医生和医学教授。”

“认识您非常高兴！”拉马兹向教授伸出手去。

“这些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今天我只邀请了最亲近的人。”姑娘们站起来，一一同拉马兹握手，并仔细地端详他。

拉马兹看出来，姑娘们都很欣赏他。

走到莉娅面前时，他已毫不紧张了。

“这是我们家庭的密友，也是同楼道的邻居——莉娅·拉米什维利。”玛卡介绍道。“她的丈夫呆会儿也要来。”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拉马兹·科林捷利！”他第一次对莉娅说出了自

己的真实姓名。

“难道她没认出来？”他暗自想。

刹那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拉马兹立时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但他不动声色，继续跟着玛卡往前走。

“这是基维·科巴希泽，我们制片厂的总编辑。”

“认识您非常高兴！”拉马兹向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发福的男人伸过手去，不知为什么，忍不住带着讥讽的微笑。

“我怎么不太喜欢这个总编呢？”拉马兹暗想。“可能因为他是玛卡的领导？”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没有任何人在您这样的年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对吗？”格奥尔吉问拉马兹。

“坦率地讲，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拉马兹说罢点上了一支烟。

玛卡递给他一只饰有龙形图案的烟灰缸，拉马兹接过来放在了圈椅宽大的扶手上。

“的确没有任何人！”医学教授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

“我想提醒大家，我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拉马兹愈来愈镇静了。

“我只不过是拿出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莫斯科认为凭这篇论文完全可以授予我博士学位。他们可能在明年为我申请国家奖。至少莫斯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玛卡一直用赞赏的目光瞧着拉马兹。她喜欢他的风度和无拘无束的谈话。

“您的副博士学位也是没有答辩就得到了，对吗？”玛卡突然问。

“对，我只写了毕业论文。学术委员会认为根据这篇论文可以授予副博士学位。”

“我刚才说，作为化学家，我非常了解您的研究成果的意义，还应当承认，我为您在二十三、四岁就取得这样的成就而感到震惊。您已经达到了许多科学家毕其一生能达到的高度。”

“不错，许多科学家是大器晚成，”一个又矮又胖的小伙子插嘴说，“而神童往往是取得第一个辉煌成就后才华便涸竭了，最后只能成为平庸的学者。”

客厅里一片静寂。大家都不喜欢胖小伙子的这番不识趣的话。

玛卡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轻蔑地瞧了自己这位中学同学一眼。

“他小时候显然爱过玛卡。他攻击我的原因可能正在于此。”拉马兹心想。

“吉亚，您是搞音乐的，”格奥尔吉笑着说，“对物理学不甚了了可以原谅；可是，对一个正在你不熟悉的科学领域刻苦奋斗的人作出如此匆忙的结论，却是不可原谅的。”

“格奥尔吉先生，非常感谢您，我可作不出这样精彩的回答。”拉马兹既礼貌，又坚定地说，语气显然很冷淡。“不过我觉得，尽谈我的科研工作会让大家感到枯燥的。”

“顺便说说，亲爱的吉亚，拉马兹的钢琴弹得非常好！”玛卡得意洋洋地对中学同学说。

“嗨！那可太好了！”吉亚讥讽地叫道。

拉马兹发现胖小伙子眼里闪过一道恶狠狠的光芒。

“吉亚，请您千万别相信玛卡的话。她只不过是想说，我的音乐知识比您的物理知识要丰富些。”

除了莉娅之外，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玛卡益发得意了。

“拉马兹先生，我想向您提个问题。”医学教授突然说。

“请！”拉马兹发现，对他最感兴趣的是学者。

“没想到您的钢琴还弹得很好，那么，您认为报纸上关于理科和文科的争论有多大的必要？这种争论有现实意义吗？”

“尊敬的教授，玛卡过分推崇我了。至于‘理科和文科’的争论，那只不过是某些新闻记者脑子混乱的结果。我不明白，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也不明白，大肆宣扬普朗克_{237_1}是出色伪钢琴家有什么意义。大约30年前，准确地讲，在1959年，我在基辅第一次见到海森伯_{237_2}时，就曾为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哲学论证感到震惊。从那天起我就相信，每个物理学家都是潜在的哲学家……”

“原谅我打断您，您说在哪一年？”格奥尔吉问。

“1959年在基辅的一次讨论高能分子物理的国际会议上！”拉马兹不明白自己哪一点说错了。他尴尬地望着大家那一张张吃惊的面孔。特别使他不安的是玛卡那张变得通红的脸。

“对，可是……”格奥尔吉不知该怎么说，“可是您今年才24岁，对吗？”

“对，刚满24。”

“天哪！那您怎么可能在基辅见到海森伯呢？1955年您还没有出生呢！看来您这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对吗？”

拉马兹这才醒悟过来，明白自己说走了嘴，得意忘形了。

他只慌张了一刹那，立刻便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瞧瞧，新闻记者对我们的影响多么大！刚才我还在骂他们，可不知不觉自己也按他们那套公式行起事来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在电视屏幕上听到：‘今天我们将同梦露_{237_3}会见……’或者：‘对真正的电影艺术爱好者来说，同伯格曼_{238_1}的每次会见都会带来巨大的欢乐……’我就是五年前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见到海森伯的，正是在那天的电视上，我了解到1959年基辅会议的情况。是的，朋友们，每个物理学家都是潜在的哲学家。”拉马兹泰然自若地继续往下讲。“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每个物理学家都可能是潜在的诗人或者音乐家呢？或者反过来，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每个诗人、画家或音乐家都可能是潜在的物理学家呢？我个人认识许多诗人和音乐家，他们对物理学、天文学、遗传学的各种问题很感兴趣……”

莉娅悄悄地苦笑了一下。

这时，一个衣着简朴的漂亮女人走了进来。

“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有趣的谈话。”她笑着说。“恭请大家入席！”全都站了起来。

玛卡给母亲作介绍。

“妈妈，这是拉马兹·科林捷利！”

“认识您非常高兴！”漂亮女人说罢向拉马兹伸过手去。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

大家扭头一看。

失去知觉的莉娅侧身倒在皮圈椅的扶手上，一双呆滞的眼睛死死盯着地板。

17. 悲惨的结局

当响起电话铃声时，拉马兹正在作一个奇怪的、不连贯的梦。他动也不动一下，因为弄不清是梦中的电话铃声还是真的有人来电话。铃声继续响着。不知是谁，非要他接电话不可。拉马兹眼也不睁地把手伸向放在床头地板上的电话机。

“喂！”

他听出了主任医生的声音，不禁厌恶得一哆嗦——“见鬼！”拉马兹厌恶一切能使他想起那次手术和他的过去的事。他竭力要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从大脑所有的细胞里排除出去，彻底忘掉。

“您不准备出去吧？”祖拉布问。

“现在几点了？”

“8点。”

“您干嘛那么早打电话来？”拉马兹恶狠狠地说，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坐了起来。

“有急事。您哪儿也别去。我需要核实一些情况。10点钟我去找您。”不等拉马兹回答，主任医生便挂断了电话。

拉马兹气冲冲地放下话筒。

他不喜欢听祖拉布的声音。

“这么大清早弄醒我，可能出了什么事呢？”

拉马兹在浴室里飞快地刮了脸，洗了个冷水浴，然后裹上浴巾，站在前厅的镜子前，做了个深呼吸。他挺起胸脯，鼓起肌肉，欣赏着自己，不由得又想起了玛卡。

昨天他们终于谈妥了，决定在月底结婚。今晚7点钟玛卡的父母等着拉马兹。他已特意嘱咐玛卡，别邀请那么多人。玛卡答应只请两个最亲密的女友来参加订婚仪式。

“我爱玛卡吗？”

“当然爱！”

拉马兹又看了看自己那竞技运动员的身材，自己对自己笑了笑，挤挤眼，然后打开了衣柜门。

他什么衣服也没有拿出来，又裹着浴巾走到窗前。还不到9点钟，但酷热已经开始了。

私人小汽车的拥有者们已经来到草坪上，跨上了自己的铁马。突突突的马达声和吱吱吱的刹车声震动着耳膜。一辆汽车开走了，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

拉马兹往下望了望自己那辆红色“日古利”，然后走回来坐到了圈椅上。心情又变坏了。

“我这是怎么啦？是不是祖拉布破坏了我的情绪？”

“不是。昨天刚和玛卡分手后，立刻就烦闷起来。”

他走到长沙发前，推开电视机，俯卧在沙发上。他不愿向自己承认，却非常清楚，究竟是什么事使他不安。

今天晚上，整个第比利斯就会开始传播他同玛卡订婚的事。明天，至迟后天消息就会传到研究所。气得发狂的玛琳娜肯定会采取行动。

“唉，该早点同她断绝关系。”

他挥了挥手——后悔是没有意义的。他习惯地看看放在椅子上的表：再过半小时祖拉布就来了。

“我需要祖拉布干嘛？没有他照样过日子！”

他又开始想玛卡。

尽管他不愿向自己承认，却已惬意地预感到，同玛卡的结合将会帮助他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等着他的是自由自在的创作和进行科研工作的理想条件。将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无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上——他极其厌恶家务劳动。

再过五分钟主任医生就到了。

拉马兹说不清他为什么憎恨祖拉布，为什么不愿看见他，甚至不愿听到他的声音。

10点整，响起了门铃声。

拉马兹开了门。看见祖拉布那副沮丧的样子，他立刻就明白主任医生带来了可怕的消息。

“出什么事了？”

祖拉布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屋里，无力地坐到圈椅上，苦恼地叹了口气。

“问你啦，发生什么事了？”自打他们结识以来，这是拉马兹第二次用“你”称呼主任医生。

“发生了长期以来您和我都一直担心会发生的事！”祖拉布掏出一张白手绢擦擦额头上的汗。

“究竟是什么事？”

“当然，人是靠希望活着，不过……”

“别拐弯抹角了！”拉马兹忍不住叫喊起来。

“希望您能勇敢地承受住这一打击。四天前，找到了您的儿子。”

“死的？！”拉马兹的声音嘶哑了。

“真不幸！”祖拉布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在哪儿找到的？”

“四天前，在切柳斯金桥下。”

“这么说，那是我的儿子？”喉咙里迸发出来的像是已故科学院士达维德的声音。

“怎么，您当时在那儿？”祖拉布吃惊地问。

“没有弄错吧？”拉马兹没有回答主任医生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也许……”

“很遗憾，没有弄错。鉴定专家已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安娜也立即就认出自己的儿子。他们推测受害者是在附近某个地方被扔进水里的。”

“是被扔进水里的？”

“对。先被打死，然后被扔进了库拉河里。中了三枪。连手枪的牌号都知道了——‘TT’式。一枪击中胸部，两枪击中肚子。”

“用‘TT’式打了三枪？”拉马兹不禁惊叫道。

“对，三枪。”

“连发三枪，这叫什么习惯？”——拉马兹耳边突然响起了索索的声音。

“不可能！听见没有，不可能！”拉马兹突然尖声叫喊道，并扑过去抓住主任医生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不可能！听见没有，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祖拉布吓坏了，在空中可怜巴巴地乱蹬乱踹。

“不可能！听见没有，不可能！”拉马兹放下了主任医生。“他现在在哪儿？”

“在院士家里。”祖拉布不敢说“在您家里”。

“民警局有什么推测吗？”拉马兹低声问。

“侦查员有一个大致的推测。您的儿子……也就是达维德院士的儿子达托，”主任医生完全乱了套，“原来是一个有案可查的狂热赌徒。侦查员推测，他可能赢了某个人一大笔钱，于是这个人便把他打死并扔进了河里，然后又偷了死者的汽车，故意撞了一个人后弃车而逃，以便造成一种假象。侦查工作一开始就走人了歧途，谁也不怀疑是达托开车撞了人，由于害怕而藏了起来。”

“这种推测有什么证据吗？”

祖拉布慌乱了。

“您自我感觉怎么样？如果不舒服，我随身带有药。怎么样？要坚持住。不必那样绝望。”

“民警局有什么证据吗？”拉马兹狂叫道，用发红的眼睛盯着主任医生。

祖拉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出来了，你还瞒着我什么！”发了狂的拉马兹又跳起来抓住主任医生的衣领。

“我全讲出来！快放手！”祖拉布挣扎着。

拉马兹放开了他，但仍站在他面前。

“快讲，我等不及了！”

“我没有必要瞒您。不过，请您千方要镇静……”

“直截了当地讲，别来开场白！”

“昨天，一个青年侦查员到医院来找我。”

“是坐灰色‘伏尔加’去的吗？”

“对，他走的时候我往窗外看了看，他确实坐进了一辆灰色‘伏尔加’。”

“人很瘦，两鬓有白发，对吗？”

“对，对！您是怎么知道的？”

“继续往下讲，问题呆会儿再提！”

“这个侦查员强迫我拿出拉马兹·科林捷利的病历。祖拉布没有说“您的病历”，又一次表明他此刻不是在同拉马兹·科林捷利谈话，而是在同达维德·格奥尔加泽谈话。“侦查员详细地盘问我，问拉马兹在昏迷时是否提到过达托这个名字，是否谈到过车祸的事。我是怎么回答的就不必向您讲了。原来侦查员早就开始怀疑您，并悄悄地跟踪您。他大概其地知道哪些人同达托赌过钱，把这些人都传讯了一遍。昨天中午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达托在被害那天晚上赢了拉马兹一大笔钱，后来两个人坐上达托的汽车不知上哪儿去了。”

“就这些？”

“就这些。”

“既然有人告发了拉马兹，为什么侦查员不来找我呢？”

“要审问您这样一位名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有法律依据，只凭一个匿名电话是不行的。再说，我们为什么应当相信达托是拉马兹打死了呢？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推测，即这是真正的凶手想把侦查工作引入歧途呢？”

“如果达托真是我打死的，怎么办？”拉马兹叫喊道。

“凶手怎么可能是您呢，您是科学院士达维德！”

“这全是拉马兹的基因搞的！就是那从第一天起就使达维德失去了理智的基因！”_246_1

“看在上帝面上，别嚷嚷！邻居会听见的！”

“让他们听见吧！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眼下还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就知道真正的凶手会把矛头引向您，所以对一切都做了安排，您就放心吧！”

“闭嘴！”拉马兹吼叫道。“闭嘴！我再也不愿听你讲了！”

“要知道，现在还没有确定是拉马兹还是别的某个人杀害了达托。我再说一遍，匿名电话不足为据。我相信，真正的凶手正力图把侦查工作引入歧途。”

拉马兹极其厌恶地看了主任医生一眼。

“放心吧，”祖拉布接着说，“即使这是事实，您被弄上了法庭，我也不会躲起来，我将站出来为这件事承担责任。让他们来惩罚我吧！不管怎么说，是我做的大脑移植！我将把这次手术的事公诸于众，使法庭，使整个世界都相信我的话！我要证明，您究竟是谁！”

“您已不可能建立这一功勋了，尊敬的大夫！”拉马兹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柜前，拉开抽屉，把手伸进去。

祖拉布目不转睛地看着抽屉。

拉马兹慢慢地抽出手——手里闪亮着一把长长的芬兰刀。他猛地关上抽屉，然后不慌不忙地朝主任医生走去……

祖拉布的躯体软塌塌地瘫倒在地板上。

……又是准确的一刀，又是一使动，科学院士达维德的灵魂也升天了。

“我来了，亲爱的儿子，我来了。等等我，很快咱们就又在一起了！”他只来得及说完这两句话。

